
聖教史記
卷一之二





耶穌降世一千九百零三年

聖教史記

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

上海美華書館鉛板



序

嘗思兩約聖經、爲救世聖道之本源、而此道廣傳於諸國、且世代相繼、必有史册以錄其功效、令後世之人能知聖道於先世、如何啓發人心、如何變更人志、如何克勝人私、如何勉勵人德、如何成人企望也、夫耶穌降臨、特欲創立天國於暗昧之世、此國之大權、悉操在上主掌握中也、凡誠心歸主者爲天國之民、愛憐衆生者爲天國之政、此國分布於四極、永固常存、蓋耶穌遣其門人如同兵勇、爲天國戰爭、攻克諸敵、終令天國勝於世界、夫上主乃眞理之原、凡屬乎眞理者、天國中必珍重而寶愛之、聖經明指世人溺於罪中之苦況、復指上主所施之恩、所用之法、以救贖人罪、若聖教史紀、乃錄傳道之次第、與變化人心、更正國俗、善美之功效、歷歷可觀也、耶穌言天國如芥種一粒、此種雖小、至長成則形如大樹、此乃聖教外觀之喻、而基立之初、雖細小不倫、至後日愈傳愈廣、其善果即充乎宇宙之中、耶穌亦言天國如麪酵置於麪中、而麪遂全然發越、此乃聖教內感之喻、蓋麪酵必置於麪中方能將麪發越、聖徒必與未信者相交以心、方能感發其心、而令其懊悔罪愆、誠心歸主、耶穌復

言天國如網布於海面、聚集各種水族、將美者納於器、不美者棄之、此知聖道雖全備無缺、然歸教者尚有美陋瑕瑜之分、史册詳載其事蹟、未可特隱其陋而獨揚其美、有因其美者自生仰企之心、因其陋者自嚴警戒之意、蓋前車之覆、爲後車之鑒、而先世之教會、若有漸失眞道、漸染惡風、漸入邪僻之誤、後世之教會、當將其眞僞分明、若與聖經之訓相合、當持守莫失、若與聖經之訓相悖、當棄置如遺、夫紀錄者必著明聖教與他教論理辯道之事、而先世教會之辯論、與後世之教會大有裨益、卽能知先世之信徒、向人之愚頑罪愆、大有寬忍之心、然向邪道者或自教內而起、或自教外遞傳、乃盡力阻止、因確知僞必亂眞、而僞道之結果、乃背理之言行也、夫聖教初傳、在羅馬盛興之際、希利尼之文學廣傳、然諸聖賢所傳之道、或講解人倫、或索求萬物之因緣、或考究萬物之依歸、或推論人與神相關之事、所講之道、未能遏頽風惡習、未能挽人心偏邪、未能擴充人所暗動棄惡向善之良、並人所隱生與神契合之望、聖教之道、乃新射之天光於暗昧之世、令人知上主之性如何聖、其愛如何廣、其爲人所豫備之福如何常存、夫聖教史紀可分三大時際、其一大時際、乃

錄聖教自耶穌降生以後五百年之事、此時聖道廣傳、而漸勝於敬邪神之諸教其外勢則大興盛矣、其二大時際、乃錄聖教自耶穌後六百年至千六百年之事、此時羅馬教父之權勢愈隆、北方諸狄族新興之國、漸受聖道之陶鎔、然僞道邪風亦傳染於教會矣、其三大時際、乃錄聖教自耶穌後千六百年至今之事、此時之初、即有忠誠之信徒、深斥教會染邪教流風之弊、而大爲駁正教會之道範、遂興起數大國、其中之教會不尊羅馬教父爲首者、而其道範必以聖經之訓爲宗焉、此聖教史紀、獨錄古時際教會之事、望於後日亦能將中時際、近時際、聖教之事續錄於書、以助中華之信徒、多知聖道傳於諸國之功效、在成此書之原意、乃欲擴幼年道學弟子之心、令其多知上主於古時如何護衛、如何導引、如何啟迪、其所羨慕之教會、則能確知上主亦必如是護衛、如是導引、如是啟迪中華之教會、令其通行於遐邇、而衆人能集其益也、此書非自西國文字譯成中華文字、乃將數有名之史紀、互相校對、取其要者而著成之、其多所倚賴者、乃美國有名聞之師長沙夫伊著聖教史紀一書、其書也、不只證其文學淵博、亦證其或言教會旁起之邪道謬規、或言他教所傳

之邪道、所行之謬規、無不秉公斷定、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予不自揣譾陋、妄秉筆創成此編、尤賴西席巨川諸葛公、輯五丁公、錫九龐公、互助以討論修飾潤色之功、始成全豹、而行間字裏、專用淺文、俾初學者易明其意、而學詣精粹者閱之、當曲爲鑒諒、幸勿鄙爲俚句俗言也、在中華之信徒、因讀此書、若能多知聖教事蹟、能多動愛慕聖道之心、能多增守道之力、能多加行道之工、能多立宣道之志、能多存天國速顯於中華之望、則著者之願乃償、而厚望之心愈切矣、

中華光緒十六年正月中浣　刋印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年二月上浣美國教士子榮謝衛樓自序於通州公理教會館寓

聖教史紀卷之壹

目錄



聖教史紀卷之貳

目錄

聖教史紀卷一

第一世代教會爲使徒所立自耶穌降生至耶穌後一百年

第一章論耶穌降世時諸國之景況

屆時降生

按聖經所言、時屆滿足、天主遣其子降生、加拉太四章四節　夫上主之遣耶穌立天國也、不早不遲、此中有深意焉、吾人亦可知其大略、設使耶穌降生於亞伯拉罕之時、無諸先知導其前路、即無一國之人奉眞主爲受教之地、況當時之諸國教化鄙陋、少有往來、互相吞噬、於此而欲眞道之廣行也、不亦難乎、若降生於數百年之後、適羅馬爲北狄所敗、亂事迭興、教會始開基於此、何能得國家之庇護哉、○在耶穌降生之先、

諸國迭興

若波斯、馬玳、巴比倫、伊及、希利尼諸國、皆掌大權、數百年時極隆盛、禮儀可觀、士農工商、通功易事、以及木石之修飾、雕繪織染、並諸般靈巧有用之物、非無心裁以益人明智也、迨考其載籍、終不能增人之善行、無怪其後國勢衰微、漸次消滅、且世風

世風趨下

愈趨愈下、有財者驕人、有權者凌弱、惟終身貧苦者困阨難言、作祭司者託神道以訓人、自爲宣傳其奧秘、蓋因久失眞道、遂造種種邪說、俾人心入於迷途無底止矣、

各國之淫風流行

雖各國之懷才抱德者、欲闡發天人之道、力挽頹風、柰歷代之人、徒誦其嘉言、究不能變其惡行也、抑思夫婦爲人倫之首、人苟不能安居室之正、必致男女無別、遂多苟合之事、其國即不足以爲國、即成國亦必不能久存其國、查古世代各國事蹟、可知其淫蕩之心汚辱之事、有難形諸筆墨者、保羅於羅馬書第一章、略言異邦人之淫行、其語雖重、實不爲過也、按羅馬開國之初、其人大抵純樸貞正、及其國勢愈盛而人心愈漓、並染鄰邦奢靡之陋習、其在愚民、則皆質魯家貧、終身勞苦、惟信各等虛誕之事、其生前死後、均無所望也、悲夫、

第二章論當年時勢可爲聖教之助

保羅第二次傳教遠方、於特羅亞城夜得異象、見有馬其頓人祈之曰、請至馬其頓助我、不料甫至腓立比城、宣傳聖教、即羣相聳動攻擊、官府復下之於獄、由是思之、非馬其頓人甘心求教也、乃其沈溺已深、恍若發此求救之聲耳、其後聖教傳於四方、大都如此、蓋人所奉之邪教、所存之惡心、莫不阻撓正道、而其罪深惡極、不啻人染患沈痾、自於默默中求天上良醫也、當耶穌降世之時、諸國之有位有識者、知先

有位有識與世浮沉

主之恩愛最足感人

希利尼之語言通行羅馬

年祭神之道爲虛妄、特恐遽然禁絕、無以攝服愚民之心、故隨當時之習俗、而有同流合污之弊焉、在深心人尋求至理、知天壤間必有眞道可循、見耶穌之徒、廉潔持身、彼此相愛、與貪鄙之惡習懸殊、於是多有出彼入此之念、其最足感人者、乃在所講上主有無窮之恩愛、因耶穌以拯救悔罪之人、而賜以永生也、由是以觀、其蒙昧窘迫之況、非皆宣教之機哉、在耶穌先數百年、羅馬人乃一小族耳、地勢彈丸、居中義大利之太比耳河畔、至耶穌之世、附近地中海三洲之地、皆撫而有之、雖各國之禮俗不同、統歸一王之制矣、所以四通八達、商務繁興、亦有文學富足之人、或欲暢其心意、或欲廣其見聞、多往遠方遊歷、亦有諸國之人、前往羅馬、由是人心不囿於一偏、梯山航海、漸習爲常、正聖教廣傳之先幾也、約三百年之先、亞力山大呑併多國、希利尼之語言文字、以及風俗技藝、漸傳至西亞西亞、與北亞非利加之大地、按羅馬肇興、不以文學爲重、及克希利尼以後、知其教化駕乎己國、故多有習其學術者、漸染薰陶、通國爲之丕變、於是希利尼之言語文學、通行於羅馬之東屬、其西屬之人、亦多有明通者、且其語言淸越完全、足發聖道之蘊、因而耶穌之徒、不必習他

國律平允

石路通行

猶太人望所許之王速臨

國方言、卽可宣聖道於多國矣、按羅馬國律較他國尙爲平允、倘未得人犯罪之據卽不妄加以刑、雖官吏多殘忍受賄、暴歛橫征、然其持法森嚴、於兇殺强盜等事、毫無寬宥、耶穌之徒、雖屢次爲道遭患、因其國政公嚴、終得安然宣教、又按羅馬攻克多國、均以重兵屯守、乃自京都修寬平之石路、通於四面屬國、以便行軍、嗣後爲商旅之通衢、而耶穌之徒、亦藉此路得以宣教於通國也、○猶太人爲聖教傳於異邦之先導、按猶太人皆自居爲上主之選民、其先雖屢背主命、而奉邪神、自七十年羈於巴比倫之後、卻能謹守教規、不染異邦之陋俗、國中歷代先知、皆預言將來有一王振興、爲大衛之裔、繼大衛之位、極有權榮、戰勝仇敵、以充足國中之安樂、猶太人因受鄰邦之虐、遂誤會其言、甚望所許之王速臨於世、克敵復仇、權榮一如大衛、然而耶穌生於寒賤、無人君之度、其所論之國、又與猶太之尊長夙昔所望者懸殊、且聞正言責過、深斥其驕侈貪誣、言如利刃、是以觸其怒而遭其害、不知伊等之惡、適以成上主之善也、未幾聖徒忻然宣其復活之道、多有聽其教、並受聖靈之感者、始恍然耶穌所立之國爲何如國、乃悔罪而奉其名、羣焉爲天國子民矣、雖然、上主之

猶太人分居諸國

繙譯舊約

在猶太會堂講道

遣耶穌、豈只救一國之民、實欲救萬國之民也、進溯其先、上主使猶太人分居諸國、正以開傳聖教之路耳、自猶太人羈縻巴比倫之後、波斯王古立攻克巴比倫、始許猶太人復國、葺補城垣、建修聖殿、然其去國日久、多有在巴比倫成立家業者、回國之人、故甚寥寥、迨亞力山大攻克波斯並其屬國、遂於伊及建築新城、名曰亞力山大、多移猶太人以實之、及亞力山大卒、其管理伊及之大臣他勒米踐伊及王位、有時攻伐敘利亞國、攻陷耶路撒冷、擄去猶太人十萬、或置亞力山大城、或置古利奈城、其後亞力山大城興盛、遂爲猶太希利尼文學之藪矣、耶穌先二百八十年、有猶太文學之人、以希利尼文字譯舊約聖經、至耶穌之時、猶太之學士多誦讀此經也、當耶穌降世之時、羅馬已併多國、通都大邑之中、多有猶太人寄籍者、雖身居異國、仍守舊規、建造會堂、不但爲伊等拜主之所、且以訓異邦人棄邪神而奉眞主也、耶穌之徒、初宣聖教之時、每至一城、必尋猶太會堂、入而講道、時異邦聽道之人已識聖教之大端、故聞聖徒之訓、多有樂於聽受而就眞光者、迨聖教傳於羅馬、羅馬之尊長、誤爲猶太教之旁枝別脈、遂與猶太教同其護庇、由是觀之、主使猶太人散居

四國者、非欲其爲聖教之先導乎、

第三章論聖教所遇之阻隔

猶太人謹守教規

耶穌先數百年、猶太人歷受巴比倫波斯敘利亞伊及羅馬之壓制、然其歷患難愈深、其奉本教愈重、而其遵守教規之心亦愈堅、且因以誤解諸先知所指耶穌之預言、夫諸先知所言之國、乃非常之國也、而猶太人卻望彌賽亞立國於世、大展權榮、拯民於水火之中、復仇雪恥、及耶穌降生、不肯從猶太人作王之請、並言己所立之國、非世間之國、

猶太尊長陷害耶穌

於是猶太之尊長、因其不符所望、漸生離棄之心、又聞耶穌以直言責其驕貪欺詐、以及泥於虛文等事、且耶穌所行多不合其舊規、所以很毒日甚、終迫羅馬方伯彼拉多定其死罪、即以兇惡之手、釘耶穌於十架、迨三日復活、聖徒放膽以宣其道、

推恨惡之心於聖徒

猶太尊長聞之、遂毀謗其名、又妄論其有僭亂之罪、蓋以恨惡耶穌之心、而恨惡聖徒耳、厥後聖徒收異邦人歸教、不使之必受割禮、與猶太各等舊規、而尊長恨惡之心因之愈甚、且聖徒所講人之得救、須信靠耶穌、乃顯駁法利賽人靠律之非也、撒都該人不信復活之理、所以惡聖徒宣講耶穌之復活也、按猶太人逼

羅馬敬神之禮

奉皇帝爲神

迫聖教、起於耶路撒冷、嗣聖徒傳教於他方、多得猶太人之善待、容在會堂宣講、信從者亦復不少、然亦有久聞聖道、始知與伊教大相謬剌者、遂生怨恨、絕其往來、迭起逼迫陷害之事矣、聖徒又不肯與伊等結黨、違逆羅馬之權、故猶太人不但惡其背道、且惡其向敵也、耶穌後一百三十年、羅馬平滅猶太、猶太人散往四方、耶穌之徒始得脫其毒害、然有時猶煽惑異邦人、以相逼迫也○按羅馬人所敬之神甚多、每年陳設盛筵、以行諸般祭神之禮、亦如希利尼人奉猶皮特神爲諸神之冠、其助人戰陣之神曰瑪爾斯、因羅馬人性好戰爭、尤爲熱心崇奉、於正月內有數日獻祭設筵饗會、備極豐盛、至於春耕秋收等事、各有所司之神、且家各有壇以奉其先祖、國中有巫祝之官、職司占驗、其預卜吉凶之法、或以電影雷聲、或以鳥飛獸走、或因神雞之飲食、或因人身之舉動、無論軍國大事、以及建築出行等細故、必問巫祝而後行、因愚民信其妄誕、任斯職者、遂大有權榮也、迨羅馬易民主爲君主之時、乃更興謬道、而以皇帝爲神、於各省建造華美生祠、內立皇帝之像、派祭司以豐盛禮儀敬拜之、論羅馬諸屬、各有所敬之神、至以皇帝爲神、則通行於諸屬、倘有不忠信敬

以聖教爲國家之敵

拜者、便指爲違逆之民也、初羅馬攻克各屬、視其祭神之禮、與本國之祭神無所妨害、故聽其各從舊俗、惟聖教所講專敬獨一眞神、眞神之外槪斥爲非、所以羅馬尊長視聖教之人爲國家之敵、且聖教之拜主、無壇廟犧牲、又無祭司、羅馬人乃鄙之爲無神之人、耶穌之徒、又不願爲官從軍、干預國政、更不與外教人飲食宴樂、恐沾其習染、而外教人乃斥爲驕妄不近人情、又因直指異邦各教之謬、所以各教之人、羣爲聖教之敵也、更有祭司術士樂工、以及塑像造龕之人、特恐聖教盛興、伊等失業、故皆併力苦相阻撓、門徒當受廹之時、不肯略其拜主之禮、或在靜室、或於深夜、仍然聚會、其仇敵乃誣爲宴飲淫樂、並以諸多不法之事、肆行汚涅、嗚呼、以聖教之清潔有益於人、因外教人誤認爲非、而有此多般之阻隔也、

第四章論耶穌後百年中聖教廣傳之事

天國終必盛興

耶穌降臨、蓋欲立天國於世、且明言此國終必盛興、充乎四極、如一種可成大樹、微酵而發全團也、然而猶太人以僞基督目之、以爲耶穌死、其教必隨之冥沒矣、不料三日後聖徒宣傳其復活、至五旬節聚集之時、聖靈降於其間、聖徒大受感動、即說

猶太人攔阻聖教

聖教廣傳

各國方言彼得與諸聖徒起言於衆曰耶穌被害今已復活爾曹宜悔改以信其名、必能得救、於是同日受洗者三千人、自此歸教者日衆、聖徒又奉耶穌之名、作種種奇事、以證此道爲眞、猶太人見之、遂設法攔阻、或召彼得約翰於公會以威脅之、或下諸使徒於獄、然主啓獄門而放之出、仍復宣講不輟、其後興起極重之逼廹、司提反首先爲道捐軀、有少年人掃羅尤竭力逼廹、甚至入門徒之家、驅其男婦於獄、然聖徒因此逼廹散往四方、仍熱心傳教、引掖多人、蓋聖道若火之始然、風愈吹而火愈熾也、腓力宣教於撒馬利亞、男婦歸教者甚衆、後有挨提阿伯之太監、自聖城拜主而回、腓力默受聖靈、遇之於路、遂與之講道施洗、腓力又宣教於各城、直至該撒利亞、更有諸聖徒分傳於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等處、彼得則遊歷各城、有羅馬千夫長哥尼流欲聞眞道、遣人邀彼得至該撒利亞宣講、彼得受主默示、不使輕視異邦之人、即隨使者、至哥尼流之家、對其妻孥親友、講永生之道、爾時聖靈大降、感動聽道諸人、彼得仰體主意、不令其必受割禮、即與施洗、此聖教發軔於異邦之初也、耶路撒冷教會中、多有聞此事而不悅者、及彼得旋歸、對衆述其異象、並言宣講之

保羅歸心聖教

時異邦人所受聖靈、與猶太人無異、教中人聞之、乃不加指摘、羣欣然頌主引異邦人與猶太人同得救也○夫傳教於異邦、固彼得啟其端、然於異邦建教會之基者、其功乃在於保羅、按保羅材志學術超凡、幼時習法利賽人之道、成人時盡力逼迫聖教、迨耶穌自天顯現、乃變易厥志、竭其才力以建立耶穌教會、蓋保羅確見猶太教乃聖教之先導、若徒靠其虛文、必不能引異邦人歸主也、又實知各國之人遠離眞主、如人之病入膏肓、並無良醫可以療治也、稽其先時、保羅亦惟恃善行遵主律、以望得救耳、今始悟前非、知人在主前絕無行善之功、所以勸勉世人棄其恃功之心、專賴耶穌贖罪之功、

保羅宣道

按保羅既信耶穌、隱居於亞拉伯者三年、乃回大馬色宣道、因猶太人欲戕其命、遂乘夜縋城而出、往耶路撒冷仍放膽宣講、而在此之猶太人亦欲戕害、保羅乃潛回故里大數城、後因巴拿巴尋求、即偕往安提阿時此城已有異邦人歸教、二人乃於此宣講一年之中、而歸教者益衆矣○

初次宣道於遠方

其後二人被聖靈所感、同往遠方、先泛海至居比路、保羅斥責行邪術阻聖道之巴耶穌、使之暫爲瞽目、羅馬方伯士求保羅、因聽所講之眞道、又見所行之奇事、遂信而歸教焉、二人渡海、

論辯割禮

二次宣敎於遠方

傳教於小亞西亞之數處大城、在彼西底之安提阿入猶太會堂、保羅講耶穌如何受死、如何復活、人當如何奉其名以望得救、猶太人與異邦人聽而信從者甚衆、然有不信之猶太人激動百姓以阻撓之、遂逐二人於城外、於是往以哥念、仍宣聖道、又有不信之猶太人聳動、欲以石擊之、乃逃往路士得、保羅奉耶穌之名、使跛者能行、衆人大相傳頌、欲以敬神之禮敬拜之、二人極力勸阻乃止、其後有怙惡之猶太人、來自安提阿以哥念、慫恿此城百姓、以石擊保羅幾死、自此二人傳教於特比、信從者亦衆、其後同歸安提阿、凡先時立教會之各城、徧道涖臨、以固門徒之心、又立長老以司教事、（此保羅初次傳敎異邦在耶穌後四十五六年）二人回安提阿以後、有教中之猶太人、來自耶路撒冷者、起浮言以惑衆云、異邦人入教、若不受摩西所傳之割禮、必不能得救、二人極力辯駁、且多方開諭之、教會令二人往耶路撒冷、與彼處之使徒長老會議此事、乃議定異邦入教者、不令受割禮、遂派猶大西拉隨二人至安提阿、並寄函諸教友、勸其勉爲淸潔、但當於猶太人所厭惡者防之而已○踰二年、保羅復同西拉出外宣教、先至敘利亞基利家之諸城、堅固門徒之心、復往弗呂家加拉太二處、游歷衆城、

於腓立比驅除邪鬼

宣講於雅典

宣講於歌林多

引多人歸教、保羅於路士得擇少年門徒提摩太爲同伴、其後深得其襄助、遂爲腹心之侶也、行至特羅亞時、保羅得主默示、命其渡海至馬其頓之地、於是偕同行之人、先至腓立比、因城內無猶太會堂、乃宣講於城外祈禱之處、歸教者數人、城內有婢女爲邪鬼所附、妄談未來、其主人等因而獲利、及保羅諸人入城、此女隨而大呼曰、此上主之僕、宣救世之道者也、至保羅奉耶穌之名驅除此鬼、其主人等見絕其獲利之望、卽捉保羅西拉於官、官長鞭之、復下於獄、至夜半二人歌詩祈禱、地忽震動、獄門盡開、禁卒大驚、然囚犯無一逃脫者、遂信道而全家受洗焉、官長因保羅自言爲羅馬人、乃恐懼而親往釋之、於是二人往帖撒羅尼迦入猶太會堂宣講、信從者頗衆、因有不信之猶太人聳動、遂逃於比哩亞、伊處之猶太人頗悅納之、奈有帖撒羅尼迦之猶太人前往比哩亞聳動、保羅又逃於雅典、或於會堂、或於街市、仍然宣講、有希利尼之士人携保羅至亞畧巴古之地、保羅乃明講眞主、救主、與死人復活之道、雖有數人信從、而譏誚者甚衆、緣此城士人多存自智自善之心、是以聖教未得興盛也、保羅自雅典往歌林多、此城之猶太希利尼諸人信道者甚衆、然有不

三次宣教於遠方

於以弗所歸教者甚衆

前往耶路撒冷

信之猶太人執保羅於羅馬方伯之前、方伯識其情由、逐猶太人於署外、於是希利尼人捉管會堂之猶太人毆之、方伯亦不理問、此後保羅至以弗所宣講、又至耶路撒冷問教會之安、即仍復安提阿矣、（此保羅二次出外傳教自耶穌後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未幾保羅復傳教於外、周歷加拉太弗呂家之教會、以固門徒之心、後至以弗所城、遇門徒數人、曾受約翰洗禮者、保羅與之細論耶穌之道、乃奉耶穌之名受洗焉、於是聖靈大降、皆能說各國方言、保羅居以弗所二年、宣揚聖道、又作種種奇蹟以證之、近悅遠來、歸教者甚衆、並有素行邪術之人、因受感化、將邪書對衆焚燒、有底米丟者、製造亞底米銀龕之匠也、恐聖教振興、已失其業、乃集其同事聳動愚民、齊擁至戲園、大相擾亂、有文職前往彈壓、以婉言勸慰之、乃散、保羅遂往馬其頓、歷諸教會以訓門徒、後至希利尼宣教、復自希利尼回亞西亞、遂沿海往耶路撒冷、行至米利都、囑以弗所之長老、勸其殷勤事主、牧養教會、及至該撒利亞、有先知亞佳布欲阻其行、言若至耶路撒冷、必被猶太人捉獲、付與異邦人之手、保羅以此行合主意旨、不肯惜身而易志、遂不從其勸、及至耶路撒冷、對教中人述其傳教之事、主如何假其手開導異邦人之

入聖殿遇變

解送該撒利亞

心歸入聖教、諸門徒聞之、遂歡欣頌讚、歸榮於上主也、此保羅三次出外傳教自耶穌後五十四年至五十八年○保羅入聖殿行潔淨之禮、猶太人聳動百姓、誣其攜希利尼人同入、汚穢聖所、遂捉保羅而擁於殿外、將殺之、有羅馬之千夫長率兵往救、保羅以手示意使衆鎭靜、乃歷述先曾迫害聖教、以至信耶穌傳道之事、言未及終、百姓愈加忿怒、勢必翦滅而後已、賴軍士護救、帶於營內、次日千夫長召集猶太尊長查訊、保羅見會中諸人、半爲法利賽人、半爲撒都該人、遂大聲言曰、吾今日之受審判、乃因望死人復活也、兩教人聞之、即大起爭論、千夫長派軍士救護、保羅仍羈於營、其後有四十猶太人暗謀、誓必殺害、因所謀敗露、千夫長即派隊伍送保羅於該撒利亞、數日後猶太尊長踵至、仍控於方伯非力斯台前、誣其擾亂天下、汚穢聖殿、保羅一一分訴、非力斯識破情由、故意躭延、不加斷定、踰數日、非力斯與妻同坐於堂、召保羅至、使講耶穌之道、保羅即放膽宣講公義節制、與死後審判、非力斯聞之、遂激發天良、不覺惶恐、奈仍存私念曰、汝姑退、容日再議也、保羅在獄二年、非斯都接非力斯之任、猶太人又於非斯都台前誣告、並求非斯都解保羅於耶路撒冷審判焉、保羅識其惡意、言但當立

於亞基帕前陳訴

解至羅馬

於羅馬遇害

多結聖道之果

於該撒公堂、聽其判斷、一日亞基帕王偕其妹望候非斯都、非斯都因未得保羅實據、即召至衆前、使之自爲陳訴、保羅遂自述其信奉耶穌、諸處宣道、以及被誣等情、並勸諸人信靠耶穌、以望得救、亞基帕曰、汝以此相勸、幾使我作基督門徒矣、其後非斯都派百夫長解囚犯於羅馬、保羅與焉、至每拉海口、更換往義大利之亞力山大船、因誤泛海之期、遂遭連日大風、將船損壞、飄至米利大島、衆人棄船登岸、踰三月始至羅馬、羅馬官吏相待甚善、聽其賃屋而居、凡來聽道者、保羅即殷勤宣講、如是二年、以致多人信從焉、（自耶穌後五十八年至六十三年）○使徒行傳載保羅之事止此、其後數年之事、吾儕但憑其晚年書信、與教會傳言、參互考證、可略知大概焉、按教會傳言、保羅於被釋後、即往西班牙宣教、酬夙志也、又周歷羅馬東方教會、當尼祿帝逼迫聖教之時、於小亞西亞被獲、解至羅馬遇害、（約在耶穌後六十八年）○論保羅志念肫誠、將己之大德全才委致於主、以聽其意旨、且殷勤以盡己分、雖遇危險、仍勇往直前、毫無畏避、其所立教會、自小亞西亞馬其頓希利尼以至羅馬京都、蓋因主重其委任、使結聖道之果、較他使徒爲尤多也、然保羅不但建教會之基、其所寫之書、皆足闡發聖道之

保羅所寫諸書

蘊、以示人當守之禮、當盡之分、堪使當年教中人增其智而堅其德、即百代下之讀其書者、何啻親見其人、躬聆其訓哉、按其二次出外傳教、在歌林多寫出帖撒羅尼迦前後二書、其前書勸勉教中人殷勤事主、堅忍外教之逼迫、其後書多警戒教中人莫染盼基督速降之謬、以悞已分、其三次出外傳教、在以弗所聞有擾亂加拉太教會者、逼令入教之異邦人守猶太舊規、即寫書辯駁、使異邦歸教者脫離猶太教之虛文、但誠心事主而已、又聞歌林多教會、有分門結黨之事、遂寫歌林多前書、勸其一志同心、作爲清潔以歸救主、其後在馬其頓寫歌林多後書、大概勉勵其行、堅固其心、未幾親往歌林多寫羅馬書、發明因信稱義之奧旨、於羅馬城初次被囚、寫以弗所書、講明猶太人與異邦人因信耶穌便能合一、並勸其於事主待人之分毋稍怠緩、又寫哥羅西書、勉其堅守聖道以防異端、又寫腓立比書、勸勉教中人同心事主、以作謙卑熱心之門徒、又寫書與腓力門、勸其收回舊僕、視若同胞、自羅馬被釋後、乃往馬其頓、時提摩太宣教以弗所、提多宣教革哩底、即寫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勉其牧養教會以盡厥職、第二次在羅馬被囚、於臨終時、寫出提摩太後書、

彼得宣教

約翰傳教

勸其防備異端、忠心事主○按彼得宣教之事、自中年以後、聖經不載、吾儕但憑教會傳言、稍知其大略、大概以巴比倫爲中衡之區、傳教與散住波斯之猶太人、約耶穌後六十年、寫書寄小亞西亞之教會、勸其黜異端而守眞道、又寫書達諸處教會、勸其緊防邪教、勉爲清潔、並指明審判之事、以相警戒、後往羅馬宣教、亦爲尼柔所害、（約在耶穌後六十八年）論彼得性情剛果、因而遇事急切、當耶穌在世之時、每蹈愆尤、然自中年以後、屢經磨礪、並受聖靈、遂爲智勇忠義之聖徒、堪稱教會棟樑矣、○約翰乃耶穌最愛之門徒也、始宣教於耶路撒冷、繼偕彼得宣教於撒馬利亞、及中年以後、宣教於小亞西亞諸處、以以弗所爲中衡之區、當尼柔逼迫教會之時、被放於伊眞海之拔摩島、於時得主默示、悉教會未來之兆、遂錄之於書、被釋之後、爲教中人寫約翰福音、載耶穌所行之事、所傳之道、多有他福音所未有者、蓋見之深、斯言之詳也、又寫書三緘、以事主愛人之道、勉勵教中諸人、論約翰淸廉聖善、愛主愛人、尤能以耶穌之心爲心、且其言行相稱、足使代代教中人大有裨益也、按教會傳言、約翰年將期頤、艱於步履、常使人負至教會、謂之曰、諸小子當彼此相愛、或問公之教人何

雅各宣教

只此一言、約翰曰、是已足矣、何多言乎、按當年教會之書、使徒雅各久居耶路撒冷、爲教會之首、因其謹守猶太教規、故猶太人雖疑忌聖教、卻重看雅各、然其明講人之得救、不在外儀、乃在信賴耶穌之內心、且言異邦入教者、不令守猶太儀文、曾寫書寄教中之猶太人、勉其爲忠信之徒、按保羅之書、多講人之得救、不在行而在心、雅各所講、人無善行、徒有信心、終屬無益、蓋善行乃信心之顯著也、迨猶太人恨惡聖教日甚、終勒令雅各使明言非耶穌之徒、而雅各反於衆中承認其名、猶太人大怒、遂擁至聖殿、自殿頂推墜、復以石擊之而死、

尼柔迫害聖教

第五章論聖教受羅馬人之逼迫

聖教傳至羅馬各省、首先信從者大概皆卑賤無學之人也、其尊長文學諸人、率視爲邪教、然不加逼迫者、以爲不久必然消滅耳、至耶穌後五十四年、尼柔繼羅馬帝位、初有良臣贊襄、少有虐政、及自掌國權、漸形殘忍、凡所疑忌恨惡者皆斬之、國中無辜被害者不可勝述、甚至其母其妻其弟皆爲所害、其傅二人亦爲所害、故通國之人、莫不怨讟也、耶穌後六十四年、羅馬城中大火、延燒六晝夜、焚燬公所民房無

上主護庇教會

德行可法者有四

數民間遂謠傳、此火乃尼柔所舉、欲觀火光悅目、尼柔欲解百姓之惑、乃誣此火爲聖教人所致、即用種種酷刑、肆行殘害、有釘於十架者、有擲餵野獸者、有投入油鍋者、有裹以油布、或插木刺、燃作夜燈者、於是行知各省、凡耶穌之徒、多遭逼迫、直至尼柔身亡乃止、此後數十年、少有迫害之事、教會稍安矣、按傳言羅馬皇帝豆米西安性多猜忌、曾聞有大衞後裔、將得國位而掌大權、即遣使至猶太、捉耶穌之遠族年少者二人、及訊問時、見爲貧苦工作之人、並聞其所立之國、乃在於人心、遂解其疑而釋之、聖教因之得保無虞矣、閱此百年中、可知主於新立之教會、暗加護庇、雖遇迫害、爲時不久、門徒可隨意事主、聚集禮拜、其逼迫阻隔之事、亦不過試鍊其心、以別眞僞耳、當時門徒之德行昭著、可爲後世法則者有四焉、一則信心之固、蓋深信上主之護庇引導、耶穌實居教會之中、聖靈感動人心以增其德者也、二則期望之切、諸聖徒常講耶穌復活、即吾人永生之據、故於死後甚盼得永生之樂也、三則愛心之大、諸聖徒互相殷勤款待、毫無畛域之分、以致外教人觀感而化、歸入聖教也、四則用財之公、諸聖徒不惜資財、供用教會、周濟貧寒、蓋以己產皆上主所賜、固

選立長老執事

當爲主用之也、

第六章論耶穌後百年教會中之職任

耶穌欲立教會於世、先擇門徒十二人立爲使徒、令其常侍左右、精聞眞道、切覩奇事、爲將來宣傳聖道、得以親見親聞者爲主作證、而爲教會之基矣、按諸聖徒宣教於各處、數年後教中人數愈增、遂定教會之制、使徒乃選各會中之明智忠誠者立爲長老、亦名主教、其牧養教會領首聖餐、調停教事、此長老之職任也、又選立會吏、若周濟貧寒、看顧病苦、皆會吏之職任也、其中才辯忠誠者、亦能宣傳聖道、如士提反與腓力然、又有女會吏專以周濟看顧教中婦女爲事、（看羅馬十六章一節）蓋聖教初傳於羅馬各會中、亦只自司其事、其所以聯合者、但信賴救主之心而已、迨後仿羅馬國政、以定教制、漸立主教教相教皇等、始得合爲一統矣、

聖教史紀卷之二

第二世代教會屢遭迫害自耶穌後一百年至三百十一年

第一章論耶穌後一百年至三百年聖教廣傳之事

嘗稽此二百年中、聖教雖廣傳於羅馬各省、以及他國、卻如酵在麪中暗發全團、故其事蹟、少有書紀可考、前文已載耶穌後百年之內、教會立於猶太小亞西亞、波斯、馬其頓、希利尼、義大利、西班牙諸處、迨耶穌後二百年內、又傳至馬玳、巴克提阿、帕提亞、亞拉伯諸處、又以伊及之亞力山大城爲中衡、傳至古利奈、並伊及原族之喀皮特人、至耶穌後三百年之間、聖教已興盛於喀頹基茂利他尼亞、奴米地亞之地、亦有耶穌之徒、自小亞西亞、前往嘎辣、創立教會、再後又有自義大利往嘎辣傳教者、有聖徒代歐尼西烏者、建教會於巴利城、又有人漸傳於北、立教會於來印、多惱二河之濱、此耶穌後二三百年之中、聖教廣傳之大略也、

第二章論自耶穌後一百年至三百年聖教受迫之事

羅馬皇帝他乍奴自耶穌後九十八年至一百十七年在位爲人公義、常以安靖國家爲事、曾降旨嚴禁各等

聖教廣傳四方

他乍奴之逼迫

私會、其意蓋防患於未萌、非爲逼迫聖教也、然有恨惡教會者、謂耶穌之徒、皆非忠心爲國之人、遂視與私會一律、羅馬大臣皮尼管理彼推尼潘土二省、有投匿名呈狀、控告教會多人、皮尼專摺具奏、請旨辦理、其摺內有云、臣以嚴刑鞫問、終未得其顯明之罪、但知伊等有定期聚會、侵晨則歌詩頌讚、奉耶穌爲神、且立誓不爲惡事、至晚則集衆、少有飲食而已、然不肯獻祭於國神、焚香於皇帝、終屬違逆之民、敗常亂俗、似宜定以死罪、他乍奴覽奏、稱其善而依其議、並降旨曉諭國人云、嗣後有得此教實據者、卽至官署呈告、無須匿名、必然按律擬罪、按此旨雖阻挾私妄控之弊、而教中多人因之被告定罪、在敍利亞、猶太爲尤多、耶路撒冷之教會主教西面、乃繼雅各之位者、年百二十歲矣、被人控告、釘於十架、臨刑時仍奉耶穌之名、欣然就死、（時在耶穌後一百十年）安提阿老主教伊那西烏被控於帝前、帝親加訊問、定以死罪、擲與猛獅吞食、（時在耶穌後一百十六年）赫地安皇帝繼位之初（自耶穌後一百十七年至一百三十八年）諸處之邪神祭司、每聳衆迫令官長殺害聖教之人、所以耶穌之徒、不待定罪而被殺者不勝其數、後有小亞西亞之大臣嘎尼阿奴具奏云、未定罪名、肆行殺戮、以逞愚民之心、似非善政、赫地

黑地安禁阻誣告

猶太違叛羅馬

安透尼奴禁阻迫害

奧利利烏之逼迫

安降旨云、人不可無故擾亂、若耶穌教人果有應得之罪、須按例呈告、亦準耶穌教人分訴、誣告者反坐之、此旨一出、教會於以稍安焉、當此帝在位時、有猶太人巴喀西巴者、假冒諸先知所預言之彌賽亞、自立爲王、率猶太人違叛羅馬、因耶穌之徒不肯附從、凡教會在猶太境內者、大加迫害、赫地安派大軍往討、惡戰數年、猶太人死者數十萬、至終巴喀西巴敗死、耶路撒冷城平毀、羅馬人乃於舊址建築新城、名之曰伊利亞、不許猶太人進入、從此猶太人散居四方、不復成國矣、然猶怨恨聖教、往往慫恿異邦人逼迫之、派烏安透尼奴皇帝在位、（自耶穌後一百三十八年至一百六十一年）小亞西亞迭次地震、邪神祭司云、此因人多離棄祭壇、干神之怒也、遂聳動百姓、欲殺害耶穌之徒、安透尼奴聞之、即降旨曰、爾等何可將未經定罪之人、擅行殺害、倘有誘人離棄神壇者、諸神自有能力刑罰、何待爾等、豈諸神之自護其壇、反不如爾等熱心乎、自此終此帝之世、少有迫害之事也、奧利利烏馬可在位、（自耶穌後一百六十一年至一百八十年）大有才能、多行善政、乃羅馬賢君也、惜其崇奉司多亞教、按此教多講人道、恃己才智、以修善德、奧利利烏重視羅馬希利尼先代聖賢、鄙耶穌之徒爲愚妄、乃下詔阻止、而極重之迫

怕利喀受害

利安教會所受之逼迫

害遂由此起矣、按古書所載士每拿教會受迫之事、有小亞西亞之大臣派人搜拿教會之人、或以鞭箠撻其背、或以鐵刺刺其身、迨自供離棄聖教、非耶穌之徒而後止、倘有至終不易其志者、即擲與野獸吞噬、士每拿之老主教怕利喀使徒約翰之門人也、亦被捉至大臣之前、而大臣以婉言勸慰、令其離棄耶穌而咒詛之、怕利喀曰、予事耶穌八十有六年矣、彼未嘗以不善相待、予何能咒詛我王我救主乎、大臣曰、吾已備猛獸、汝不悔改、即擲與食之、怕利喀曰、驅之來、吾耶穌之徒、早定志不改其善道也、大臣曰、汝輕視猛獸、吾將以火焚汝、怕利喀曰、爾以須臾將燼之火嚇我、殊不知地獄中已儲之永火、以待叛主之人也、大臣見怕利喀決不變易厥志、乃命縛於木樁、聚柴焚死、時南嘎辣、利安城之教會甚爲興盛、此會乃主教裒替奴所創立也、按裒替奴生於士每拿城、爲怕利喀之門人、帝遣使至利安城、欲搜查教會而剿滅之、遂將教中諸人、或斬首、或擲餧猛獸、或囚禁獄中、裒替奴年九十餘矣、亦被捉獲、鞭之幾死、復囚禁之、竟斃於獄、有幼年女僕便地那被獲、始炙銅器烙其身、繼炙鐵椅使之坐、終則擲與野牛抵觸而死、便地那至死猶曰、吾乃耶穌之徒、吾教中

羅馬軍脫離重圍

未有不義者也、奧利利烏嘗親征北狄、全軍被困於山路、且乏水、正危急間、忽濃雲密布、大雨傾盆、並有雷火焚燬敵營、羅馬兵乘機衝突、始得脫離重圍、按教會書所載、當時軍士中有數千奉教之人祈禱上主、蒙其救援也、奧利利烏遂號奉耶穌之軍曰雷軍、而逼迫之事亦暫息矣、奧利利烏卒、其子堪莫督繼位、（自耶穌後一百八十年至一百九十二年）荒淫無道、雖以聖教為邪、尚不加以逼迫、教會得少安焉、色替米烏色危入繼位、（自耶穌後一百九十三年至二百十一年）

色危入之逼迫

其初有善醫之僕、耶穌之徒也、故其善待聖教之人、後則漸生疑忌、降旨禁人入耶穌猶太二教、於是諸處教會之仇乘機迫害、而伊及與附近地中海之亞非利加為尤甚、喀額基教會之被害者、有女徒培皮徒阿、世家女也、被告繫獄、並奪其乳抱之嬰、使不得撫育、其父乃外教人、入獄泣謂之曰、汝何不念爾之父母嬰兒、以離棄耶穌之道乎、女曰、吾固欲從父命得其歡心、尤欲從天父之命得其歡心也、後與女徒非利西他同解市曹、二人猶歌詩頌主、毫無恐懼、初則擲與野牛抵觸、幾死、後仍殺之、至喀利古拉為帝時、（自耶穌後二百十一年至二百十七年）猶有逼迫之事、嗣伊拉嘎巴路接位、（自耶穌後二百十八年至二百二十二年）

伊拉嘎巴路欲合諸教

其初曾為太陽之祭司、故欲合諸教為一、自為教首、共祀太陽之

神、逼迫之事因而止矣、亞力山大色危入登位、（自耶穌後二百二十二年至二百三十五年）重視聖教、祀耶穌與亞伯拉罕之像、列於羅馬明君聖賢之間、又勒金銘於石、（即耶穌所言汝欲人如何待汝汝亦當如何待人之語也）與殿壁、及瑪西賣奴弑色危入而奪其位、（在位三年）並殺教中主教與色危入爲友者數人、

地西烏之逼迫

聖教又遭迫害矣、勾地阿奴（在位六年）腓力（在位五年）相繼接位、於時教會平安、迨地西烏弑腓力而自立、（在位二年）果敢勤政、欲復先代之祀典、遂頒旨諸省、命各大臣迫令耶穌之徒、棄其教而歸國教、自此教中人、或被鞭箠、或置死地、或逐國外、而籍其財產、其被難諸人、多有教中首領、即羅馬主教法必烏亦遭其害焉、其逃往他處者、有喀頹基主教西皮安或責其背道、西皮安曰、耶穌曾言、人於此城迫汝、汝即逃往彼城、吾儕逃避兇惡、非背耶穌之訓也、（見馬太十章二十三節）當受迫之時、耶穌之徒、固多有至死不渝者、

懲治惜身畔道之人

亦有畏懼刑罰、或焚香於國神、或賂官與以祀神之據、嗣後教會逐此輩於教外、以其惜身畔道、不稱爲耶穌之徒也、嘎魯登位、（在位二年）國內屢有瘟疫饑荒、教會之仇、遂謂此災、皆耶穌教人干神之怒所致也、故仍有逼迫、在喀頹基城瘟疫流行、死者相繼、外教人兇懼、多將死者委於街市、因而傳染愈甚、耶穌之徒冒死收葬棄尸、瘟災

非利來阿奴之逼迫

代歐盔西安分羅馬

遂止、而外教恨惡之心、亦因之稍息矣、非利來阿奴繼位、（在位五年）降旨逐教會之首領於國外、並禁教中之聚會拜主、後又頒旨各省命官吏搜拿教中首領、定以死罪、國中祿位之人、若信奉耶穌、即撤其任、亦有因而受害者、當時遭難之人、有羅馬主教西克徒、喀頹基主教西皮安、並多有教中之男婦老幼、被官長罰入官礦作工、蓋欲苦其身心、使之離棄聖教耳、後非利來阿奴與波斯皇帝撒哀耳交戰、敗績被擒、逼迫之事乃止、其子嘎利伊奴嗣位、（自耶穌後二百五十九年至二百六十八年）下詔、許教中人隨意拜主、此後四十年教會平安、諸處大爲興盛也、至代歐盔西安登位、（自耶穌後二百八十四年至三百五年）才智兼優、欲整頓國事、以復先代之權榮、逾八年、因國大政繁、舉其友瑪西米安治理西方、以堪司炭替烏爲副、已則治理東方、以嘎利利烏爲副、雖分地而治、卻以代歐盔西安爲首、按代歐盔西安本非愛慕聖教、因見先年逼迫之時、多顯教中人勇於赴義、使教會愈隆、故不欲加以迫害、奈嘎利利烏深惡聖教、屢慫代歐盔西安降旨、命奉聖教之軍士、與外教軍士、同獻祭於國神、於是軍中之奉聖教者、多離棄其伍焉、未幾尼叩米地亞都城、有祀國神之大筵、百姓乘機聳動、將城中之閎美會堂平毀、有抄

教會大遭逼迫

錄聖經存於堂內者、亦被焚燬、其後頒旨諸省、命官吏平堂焚書、嚴禁聚會、凡教中之人、為官者撤其職任、為奴者不準收贖、從此則逼迫之事較先年為更甚矣、於是耶穌之徒、有擲與野獸者、有以火焚燒者、有縛石投海者、有釘於十架者、有斷其手足、或剜其二目者、種種殘酷之刑、實傷心而慘目、惟堪司炭替烏不肯行此殘暴、其所屬之嘎辣西班牙比探三省、教會尚為平靜、至終嘎利利烏身患異症、覺為上主之罰、乃降旨、任教中人隨意拜主、並求教中人以護國庇身者、轉祈上主焉、觀此三百年間、教會雖遭重迫、終蒙上主垂佑、使耶穌之徒堅心忍受、熱心宣傳、所以聖教大為興盛也、

第三章論此三百年中外教人以文字攔阻之事

色勒俗著書辯駁

自耶穌後百餘年來、聖教雖傳遍羅馬諸省、而文學之士、或鄙之不屑置論、或忽之未察其詳、故未有著書辯駁者、至他乍奴在位時、有他西圖與皮尼所著之文字、內言聖教之道妄誕惑民、按其所言、可知伊等並未考查眞理、亦未悉教中人之行、但以毀謗教會之言、盡錄於書耳、約在耶穌後一百五十年、有色勒俗者、著書辯論、按

路西安之辯駁

其書、始則託爲猶太人之言、誣聖母馬利亞有淫行、論奉耶穌爲神者爲乖謬、並斥耶穌復活升天爲僭妄、其後則自立臆論云、耶穌教與猶太教同一謬誤也、然猶互相爭論、試按其所爭之由、不過爲一驢頭之影耳、又云、上主旣先知世事、又何待降生、且舍尊榮而爲卑賤、神必不出此也、又云、主之視人、亦如猿猴蠅蚋之類耳、又何暇勞其心力、特加顧恤哉、又以聖教傳於愚賤、則鄙之爲勞而無功、吾人有復生之望、則譏之爲蠢蟲之癡想、又嗤耶穌之徒、爲愚魯頑梗之輩、以其多爲奴作苦之人、並諸婦女也、又謂耶穌幼在伊及、曾習幻術、及長遂以此惑人、觀色勒俗所論、可知於聖教眞理毫無體察、徒於筆墨之間、以洩其恨惡之心耳、其後有路西安者、才辯士也、素不信神、曾著書、歷論國家祀神之非、以及各等頹風、並論耶穌之道、與祀國神同其謬妄、以惑愚民、以耶穌與聖徒所行奇事爲幻術、以復生之望爲夢想、以爲道捐軀與彼此相愛爲愚誠、又託言有培利圭奴裒替武者、十惡五逆之人也、後至猶太僞入耶穌教會、因其靈巧、教中人奉若神明、受迫時、與教會多人同禁於獄、教中人因重其人、並憐其苦、大有饋贈、被釋後、因食邪神祭物、逐於教外、伊遂飄流諸

怕非利之辯駁

處、自苦身心、後遇焚葬者、投於火中而死、蓋捨身求名也、按留西安之意、欲形容耶穌之徒皆愚魯之輩、倘遇巧詐者、即受其誑惑、不能分別眞僞也、約耶穌後三百年、有著名道學之士怕非利、博聞强識、且深悉兩約聖經、著書數卷、辯駁聖道、以新舊兩約細爲核對、故尋其隙以爲不相符合、又以但以理書、預言耶穌之事、尤爲眞切、遂謂此書乃耶穌後所作、又指保羅在安提阿規正彼得爲爭論、以顯保羅好啟紛爭、彼得有此過失、遂謂其道皆出於人心、非上主默感也、又指耶穌令其昆仲守節於聖城、已言不往、後暗往焉、遂謂其心無定見、不足爲門徒所奉之神也、見約翰七章八節十四節代歐盛西安在位時、有大臣赫厄斐盛、先治理比推尼、後治理亞力山大、不但以刀劍迫害教會、並强逼教中處女、使人汚辱之、又著爲文字、以耶穌與行邪術之替阿那人阿㝗羅尼烏比較、云耶穌行些小奇事、門徒即妄奉以爲神、阿㝗羅尼烏行若大奇事、乃足稱爲諸神之友也、

第四章論耶穌後二三百年間教中人所著之文字以證眞道

在耶穌後百年內、教中人從無著書證道者、但堅心持守、熱心宣傳而已、約耶穌後

誇德拉徒寫書證道

遮司聽寫書證道

一百三十年、有誇德拉徒者、或曰、雅典主教也、曾寫書呈羅馬皇帝黑地安、惜此書淹沒、至今無傳、吾人稍知其書中之意耳、有云、昔耶穌所醫愈者、與從死中救活者、予猶及親見數人焉、又有阿利司太氏、乃雅典道學士、歸入聖教者、亦曾寫書呈赫地安、其他猶有數人、著書證道、但其文字皆淹沒無存、良可惜也、其後有學士遮司聽瑪特耳者、寫書呈皇帝安透柰奴派烏司、此書尚流傳至今焉、按其書乃設爲與猶太人辯論之辭、猶太人曰、汝耶穌教本自吾教畔正道而入歧途者也、答曰、上主定猶太教之禮儀、非欲永存不朽也、乃爲聖教之先導、以耶穌降臨爲止耳、猶太人曰、汝耶穌出身微賤、無殊僕隸之流、後被釘於十架、不與諸先知預言彌賽亞之尊榮、大不相侔乎、答曰、諸先知之預言、固有指其尊榮者、亦有指其謙卑苦難者、（看詩篇二十二篇以賽亞五十三章）且因其謙卑苦難、以立天國之基、正以顯其尊榮也、猶太人曰、按聖經、上主惟一、汝曹以耶穌爲主、不與聖經大相謬刺乎、答曰、吾人亦謂上主惟一、若以上主之性論之、則有三位一體者焉、其理已隱見於舊約文字間矣、（見創世記一章廿六節又三章廿二節又十八章一節又廿一章十二節）遮司聽又指諸先知預言之彌賽亞、皆應於耶穌、以見誠爲猶太人所望之救

阿替那勾拉寫書辯道

盎門特著書論道

主、以賽亞預言彌賽亞生於童貞女、（見七章十四節）米加預言彌賽亞降生於伯利恒、（見五章一節）何西亞預言逃避於伊及、（十一章一節）以賽亞預言約翰爲耶穌之前導、（十一章一至十七節）又預言所行之奇事、（三十五章五節）以賽亞與詩篇預言被釘於十架、（以賽亞五十三章詩篇廿二篇）有阿替那勾拉者、雅典道學士也、先會辯駁聖道、厥後查核聖經、欲摘疵瑕排擊之、卻得其眞詮、遂信道而歸教焉、乃寫書呈皇帝奧利利烏馬可、書內有辯論外教人以聖教爲無神之人云、吾儕不敬拜人手所造之神耳、其所敬拜者、乃造天地萬物活潑之神也、其辯論外教人妄造聖教種種惡跡云、此皆教會之仇、肆其忌恨之心、以汚吾淸潔之教也、又辯論外教人以聖教身魂復生爲謬云、此道雖覺奧祕、吾人斷不可棄置、若以上主之恩慈智能思之、可信必有其事矣、有亞力山大盎門特者、（約生於耶穌後一百六十年）道學文藝、卓越一時、又周歷諸國、多得良師指教、誠當代俊傑也、在亞力山大城、聞道歸教、其後多著書籍、以發明眞理、按其書以聖教與諸外教比較、以見外教祀神之理、率虛浮妄誕、誘惑愚民、惟聖教拜主、乃誠樸而引人於正也、又論聖教如何以眞道教養人心、以耶穌爲萬世之師、能引人入於善道以至得救也、又深責當時驕奢淫佚之事、勸

特特利安著書論道

賁努西烏著書論道

教中人勉於節儉淸貞也有喀頽基人特特利安者約生於耶穌後一百六十年淹博士也少年時同流合汚放縱情慾厥後歸入聖教熱心宣講大顯辯才歷指當時之弊欲以挽回人心又著書證道有勸外教人辯駁聖道者曰汝須細核吾道得其情實辯論尚未遲也倘於吾道漠不加察而妄肆譏評不顯出於怨恨之心乎又曰人生於世須本良心拜神倘在上位者以人所不願尊奉之神强使敬拜豈非逆天理而害彝德乎按特特利安不但講明外教之弊並指教中人背聖經而附流俗之弊其意固欲竭力以正人心也奈持論太嚴遂入瞞他奴之別脈看第十七段伊言吾人當受迫時但宜以身殉道或有逃避卽爲背主又言人若因罪出教不可再加收錄按其文字本出火熱之心大能感動世人然其間損益參半不可不細爲別擇也賁奴西烏非力斯亞非利加人也約於耶穌後二百二十年歸教大有辯才以問答體著書託爲門徒阿他危烏與外教人西西利烏辯論聖教與外教之是非按此書多以外教淫蕩之行與教中廉潔之行參觀互證以顯聖道有管束人心之權有云汝等有科姦之律暗中仍犯邪淫汝等刑罪於彰著吾儕防罪於隱微汝等畏罪惡之顯明吾儕恐良心之

阿利金才優學博

聲名昭著

責備、汝之牢獄充滿、卻無吾教之人、吾儕爲道甘受拷掠死亡、倘無上主扶持、何能若是之勇於赴義、伊時教會常遇迫害、教中讀是書者、甚得其安慰堅固也、亞力山大人阿利金（生于耶穌後一百八十五年）其父利安伊大乃教中文學忠信之徒也、曾盡心訓子、欲其通曉聖經、以及各種學術、阿利金於年幼時、才智已遠邁同儕、不但才優學博、更欲尋求聖道、身體力行也、當色危入逼迫教會之時、其父與教中人羈押滿獄、阿利金挺身赴難、誓欲相從、其母力阻乃止、因寄書於其父曰、父不可以吾母與諸子女之故、不終認耶穌也、其後利安伊大被斬於市、財產籍沒、阿利金與其母並其弟五人窮無所歸、但以教讀餬口、乘暇讀書、是以文學辯才與嗜道之心日進、而聲名大爲昭著矣、惜誤會耶穌之言自行閹割、（看馬太十九章十二）蓋欲潔己行而防人口、後雖悔悟、已無及矣、論其素行不受饋贈、不重衣、赤足、戒酒、節食、寢於地、夜眠時少、多半讀書、或祈禱、因其名重一時、遠近就而聽道者相踵接、外教諸人聆其講論感動、歸教者不可勝數、亞力山大主教德米替烏妬嫉之、招集議會、察勘阿利金之弊、遂指其自閹之過、與所講有不合聖經者數條、即出其教、不許其宣講、阿利金乃退居該撒利亞、創

著書甚多

諸書之效

立書院、講論聖道、與理學之要、遐邇之人聞風趨就、不數年聲名遠越乎亞力山大矣、在地西烏逼迫教會之時、被囚於獄、備極拷掠、不但不改其素志、且以語言文字堅固門徒之心、及被釋、因積苦成疾、不久而卒、按阿利金著書甚多、或註釋聖經、或訓勉門徒、或闡發眞道、或辯駁外教、內有答色勒俗之書、以顯其指斥聖教者、皆爲虛妄、又多引實據以證聖道、並教會實爲上主所立、書內又云、吾教日見振興、非恃人之權力也、乃以眞道感化人心耳、且自皇帝以至大臣祭司士庶迫害吾教者多矣、而教會依然無恙、非上主之庇護何能若是哉、代歐盃西安在位時、有亞非利加人阿耨比烏者、因外教訕謗聖教、著書以辯其妄、又引據證聖道爲眞、耶穌爲神、論此二百年間、教中人著書證道、足有可徵之效焉、一其文字傳揚四方、聖教亦因之遠播、一外教之讀其書者、大半解疑釋憾、引多人歸教、若教中之人、則多能通曉道中微妙、堅固其信心、增益其善德、其效爲尤大也、然著書諸人、雖皆文學忠信之徒、有醕不能無疵、由此漸啟旁門、引多人離正道而入歧途矣、

第五章論耶穌後二三百年內教會中之職任

教制相時制宜

長老之職漸分

主教之稱漸尊

創論主教承繼使徒

前於第二章已載教會有專責者、但有二等、一曰長老、亦稱主教、一曰會吏、蓋耶穌立教會於世、其於教中職任、拜主儀文、非欲膠執無所變通也、特欲後世門徒、因世代之變遷、各國之禮俗、相時制宜耳、在耶穌後百年內、諸教會雖各司其事、因信道之心互相聯絡、遂合為一致矣、且教會於羅馬振興、因仿羅馬國制、所以教中有職任者、其位漸尊、而其權亦漸大、若長老亦稱主教者、本以治理教會宣傳聖道為專責、厥後二事漸分、因宣傳聖道者多有才辯文學、為教中人所推重、其榮權遂駕乎治理教會者之上、於是離棄俗務、專以宣傳牧養為事、特制服飾以表異之、食教中之餼、多有不娶、幾與先年猶太教之祭司、無所區別矣、復思聖教振興於羅馬、先萌蘖於通都大邑、若安提阿以弗所歌林多羅馬京都亞力山大喀頹基者、久之漸傳於四處、各立教會、然新立之教會、皆推本教會為首、新教會之首領、亦以本教會之首領為尊、凡有聚會議會、必以上位讓之、多從其意旨、於是其權榮漸增、而主教之稱遂專歸於本教會首領矣、在耶穌後一二百年內、教中舉用人員、大概各教會自為遴選、厥後此權亦漸歸於主教、按主教之權既如此增重、而教會中更創臆論、謂

主教有上下之分

三主教互爭權位

創論羅馬主教承襲彼得

主教之位、乃承繼使徒、當日耶穌賜聖靈於使徒、使徒傳於主教、蓋欲代代相承、藉主教常留聖靈於教會中也、所以教中人奉主教爲教會之基、其言爲律、其身爲聖、而其日用飲食、多紛華靡麗、無異鼎食之家矣、○其後聖教之傳愈廣、而主教之職愈多、遂有上下之分焉、以大邑之主教爲上、小邑之主教爲下、每有聚會議會、必推大主教爲首、尊爲教長、於是通省之權漸歸其手、伊時羅馬主教治理中下義大利之教會、安提阿主教治理敘利亞教會、亞力山大主教治理伊及教會、故此三處之主教、其勢尤大、而互爭權位者、百有餘年、其後羅馬之勢漸強、一因羅馬爲通國京都、一因羅馬教會、自使徒時已爲興盛、一因保羅彼得皆於此遇害、一因受迫時、羅馬教中人大顯忠心、且羅馬教會中更創臆論、謂耶穌立彼得爲教會之基、(見馬太十六章十八九節)彼得乃羅馬主教之首、於是代代相傳、凡在羅馬爲主教者、皆承襲彼得之正統也、因之羅馬主教、羣尊爲耶穌之相、其權榮遂莫之與京矣、

第六章論耶穌後二三百年內懲治背道者之規

嘗思耶穌降生、固欲立淸潔之教會於世也、其後使徒與歷代宣教之人、莫不竭盡

心力、勸人悔改、必深悉其堅心慕道、滌舊染而作新人、始行收入聖教、考使徒行傳、

使徒立懲治背道者之法

有亞拏尼亞者、與其妻撒非喇、鬻其田產、按當年教規、捐入教會、奈其隱匿數分、彼得以正言責之、夫妻皆扑地而死、此蓋上主顯其權能、以懲其背道、恐日後欺詐者混入教會也、保羅命歌林多教會、逐教中有淫行者於教外、見歌林多前書五章一至八節 其寄提摩太書云、予曾將許米乃亞力山大交於撒但、蓋言出其教也、見提摩太前書一章二十節 耶穌後二三百年間、各教會首領、皆以使徒爲則、於教中背道之人、莫不盡心辦理、若姦盜兇殺、邪

收錄之例寬嚴無定

說以及受迫之時、不認耶穌、必逐於教外、設有日後悔改、仍求收錄者、當時原無定例、或寬或嚴、惟各教會所自定、厥後歸教者愈衆、背道者愈多、遂嚴定收錄之律以示懲、按此定例、此等人須甘澹泊、苦身心、數年之久、多認罪、禁食、祈禱、周濟、與行諸多善事、當時教中人、或以爲此等善功、可於主前掩蓋其惡、不知正使人忘記贖罪

再求歸教者須歷四階

完全之功、且以開異日羅馬教自恃善功之弊也、按當年負罪悔改、再求歸教之人、須歷四階、始獲赦免、初曰哭者、服喪服、哀哭、匍匐於會堂之前、求教中人再加收錄也、次曰聽者、蓋許其於會堂中聽所讀之經、所講之道也、又次曰跪者、蓋許其於祈

太嚴太寬各有所失

遵守逾越節

禱會中、跪聽他人祈禱也、又次曰立者、蓋許其於公同禮拜之時、立於會中隨大衆禮拜也、旣歷此四階、復對衆認罪、首領按手其頭、奉主名赦宥之、諸教友皆與接吻、爲昆仲如初、始得領受聖餐、仍爲教中人矣、按此事當時所論不同、在亞非利加西班牙教會、謂此等人不可再加收錄、倘容納焉、非正其罪、乃助其罪、又恐其惡名玷辱淸潔教會也、在羅馬伊及與東方教會、謂人之犯罪、無論輕重、倘有悔改確據、即可收錄、不然、豈非斬主之恩、驅斯人於絕地乎、細核二論、皆有所失、一則失之太嚴、萬人得救之門、耶穌啟之、若人閉之矣、一則失之太寬、以干禮犯義之事輕忽視之、遂使教會中人漸入流俗習染矣、

第七章論耶穌後二三百年內教會所守之規條

猶太人以七日爲期、奉爲聖日、是日歇業禮拜、蓋記念上主造萬物已畢、七日安息也、然耶穌復生於拜一日、諸聖徒故奉此日爲歡欣冀望之日、踰七禮拜値五旬節、又於拜一日、聖靈大降、啟迪多人、使教會興盛、故教中人皆奉拜一日爲聖、然猶太入教者、兼守七日舊例、厥後異邦之教中人、漸棄此例、專奉拜一日爲聖矣、教中人

遵守五旬節

保存殉道者之骸骨

禮拜於門徒之家

又遵守逾越節、蓋記念耶穌復活也、按入教之猶太人、與小亞西亞入教之異邦人、皆循猶太舊規、遵守逾越節、自耶穌遇害之日、禁食祈禱、越三日至耶穌復生之日、設筵歡樂、他處入教者、不守逾越之筵、但於耶穌復生之日、先領聖餐、然後大衆宴樂耳、教中人又遵守五旬節、蓋記念聖靈普降也、其後漸起新規、自逾越至五旬、於此七禮拜中、常設筵宴樂、亦記念耶穌復生之事也、厥後各教會多有爲道捐軀之人、於是又起新規、教中人於本教會有遇害者、每年於其遇害之日、偕往其墓、首領備述其爲主所遭之患難、又祈主勉人、蓋欲教中人以斯人爲法、忠心事主也、其意固未爲不善、奈行久弊生、使人將專於事主之心漸分於已死之人矣、按阿利金所講聖徒殉道之功類於耶穌贖罪之功、特特利安所講、凡教中人死後須經歷陰曹、方得上升、惟爲道捐軀者能直入天堂也、士每拿教會保存怕利喀之骸骨、珍重甚於金珠、安提阿教會之於伊那西烏、喀頹基教會之於西皮安、並有多處教會、其保存殉道者之骸骨、大都如此、○耶穌後一二百年間、教中人聚會禮拜、大概於門徒之家、不建造會堂、恐遭外教人怨惡迫害也、羅馬城外多有人於地中磐石間鑿爲

當年禮拜之規

隧道、又於隧道左右、鑿洞如列屋、以葬死者、教會當受迫之時、耶穌之徒、每聚會禮拜於此、至耶穌後三百年間、教中人數增多、乃乘逼迫止息之時、建築會堂、凡堂中之陳列、禁止各類人物之像、以防漸染教外之弊、不使教中人心入於邪也、論當年禮拜之規、先有人讀聖經一段、次則首領率衆祈禱、又次則大衆立而默禱、又次則彼此接吻、以表親愛之心、其間則間或歌詩頌讚、終則首領復率衆祈禱、同領聖餐也、有望教者先錄名於册、須受教二三年、見其明曉聖經、有事主之誠心、首領乃與之施洗、始爲教中人矣、論與嬰孩施洗、因聖經無此明文、故諸教會之規不同、或思聖教廢割禮而易洗禮、洗禮正所以代割禮也、當使徒時、亦必與嬰孩施洗、此禮乃漸行於通教會矣、

第八章論耶穌後二三百年內自聖教所啟之旁門

伊必安門

自耶路撒冷平滅後、有歸教之猶太人仍守猶太舊規、稱爲拿撒勒門、在敘利亞相延二三百年、因其泥於虛文、與異邦入教者、日見乖離、漸即滅沒矣、○約耶穌後一百年、有伊必安(乃窮苦之意)門興起、於猶太小亞西亞居比路等處、相傳約三百年之久、按

無名氏託盜門特之名著書

其所講、謂耶穌乃約瑟之血脉、有人性而無神性、爲主之大先知、如摩西大衛者也、又謂人當遵守割禮、與摩西之律、方能得救、又指保羅爲背道之人、凡其所講之道、所寫之書、概斥爲邪說、又謂耶穌不久必再降生、立權榮之國於耶路撒冷、約耶穌後二百五十年、有此門之無名氏著書數卷、托羅馬主教盜門特之名、按此書言盜門特乃羅馬皇帝親族、因其惡國俗而求眞理、乃往猶太聽彼得宣講、信而受洗焉、厥後從彼得宣教於外、曾於該撒利亞聞彼得與術士西面辯論之辭、錄之於書、又云、亞當以諾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耶穌皆爲世界之柱石、自以諾而下、皆亞當後身、亞當乃主之眞先知也、若聖經所載亞當方命、挪亞醉酒、摩西殺人、亞伯拉罕娶妾、皆撒但揑造之辭、混入聖經耳、又云、上主將萬物區分兩途、有光必有暗、有天必有地、有生必有死、有亞當爲眞先知、有夏娃爲假先知、有亞伯爲善人、有該隱爲惡人、至終善者升天、惡者滅沒、莫不有對待之勢也、按此書多訓人禁食齋戒、苦身修德、又論耶穌之弟雅各乃教會之首、彼得次之、盜門特乃承接彼得之位者也○耶穌後百年內興起一門、名曰耨司、乃智慧之意在二百年內振興於羅馬通國、三百

耨司門之由

志廣心高窮微索隱

論上主

論造世界

年內漸卽衰微、四百年內遂盡滅沒矣、溯耨司門之由、自羅馬併諸國而後、四通八達、彼此往來、故文學之人多知各國之道、聖教亦乘勢振興、宣講上主惟一、世人負罪、耶穌救人、死後之報諸大端、因此人心更加變動、因有棄舊教歸入聖教者、又有人視聖教未爲全美、遂定集腋成裘之謀、乃於普拉透搜羅亞司特犛迦耶穌諸教、擇其愜乎己意者、合爲一教、卽耨司門也、按此門之人志廣心高、窮微索隱、欲將萬物之盈虛消長、洞悉無遺、其所論之理、雖皆出於臆斷、尙自謂受於歷代聖賢之傳、明哲者盡悉其微、愚魯者不能曉其秘也、其讀聖經之法、合其意者取之、不合者棄之、且不以文辭爲重、謂此中自有奧秘、吾人但當去膚存液而已、因而妄用心思、反生荒誕、失去眞道矣、其論上主也、謂尊榮之體、深居冥冥之中、有時眞精遠射、如日之發光、如火之散星、而廣生尊德、其德皆活潑之靈、愈近於主者愈尊、遞遠者亦遞卑、後有極卑之靈、墮於混沌之中、遂孕而生靈物、其質則半明半暗、是爲大匠、乃以混沌之氣造成世界、伊竟忘上主、自居爲至高至大之神、卽猶太人所敬之耶和華也、伊又於世界造人、區別三等、上爲靈明之人、其心之光勝於暗、次則光暗參半、下

論耶穌

論罪惡之由

西面所立之門

西仁徒所立之門

則暗勝於光、若吾耨司者、特具靈明、有充實之智、若耶穌教者、徒有信心、並無充實之智、但爲次等、其他信邪神之人爲昏暗所囿、實下愚之輩也、其論耶穌也、乃極尊之德、屈己降生、欲拯靈明之人、脫離昏氣之轄制、然光明之德、必不與濁暗之氣相聯、其受死受難、並非血肉之軀、實所幻之影像也、且其光明之道、昭著兩間、惟智者得之、乃能出迷途而入正路矣、按此門之人、以人之罪惡不由於心、皆由於身、故不操持其心、但煆鍊其身、其意蓋欲克盡肉體之慾、即爲淸潔之人、所以不恨罪由心致、惟恨上主所賜之頑軀、與世間美好之物、爲心靈之敵耳○耨司之道本造自人心、故其門中之人多炫異矜奇、獨出己見、於以分析多門、茲擇其門之大者畧言之、有撒馬利亞西面者、曾受洗於腓力、即聖經所載、欲以銀賂彼得買聖靈之權者也、（看使徒行傳八章十八九節）後於耨司教中獨闢一門、相傳二百年之久、按西面之言曰、吾乃生發世界之陽靈也、稱其所私之妓赫利那曰、伊乃承受陽靈之陰靈也、因救昏暗之人、特降生於世耳、故其門下諸人奉西面爲救世之大主○有西仁徒者、於小亞西亞宣講耨司之道、謂創造世界者、非尊榮之神、乃卑微之神也、其論耶穌也、亦不過一血

肉之軀、當受洗於約翰之時、有盛德下降附於其身、使有極大智慧、並施行奇事之權、及被釘十架、盛德已離其體而上升矣、將來仍必降生、與復生之耶穌相合、立天國於世也、○有耨司教人傳道於伊及稱爲敬蛇之門、按其所講、亞當原爲造世界之神耶和華所制、蛇乃顯現使脫其手、棄昏暗而入光明、故此門之人尊蛇爲救主、每當領受聖餐之日、將所豢之蛇、置於餅盤、使舐餅殆徧、然後教衆分食、食畢又接吻於蛇、以親愛之、按此門所講之道、大抵與聖經相反、顛倒是非、實屬刺謬之甚也、○約自耶穌後一百二十五年、至一百四十年、有亞力山大城之巴西利地者、耨司教著名人也、於耨司教中獨闢一門、約傳二三百年之久、按其所講、其初尊榮之大主、發生七德、咸爲活潑之靈、七靈又發生衆靈、衆靈乃創造諸天世界並世間萬物、於是衆靈分權而治、其權之最大者、乃治理猶太之耶和華也、因伊有吞噬之心、欲將世界之權統歸於己、故尊榮之主、遣七德中最尊者降臨、附於拿撒勒人耶穌之體、欲拯救世人以遏耶和華之勢、其受難受死乃耶穌之身、非所附之德也、且耶穌受死、乃顯其忠心、原非爲人贖罪、蓋犯罪受刑、本上主之公義、豈他人所能代替哉、

法連廳所立之門

瑪西安所立之門

瑪尼教

按此門之人、多有縱欲妄爲、拘鬼神行邪術等事、○有著名之耨司教人、法連廳者、其門徒甚衆、約在耶穌後一百四十年、傳其教於羅馬京都、按其所講、其初尊榮之大主、發生陰陽之德十五偶、其最卑之陰德曰搜非亞、因懷邪念於大主、乃被謫而墮諸混沌之中、遂生靈物甚衆、內一靈物、創造世界、並其中萬物、厥後一尊德降臨、幻爲人形、蓋欲拯漂泊之搜非亞、使復其位、並救靈明之人、脫昏暗束縛、上升而近於大主也、此尊德非他、卽耶穌也、○瑪西安者、聖教主教之子也、因其不守教規、其父逐之於教外、遂入耨司教、按其所講、有至善之大神、居冥默之中、無聲無臭、又有極惡之神、治理異邦諸國、又有公義嚴威之神、治理猶太、耶穌降生、蓋顯現大神之盛德尊榮、救世人入光明而離昏暗、其存亡生死、原非血肉之軀、不過幻形泡影耳、按此門之人、百計以苦其身、意謂克勝昏暗之氣、庶可免罪戾而就光明矣、○當時有瑪尼教者、乃波斯人瑪尼所創立也、按傳言云、瑪尼初爲天文生、善繪畫習幻術、約在耶穌後二百餘年、歸入聖教、因其欲將異邦之道混入聖教、遂被逐教外、伊乃獨行己志、將聖經之道與搜羅阿司特之道混爲一教、並自詡曰、子卽耶穌所許之

瑪尼敎之道

人當持守聖經

聖靈也、當其宣講之初、波斯王聞而悅之、嗣爲國中術士所迫、逃往印度、後歸波斯仍傳其教、信者益衆、國中博士妬其興盛、控以邪說亂眞之罪、波斯王命剝其皮、實草於中、懸諸國門以示衆、瑪尼雖死、其道却傳於亞非利加西西利義大利諸處、至耶穌後六百年間、漸爲消滅矣、按其所講、太初之時、有善神治理光明之境、惡神治理幽暗之境、惡神慕善神之境、欲恃其權力而奪之、於是二神交鬬、乃生世界、故世界之體、明暗相參、卽一人之身、亦有善惡二靈、善者屬乎光明、惡者屬乎幽暗、所以人之內心、常有善惡相爭之勢、耶穌降生、正以救光明脫離幽暗也、日月者乃天上之慈航、日載得救之光、復其故境也、其門下諸人、多不茹葷酒、不娶不耕、不蓄產、蓋欲自苦其身、克勝肉體之慾耳、伊等於聖教遵守之節、概置不論、但於瑪尼畢命之日、盛設華筵、以表景仰尊崇之意○統觀諸旁門、可知信主之人、惟宜持守聖經、遵循眞道、以防心思妄用、漸入歧途、試思伊古以來、孰能自恃聰明、得悉上主奧秘乎、若諸旁門者、惟憑冥想、遂至失正而趨邪、吾人但謙誠自矢、涵泳聖經、可知罪由於心、不由於身、並深知犯罪之原、非肉體之徇私、乃甘心以叛律、且知耶穌確爲神子、

哀利尼烏著書

以聖經爲標準

使徒信經

其降生也、原非幻影、實具人身、其受難受死復生、特爲萬人開永生之門也、

第九章論耶穌後二三百年內教會所傳之道

前所論諸旁門、不但與聖教同時而傳、且教中諸人亦有受其搖惑者、故教會之首領教士多著書論道、一以辯駁其僞、一本聖經以勘何者爲眞、利安主教哀利尼烏著書有云、聖教傳於四極、教中人殷勤持守者、自使徒所傳之道耳、所信者上主惟一、即全能之父、創造天地海、並其中萬物、信耶穌爲上主之子、特爲拯世而降生、信當年諸先知受聖靈默感、預言耶穌生於童女、受難受死復生、肉體升天、將來仍必降臨、承父尊榮、使萬人復生受判、凡在天上者地上者、將必萬膝屈其前、萬口奉其名、萬權歸其手、○按諸旁門所講、率皆憑空想像、荒渺無稽、故教會之首領教士、勸勉教中當以聖經爲標準、以合乎聖經者爲眞、背乎聖經者爲僞、又論著聖經之先知使徒、非敢自抒己見、乃受聖靈之默感、而書中要道、皆上主顯示世人也、又論當年諸使徒宣教於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歌林多羅馬等處、所講者莫不與古聖經相合、嗣後皆教中誠實門徒、本使徒所傳者以相傳、不敢稍參己意、時有教中人

論上主　論罪惡之由　論耶穌

書寫信經、咸稱爲使徒信經、其實非使徒所作、因經中之意合乎使徒之道、故曰使徒信經也、凡入教者、須於教會中自陳其誠服此經之意、首領乃與施洗、蓋此經一以爲入教之初階、一以防外教之流弊也、按信經云、我信創造天地全能之主卽父、我信上主之獨生子我主耶穌基督、我信耶穌爲童貞女馬利亞蒙聖靈感動而生、我信耶穌受難於本丟彼拉多案下、被釘十架而死、葬後三日復活升天、坐於全能上主之右、將來仍必降臨、審判生死之人、我信教會乃主所立、聖徒相交、以心罪得赦免、肉體復生、永久生命、阿們、○耨司教論上主、深居冥默、萬物非所親造、創造者乃卑下之神也、故教中之首領教士、本聖經以辯其非、言上主以智慧能力創造萬物、自無而有、雖超萬有之上、實貫萬有之中、以管理扶持之、論上主之性、乃公義良善仁慈、賞善罰惡、且欲萬人奉其名尊其旨也、又言人之罪惡、非暗昧之氣所生、亦非身靈相感而致、乃一己之甘心也、或隱違內心之律、或顯背聖經之條、非由於身、實本乎心、其受刑也、不亦宜乎、由是觀之、去惡之法、不在鍛鍊其身、乃在潔淨其心也、在伊比安門屈耶穌於諸先知之列、耨司門稱耶穌爲盛德之降臨、教中之首領

教士欲矯其謬、乃論定耶穌原爲尊榮之神與主同體、然三位一體之奥秘、實非吾人所能懸揣而知、當時諸徒多有恃其心思、欲發明其理、亦間有失之穿鑿者、遮司廳瑪特耳謂耶穌乃上主之智、惟有此智、所以上主能知覺耶穌爲上主之言、惟有此言、所以上主能顯揚、上主發其智與言使爲己子、與主性同而位次、子乃創造萬物、屢顯現於歷代、後又降臨以拯世人、按遮司廳所論、雖未失上主惟一之道、然就其所論者細核之、一似有兩位上主矣、阿利金謂聖子生於聖父、非於一時、乃無始無終、如日常射其光也、又謂子與父位分上下、性相若而不相同、哀利尼烏謂父子乃一、同性同體、雖聖經有父子之稱、然此奥秘之道、非吾人所能測度、但以隱微者爲父、顯現者爲子而已、特特利安謂父子之位有上下之分、父如源而子如流、父如日而子如光、若以體而論、二位終爲一主也、因耨司教論耶穌之受難受死復生、皆爲影像、故教中首領教士辯駁其非、以證耶穌之受難受死復生實爲血肉之軀也、哀利尼烏謂世界之罪始於亞當始祖於無罪之時爲罪所勝、故其後裔無一人能勝罪者、耶穌降世亦有此身體靈魂、特爲捨命以救世人也、耶穌經歷諸難正以能

體恤世人苦難也、耶穌亦歷此孩提少壯之光陰、正使人於歷此光陰者不敢輕忽也、耶穌具此人性、正使人奉其名、法其德、乃能得上主悅納也、阿利金首稱耶穌爲神人、言其神性融貫於人性、如鐵之入火、火能融貫乎鐵也○五旬節而後、聖靈之權能、足顯現於歷代教會之中、於人之內心、或重生之、潔淨之、堅固之、安慰之、然當時教中人多論耶穌性體、少論聖靈性體者、就所傳之文字考之、知其論聖靈之於父子、體同而位卑、奉父子之命、顯其權能感化人心也、要之、當年教會、先於舊約聖經得上主惟一之道、持守弗失、遂斥異邦所敬之諸神爲邪、又於耶穌與使徒所講、得聖子聖靈與父同體之道、羅馬主教代歐盈西安曾曰、吾人不可將惟一之道、剖而爲三、仍信上主即全能之父、又信道與主合而無分、因耶穌嘗云、我與主乃一體、又云、我在父中、父在我中、○論此三位一體之道、雖教中首領教士盡力講解、終覺奧秘難明、所以此二三百年內、教中人有以耶穌爲主之先知、如摩西以利亞者、安提阿主教保羅（約在耶穌後二百六十年）謂聖經之道、與聖靈之感、皆上主之能力、歷代先知、與耶穌使徒、咸能得其精微、蒙其起發、然耶穌所得者、較他人尤爲充足也、似此不尊耶

誤論耶穌為主之顯現

論捨命贖罪每入於偏

國勢興盛

穌為主、教中人皆指為邪、凡有如此講解者、必逐於教外、更有不悅服三位一體之道者、謂耶穌之於上主同體同性同位、其降臨於世、卽上主之顯現、以拯世人也、伊及人撒貝利烏謂上主惟一、不更變、不分位、其顯現之法有三、當上古之時、顯現於歷代先知、定律定禮、謂之父、降世救人謂之子、變化人心謂之靈、譬如日然、上主乃日之體質、耶穌乃日之榮光、聖靈乃日之煦嫗萬物也、教會中皆斥其所講為邪、然已傳諸多方、信者甚衆、居然獨闢一門矣、○按當年教會、皆以耶穌捨命贖罪為要、而執守之、然教中之首領教士、欲發明其奧祕、每致入於一偏、因聖經常言撒但掌權於世、故教中人多謂耶穌捨命、乃歸重價於撒但、以贖萬民脫離其手也、哀利尼烏謂耶穌一身行盡律法之義、受盡律法之刑、故能克勝撒但、滅却死亡之權、賜人永生之望也、

第十章論羅馬國德教衰微之況

聖教為上主所立、人欲識其由來、不但於純全之道見之、更可於道之化民易俗者見之也、夫欲知聖道之權能、須先知羅馬淩夷之景象、當耶穌降臨之時、羅馬權榮

偽教衰微

上行下效

已臻其極、遐邇之國爲所吞噬者、不勝其數、農工商賈之業、莫不振興、凡通都大邑中、廟宇、戲園、石渠浴池、以及官私公所、率皆靡麗繁華、極一時之美盛、且國內書院甚多、幼年子弟肄業其中、以習羅馬希利尼各種學術、自外視之、固爲隆盛、然人之內心、則罪惡充盈、憂危潛伏、幾等莫挽之狂瀾矣、或問其華麗之工、何若是之旣巨且多、蓋皆所擄之異邦人、使之辛苦作工而致、若太徒以一萬二千猶太之俘、修築喀利西恩、（羅馬都城內大戲園名）皆其類也、因國中日增其富厚、在上者益肆豪奓、一筵之費、動逾數萬、甚有果腹之餘、服藥哇出之、仍復宴樂、又重其稅歛、剝民膏以供浪費、而小民日形彫敝、羅馬皇帝又於各省屯守重兵、發巨帑以養育之、蓋欲扶己權、禦外侮、防變亂也、按羅馬開國之初、軍士率皆良民、嗣後營伍增多、充兵者非無賴之徒、即克勝之戎狄、志氣驕而心德離、已基滅亡之禍矣、考羅馬諸帝、固間有賢德之君、盡心於國計民生者、亦多强暴之君、恣其殘虐者、竭府庫之財、塡無厭之壑、居高位以播其惡、遂致上行下效、因而人心愈漓、國風愈壞、有良史森伊喀者、曾修羅馬史書、內云、通國充乎殘慝、居然賽惡之場、日熾悖逆之性、漸喪羞惡之良、竟敢顯然作慝、

遮司聽見證聖道

鬬殺之惡風

人知亦覺無妨、邪淫汙辱之行、塡胸臆而塞康莊、嗚呼、淸潔之德、不止罕覯、直底淪亡、按國中德化、既如是淩夷、而各教之道、不但不能挽回阻遏之、因其謬說邪規、反以導人於不義、値此下流難返之時、聖教於以振興大顯變化人心之權、引人歸主、作爲聖潔也、

第十一章論聖教傳於羅馬遏其陋俗正其偏心

按聖教之於羅馬、如活泉湧於平沙、日光臨於幽谷也、凡耶穌之徒先以敬愛上主爲本、推之彼此相愛、又推之汎愛衆人、且勉爲忠信誠實公義廉潔謙和之人也、遮斯廳瑪特耳嘗云、吾人先則放縱情欲、今則愛慕淸廉、先則行種種邪術、今則獻身於永生之善主、先則殉於貨利、今則公其財產以分贍貧寒、先則彼此仇害、與異邦人因臭味差池、毫無交際、今則耶穌降臨、皆爲同氣、仇我者爲之祈求、無端怨我者感格之、使就耶穌之光、與吾儕同得上主所賜之福也、羅馬人好觀舞刀奴、互相鬬殺、或人獸相鬬、或獸與獸鬬、自皇帝而下、凡富貴之家、皆設鬬場、邀人縱觀、以爲娛樂、每年人獸因鬬而死者、不下數萬、雖國中賢德之人、亦忝不爲非、且有謂能壯人

鬭殺局戲教中人不可往觀

之膽、鼓人之勇、作人死而無悔之心者、然自耶穌之徒視之、則指爲殘忍之心、罪惡之事、故首領教士嚴誡教中人不準目視、倘有背訓往觀者、必逐於教外、羅馬人又好觀劇、以及跳舞賽跑鬭拳等事、其中多有淫聲邪行、耶穌之徒亦禁教中人觀此等局戲、特特利安云、聖教之感化、乃使人成爲謙卑廉潔安分者耳、若各類局戲、乃動人縱情放慾、並種種淫邪也、又訓誡教中婦女云、凡局戲之塲、不可往觀、倘無要事、亦不可閒行於街市、卽以外行而論、主之僕女、自與撒但之僕女有別、當立樸素端莊貞潔之型也、當時教中首領皆本保羅歌林多前書所言、勸人於入教後、仍宜各循其分、或曰、聖經之道、非使人棄絕人世之所爲、正欲普傳於四民、使各等職業咸入薰陶也、耶穌之徒非欲棄絕人生之福、但有所節制、不似外教人貪欲無厭也、

入教後宜各循其分

按教會之制、不許教中人爲優伶、作偶像、以及卜相巫祝、並諸多失體統罪惡之事、至於充兵、教中人所論不同、或曰耶穌之道、乃和睦之道、使人相愛、甚至愛仇、信主者不宜充兵以爭殺爲事也、或曰、軍士信主入教後、仍守舊業、不爲背主也、教中首領不欲教中人出仕、因羅馬國律、爲官者多有祀國神之謬規也、羅馬皇帝多有命

不欲教中人出仕

先代使奴之惡風

聖教漸更其俗

拉崁替烏之論

各省建其生祠者、使百姓跪拜之、以昭忠敬、教中之首領教士斥爲背主、禁教中隨衆跪拜、特特利安云、吾人只有一主、即全能永生之父、是亦皇帝之主也、何復尊皇帝爲神乎、此等諂媚之事、不惟可恥、且亦害德也、耶穌之徒不欲干預國政、非置身局外、理亂不聞也、仍爲君國臣民、並仇我者祈禱、國中雖屢有變亂、而教會之人終無黨惡者、可知忠心於主、亦必忠心於國、作爲良民也○按古世代之各國、皆有使奴之惡習、緣諸國情同氷炭、日事干戈、力強勢大者恣其擄掠、即以所擄之人爲奴、迨羅馬振興、數百年戰勝攻取、以致國內之人、半爲奴僕、且互相售賣、而興販圖利之徒、居然大賈、俗習相沿、已成積重難返之勢矣、及聖教廣傳、未能遽然禁止、只得以道淪浹人心、以冀漸爲更正、按聖經所講、天下之人皆一本所生、皆具寶貴之靈、皆蒙耶穌之救、在天國中皆爲昆仲、至末日皆立耶穌之前聽其審判也、伊時作奴之人、信主歸教者甚衆、在受迫之時、多有爲道捐軀者、亦多有引其主歸教者、以人事論之、奴宜循分以事主、以天國論之、則無上下之分焉、教中之首領教士、每勸勉爲家主者曰、汝等宜溫柔慈愛以御下、當思萬有之上、尚有汝主在也、拉崁替烏者、

多有自釋其奴

教中以祈禱爲重

教中著名之文學士也嘗云、或問汝教中豈無貧富之分、主奴之別、尊卑之等乎、必應曰無、吾人但彼此視爲昆仲、其故非他、因皆心許其爲同儕也、吾人度量天下之事、不論外貌、但論實情、自外視之、雖有等次之分、仍許作奴者爲吾人之昆仲、與之公同事主而爲其僕也、又云、萬人皆爲同儕、乃上主之心也、自主視之、固無主奴之別耳、上主旣爲萬人之父、人於主前皆自由者也、且主前無貧乏者、惟不善之人、主乃視爲貧乏矣、亦無富足者、惟有德之人、主乃視爲富足矣、按人生於世、各有自具之權利、教中人愈明其理、愈以用奴之俗爲非、故多有自釋其奴使之爲良者矣、羅馬郡守黑耳瑪、篤信聖教、偕其妻子、並其奴一千二百、同時領洗入教、後卽將其奴盡釋之、又有郡守叩瑪替烏者、亦如黑耳瑪所爲、釋其奴一千四百、曰、伊等旣爲主之子、不可仍爲人之奴也、此後教中漸成條例、倘家主欲釋其奴、必偕至會堂、有人將所與爲良之據、對衆朗誦、首領爲之祝福、教中皆許其爲自主之昆弟矣、〇當年教中人法耶穌之行、遵耶穌之訓、以祈禱爲不可稍疏之禮、一以預防罪惡、一以增益德行也、特特利安以祈禱之禮、爲門徒日獻之心祭、信德之保障、克敵之利劍、於

希羅二國爲婦之况

沐浴飲食之時、須先祈禱、蓋潔養其心、更甚於潔養其身也、又云、祈禱者能塗抹罪愆、抵禦試探、消滅迫害之火燄、安慰抑鬱之愁懷、儆示迷途、平靜波浪、貧乏之者得其養育、素封者得其指引、危者得其持、顛者得其扶、立者得以穩固、亞力山大之盈門特曰、耶穌忠心之徒、於祈禱之禮必無間斷、或行路、或讀書、或作工、或交際世人、或獨居靜室、隨時隨地、莫不祈禱也、雖懇求者、只此宥密之地、或一歎息之聲亦必蒙上主悅納矣、當年門徒大概循猶太舊規、以巳初、午正、申初、爲祈禱之時、每於聖日公同禮拜、首領率諸人立禱、因耶穌復生以顯其歡欣也、若偕眷屬禱於家、或自禱於室、大抵屈膝於地以昭誠敬也、又循猶太禁食之規、蓋欲潔淨其心、以思維聖道、祈求上主也、諸處教會多有以拜五日爲齋戒之期者、蓋記念耶穌於是日受難受死也、或有教中主教於本會中約一禁食之日、計此日所省之貲、共捐入會、以作周濟之用也○按希羅二國之俗、爲婦者無殊僕婢、其夫不以伉儷相待、但以爲育子女主中饋、司針黹而已、搜革地曾謂其子曰、吾人擇配、所望者能育美秀子女也、可不慎爲遴選哉、普拉透曰、爲軍士者、當通室易內、方能生魁梧之子、來庫古定司怕

聖教所講夫婦之倫

他之律有云、倘夫老妻少、須使私於健壯之人、以冀生子亦能健壯也、按希利尼淫風甚熾、羅馬人於開國之初、大半淸廉貞潔、迨富强已極、而希利尼之淫風已薰染通國矣、據羅馬國律、夫之於妻、操其生死之權、雖己之肆性妄爲、其妻倘有過愆、即可任意懲治、亦可出之另娶、其被出之妻、多有迫於飢寒陷身靑樓者、父母之於子女也、亦可任意相待、無法律拘束之、或有鬻爲奴者、或苦待如奴者、更有惡風竟與希羅二國相終始、將懦弱之嬰兒、或有痼疾殘廢者、棄諸山谷曠野之間、任其飢餓而死、或爲禽獸所噬、即二國道學之人、亦不斥其非、反稱爲善、耶穌之道、以夫婦居室、爲人生之大倫、因上主造人區別男女、非欲其放縱情私也、蓋欲其成立室家、生育子女、於主前教養也、故男女定盟、非淫亂重愆、無相背棄、固宜伉儷終身、百年如一日也、特特利安論夫婦之倫曰、二人乃同志同體、同心祈禱、同相勸勉扶持、同至會堂、同領聖餐、同甘同苦、同看顧病痛、同周濟貧寒、同歌詩頌讚、耶穌固喜見斯人、而賜以平康之福也、教中婚嫁之禮、不隨外教奢靡之習、亦不與外教締姻、恐受其誘惑陷於罪惡也、耶穌之道以孩提之生命爲重、故禁阻棄兒之惡習、謂其背天理

古世人情之徇私

耶穌之徒以愛爲本

而逆人情、與殺人者無異、至耶穌後四五百年內、因聖教所感、其風漸息矣○考古世代各國人情、其動作云爲、無非徇乎一己之私、或爲身家、或謀財利、或圖逸樂、即超凡邁衆之儔、其中懷籌策者、亦祇榮名權利耳、上自君王將帥、著立戰功、以至善辯能詩、鐫石繪畫、何在非要譽一時哉、若謙卑愛人之德、則輕忽之、不以爲重、至朋友之交、必力敵勢均、始相結納、其於異邦之人、他鄉之客、多藐視恨惡之、以復仇報怨之事、視爲常道之當循、倘有負屈未伸、不圖報復者、羣必嗤爲怯懦之人也、耶穌降臨於情私之世、以人之行爲、須以愛爲本、自愛主以推及天下萬人也、故耶穌之徒於教中之昆弟、無論尊卑貧富、自主爲奴、皆以愛心爲至貴、皆尊一全能之父、皆依救主以贖其罪、皆賴聖靈以潔其心、且皆存一永生之望、倘教中人來自遠方、携有主教薦書、諸教會必殷勤相待、無異素交焉、且門徒愛人之心、常見之於貧苦孤寡羇旅囚犯者、並捐貲於公會、以備周濟之用、路西安雖藐視聖教、然所著之書、亦可證門徒之愛、有云、最足異者、伊等竟若是之互相扶持、毫無吝惜也、一似創教之人將親若同胞之意、置諸伊等胸膈者、喀頽基主教西皮安盡鬻其產以濟貧寒、會

當年門徒喪葬之禮

興起克身之弊

使教會中捐銀數千、以贖奴別教友被苗族所擄者、教中有爲後嗣計、不樂捐貲者、西皮安責之曰、汝以世間財產、束縛子女之心、不勉其尋求天上財產也、倘遇國內饑荒、耶穌之徒必捐貲賑濟之、瘟疫之時、必殷勤看養之、以爲如此待人、正所以事主、必得耶穌喜悅也、○當年門徒逝世、教中人以爲入平安償願之鄉、且謂人世死日、正天堂生日也、多有製作或錨或琴或冠冕之式、並折松枝置諸新墓之上、以表冀望永生之意、又因信肉體復生、仍與靈魂相合、故不隨外教人火葬之俗、先沐浴其尸、或薰沐、殮以麻衣、教中人聚會其家、或會堂、首領讀聖書數節、率衆祈禱、更以言慰勉之、然後同送於墓、卻無外教人呼搶之狀也、維時漸起新規、念死者生前所受主恩、教中人代其感謝、按此規亦似無過、不知漸入於邪、已開敬拜已死之人、求其轉祈上主之弊竇矣、○因當時諸國習尚淫靡、教中人欲自勵清潔、以防惡俗之沾染、遂創臆論云、人若屏世俗之快樂、不茹葷酒、不娶妻、不蓄產、常禁食祈禱、乃能增長己德、厚蒙主恩、於是男女多有防物欲、克身心、袪情私、自矢獻身於主者、教會中皆重視其人、每於聚會時、特設專座、以崇異之、當受迫之際、伊等首先爲道捐軀、

門徒多甘為貧乏

各等首領不准婚娶

按其所為、固知身靈皆上主所賜、與耨司教謂身屬幽暗者迥異、但以犯罪之由、均係一身之情欲、特欲潔淨其身、以為上主聖殿耳、無如非耶穌使徒之訓、故於教中人無所益、而反有所損焉、一、緣教中人謂伊等道隆德重、視為高遠難幾、易阻進修之志、一、緣伊等既以克身為要、遂漸忽耶穌贖罪之全功、而入法利賽人自善之弊、至後世教會、將因信稱義之道、幾至淪亡、豈非伊等貽之咎哉、○且天下足以誘人之志、奪其事主之心者、莫甚於財利也、故當時門徒多重視貧乏、以為可以防蠱惑、而增善德、並證耶穌本貧乏之人、藉門徒之奉養、嘗謂少年富人曰、爾鬻產濟貧以從我、乃能得財於天也、又證使徒亦貧乏之人、耶路撒冷之門徒皆鬻其田產、捐入公會、而通其有無也、當年之首領教士、多有深體耶穌使徒之意、以為財利乃上主所賜、人若矢志為上主之僕、即以之濟貧寒、助教會、乃合上主之旨、所用自得其當矣、若肥己而充囊橐、乃背上主之旨、終必有所妨害也、然教中諸人因財利足以惑人、又欲杜外教貪婪之隙、仍多有捐其田產、甘為貧乏者、以為能增長己德、厚蒙主恩也、○前載羅馬國淫風流行、耶穌立教會於世、蓋欲門徒之內心外行、共勵為清

曼他奴之旁枝

潔也、約在耶穌後一百五十年、因教中人欲避惡習、遂創臆論云、人若不娶不嫁、必多荷主恩也、於是男女門徒、多以不婚嫁爲則、獻身於主、而無室家之擾矣、更有少年人冀爲教中職事、矢志不娶者、人皆稱美之、於是愈傳愈廣、諸教會終定成規、凡教會之各等首領、不准婚娶、按此規乃出於人意、非本乎聖經、故於教會中大有所損、一使諸首領輕視夫婦之倫、一重視己德而生自善之心、更有不能自守其身、外貌雖似淸潔、內行卻多污濁也、○約耶穌後一百五十年、有小亞西亞曼他奴者、於教會中特出旁枝、按其爲人稍通文學、心熱志狂、自謂大得聖靈、能預言未來之事、更有女教士二人、亦自負爲先知、助其宣講、當奥利利烏逼迫教會之時、此三人遊行諸處、欲更正教會、並宣言曰、耶穌不久降臨、立天國於弗呂家之皮普撒城、爲新耶路撒冷也、教中多附從其言、然小亞西亞之諸主教皆斥其妄、謂非感動於聖靈、實邪魔之蠱惑、乃將此三人並附從者、皆逐於教外、羅馬主教亦斥爲非、嚴禁教中人附從其論、然究有許其所講爲眞者、嘎辣主教哀利尼烏諒其熱心、不加阻止、與之同存耶穌速降之望、及傳至亞非利加、聞風而附者甚衆、其間大有聲聞者、即特

特特利安附從其道

特利安也、論其所講之道、與使徒相傳之道、大概相同、特特利安曰、吾人所講上主救主、以及洗禮聖餐、與伊等所講者毫無差謬、但欲更正教規、使人通曉聖經、勉爲完人也、此旁枝之人、又謂先代之使徒先知、說預言行奇事之權、仍留於現今教會、又因有耶穌速降之望、故常齋戒禁食、鍛鍊其身、以備天國之至也、又謂各等首領、不可由人選立、自有主所選立者、足受聖靈之感也、故此旁枝中多有女教士牧養宣講者、因念耶穌速降、萬象更新、凡一切世故概輕視之、婦女皆淡妝、年少者必蒙帕於面、當受迫之時、率爭先徇道、逃避者必逐於教外、斥爲不赦之罪、喪妻再娶者以犯姦論、因罪出教者終不收錄、特特利安曰、人之重罪有七、入教後有犯者必不得赦也、如此講論、與耶穌使徒寬忍之道大相刺謬、故漸忘耶穌贖罪之功、因信成義之本、而流入自恃善功之弊矣、按此旁枝、約傳四五百年、始卽滅沒矣、

第十二章論耶穌後二三百年內教中名士事畧

新約告成而後、教中人於百年內鮮有著作文字者、耶穌之徒雖殷勤宣講、諸處振興、欲考當時事跡、載籍殊寥寥也、其間著名者吾人但知其大畧焉、羅馬教士盈門

盈門特

特、曾親聆保羅彼得宣講、又十餘年爲羅馬教首、因歌林多教會中有紛爭之事、寄書勸勉之、此書尚傳至今、吾人雖未深悉其生平、讀其書不啻見其人焉、書中之意、勸勉歌林多門徒宜存和睦之心、作謙卑聖潔之人、以耶穌使徒爲法、其論成義也、不在行善之功、而在信主之心、有云、當年諸先知所以成爲至大至尊者、非憑乎己、非由乎功、非因乎義、乃在上主之旨也、吾人因耶穌基督承旨蒙召、其所以得稱爲義者、非本乎己、非本乎智與明、非本乎廉與正、亦非本乎清潔之心、所作之善功、實本乎信心耳、惟此信心、全能之主、自太初已定其稱義、吾人自當歸榮於主、以至永久也、由是觀之、親愛之諸昆弟、吾人所行者、可怠緩善功、自痼其愛心乎、斷不可也、尤當存熱心果志、竭力以成善功、緣造物之主、本自喜其功也、又勸其彼此相愛云、人能依耶穌而存愛心、即順從耶穌之命也、孰能形容上主之愛、有何等權衡、何等榮美乎、蓋愛有莫名之敻高、可聯合於上主、能掩蔽諸愆、忍耐萬事、無鄙陋、無驕矜、無畛域、無乖僻、凡事融洽、惟本乎愛、則主之選民、可爲完人矣、倘無愛、即無主所喜悅者、惟愛乃能得其收納也、因上主向吾人所存之愛、耶穌基督流血以承其旨、以

伊那西烏

怕利喀

身代吾人之身、以命代吾人之命、何以汝等有爭辯忿怒紛爭結黨鬬很等事哉、吾人豈非同此一主、同此基督、同此聖靈之灌漑、同此事主之責任、何竟將耶穌肢體、使之互相殘傷、以至全體攪動乎、甚乃蒙昧厥心、竟忘其同爲一體矣、○安提阿教會、異邦中首先創立也、保羅彼得巴拿巴皆曾宣講於此、及保羅傳教於外、以此爲中區、使徒沒、繼爲教首者、伊那西烏也、當豆米西安逼迫之時、竭盡心力、勸勉堅固、又多爲祈禱、蓋恐怯懦之門徒背道而拜國神也、迨他乍奴復興迫害、伊那西烏欲身作表率、明奉耶穌之名、適他乍奴東征、駐蹕此城、召之至、面諭之、使棄其道、以那西烏不稍屈、太乍努欲殺之以警衆、遂命解至羅馬、擲與野獸吞噬、於路多修信函、達諸處教會、以發明其爲道捐軀、歡然就死、內有甘爲耶穌死、勝作萬國君之語、及至羅馬、竟被猛獅爭食、良可哀已、○怕利喀者、傳言爲使徒約翰之門人、年老時、爲士每拿主教、其生平行事、少有可考、吾人但知其殷勤傳教、善誘掖人、曾寄書於腓立比教會、勸其存愛心、並和睦安分忍耐恒久之心、不但爲教中人祈禱、更當爲仇我害我者祈禱、書中多引證新約之言、在奧利利烏逼迫教會之時、爲道受害、見第二章

遮司聽

哀利尼烏

○遮司聽（後稱馬特耳乃爲道受害之意）希利尼蓆裔也、年幼時、即能黽勉讀書、逈超凡衆、及長、遊歷諸邦、尋求各教、後入普拉透道學、安心悅服、數年之久、一日遊於海濱、遇一老人、乃耶穌之徒也、互相辯論、老人曰、爾所學者、不能引人造於其極、亦不能助人成爲聖潔、若當年先知使徒所講奧秘之道、咸被聖靈之感、非關人力也、爾宜祈求上主、牖爾聰明、得明至道、遮司聽之於聖教也、雖習聞外教人譏談、而心識教中人公義廉潔、故定意查考聖經、以核其眞僞、未幾竟得道中確據、遂奉耶穌之名受洗入教焉、自此遊歷諸方、宣揚聖教、才辯之名大著、因其聲聞日隆、遐邇之人、就而聽道者、接踵而至、不但宣之於口、亦且筆之於書、或發明眞理、或辯駁外教、其著作中最關緊要者、乃與猶太人太哀辯論之書也、（見第四章）論其生平、志果而心熱、當受迫之時、勸勉教中人忠心事主、嘗云、吾人既奉耶穌、固欲爲之受難、以冀判斷之時、欣然立於尊嚴之前、終必得救也、約在耶穌後一百六十六年、爲其仇所控、遮司聽毫無畏懼、於官長前、仍奉耶穌之名、遂遇害、○哀利尼烏怕力喀之門人也、生於小亞西亞（約耶穌後一百二十餘年）嘗云、予聞怕利喀講解、雖未記於簡編、卻能銘於心版、蒙主之恩、至今

盎門特

阿利金

思之、猶恍在目前也、嘗傳教於嘎辣、及主教亞替奴遇害、見第二章 遂繼其位、論其所學、不但通曉聖經、且精於希利尼學術、其講道也、辯論風生、聲名遠播、因諸教會意見不合、屢起爭論、乃勸其相忍相愛、體耶穌之心以爲心、所著證道之書甚多、並著書斥耨司教之謬、按教會傳言、在色危入逼迫之時、爲道受害、約耶穌後二百二年 ○亞力山大之盎門特 見第四章 才高學博、遊歷多方、尋求至道、終以聖教爲眞而歸之、乃以學術辯才闡發眞理、爲亞力山大教會長老者數年、又十二年爲書院之長、殷勤啓迪、絕無倦怠之心、並著書證道、且闢外教、當色危入時、亞力山大受迫極重、盎門特逃匿他方、遊行諸處、其事跡少有可考、按所著之書、有指摘敬奉邪神之弊者、言人之惡行、國之頹風、皆緣此以肇其端也、有指證上主純全之德、足爲吾人模範者、蓋勉勵教中人以上主爲法、作爲完人也、○阿利金 見第四章 初從學於盎門特、學問淵深、可爲當年諸聖徒之冠、及盎門特逃避於外、阿利金繼爲院長、未幾聲聞遠邁於其師、論其心固愛慕聖經、所講之道、亦大概與聖經相合、因其才高意廣、往往想入非非、其著作廣傳、未免玉砆同播、遂起異日聚訟之端矣、按其所講、人未降生於世、其靈魂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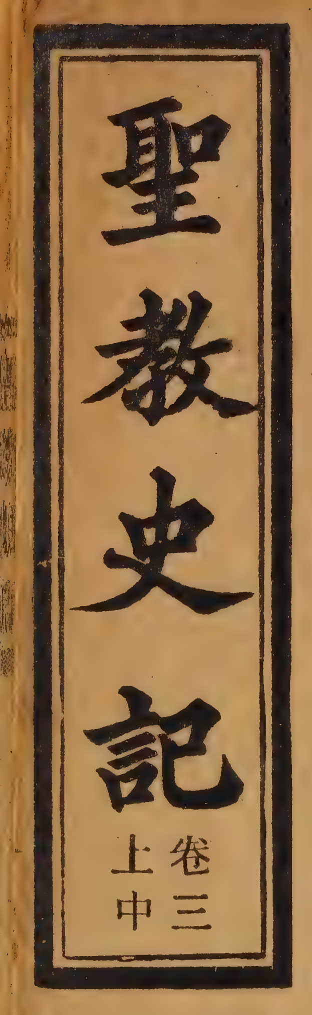
特特利安

西皮安

受造於天、因被試逆主、謫下天堂、遂降生而爲世人也、又講耶穌贖罪之功、不但推及大地之人、並推及諸天之人、其後萬靈諸魔、必將與主復合也、其註釋聖經、輕忽字義、而索隱窮微、故多有謬解之處、吾人雖摘其疵瑕、仍取其文學、更重其謙卑廉潔恒心事主也、○特特利安（見第四章）才辯果敢、熱心宣傳、性剛容肅、少有和藹之風、不以世俗之逸樂爲意、百計以克其身、蓋欲修慝崇德也、或斥外教之謬、或指教中之非、必厲言以懲之、是以多招尤怨、及其年益進、而責過益嚴、遂致流入曼替奴之旁枝、（見第十一章）其著作甚多、勉勵教中人成爲聖潔、以防外教之弊、後其書廣傳、雖未盡合聖經、究與教中人大有裨益也、○西皮安喀穨基之世家子也、（約生於耶穌後二百年）才優學博、曾爲才辯之師、初則自奉豪華、頗染世俗淫靡之習、比及中年、有教中長老西西利烏者、勸其尋求聖道、其後竟得道中確據、乃受洗入教焉、按其所著之書、有云、昔吾瞢然於幽暗之鄉、奔走崎嶇之路、如舟之漂泊於海、無所依歸、嗣以重生之水、滌盡胸中污穢、始覺淸光下臨、充滿五內、自此心志堅定、而閉者開矣、暗者明矣、因其才學出羣、聲名大著、未幾選爲喀穨基主教、其治理教會、大顯明決忠誠、且能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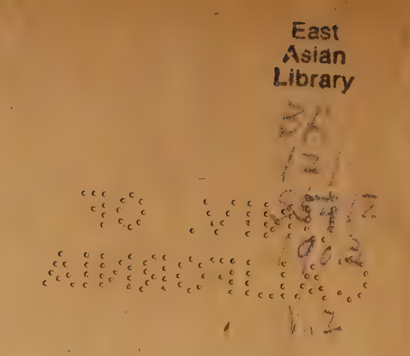




聖教史記

卷三

上中





聖教史紀卷叁上

目錄

聖教史紀卷叁中

目錄



聖教由微而強

堪司炭聽幼年事蹟

克勝西方諸敵

聖教史紀卷之三上

第三世代教政與羅馬國政相融

第一章論聖教勝於羅馬

第一段堪司炭聽事略、自耶穌後三百六年至三百三十七年在位　○前載聖教屢遭迫害、自猶太人起、至羅馬皇帝代歐盔西安止、其末次迫害較前爲尤甚、而聖教仍復振興、可知上主所立之教會、非人力所能滅絕也、自末次迫害而後、聖教之景況大爲變更、離幽僻之鄉、而躋高明之域、若溯其丕變之由、雖非一端、然大有關係者、乃堪司炭聽之護庇扶持也、按堪司炭聽係該撒堪司炭替烏之長子、少壯時曾隨代歐盔西安攻伐伊及、後又隨嘎利利烏攻伐波斯、大著謀勇、嘎利利烏嫉妒之、屢使入於危險、蓋欲置之死地也、然堪司炭聽經此磨礪、愈能動心忍性、沉毅有謀、後設計逃歸其父、未幾其父卒、遺言命堪司炭聽繼其職任、嘎利利烏雖不樂從、因悉堪司炭聽謀勇、恐起兵戈、不得不聽其爲該撒也、有瑪森替烏者、退位之君瑪西米安之子也、在義大利招集軍旅、自稱皇帝、屢敗官軍、其父亦助之、後因父子紛爭、瑪西米安逃往嘎辣依堪

司炭聽、無如心懷不義、謀奪堪司炭聽之位、因所謀敗露、脫身而逃、堪司炭聽追殺之、瑪森替烏聲言欲爲父報仇、往攻嘎辣堪司炭聽、不待其先發、迅速整兵直至義大利之地、三戰皆捷、瑪森替烏軍士潰散、已則逃至太比耳河畔、落水而死、値此變亂之際、嘎利利烏身得異症而卒、自此堪司炭聽治理羅馬西方、來西尼烏治理東

克勝來西尼烏

方、不久興起干戈、堪司炭聽仍獲勝捷、俘來西尼烏而殺之、羅馬全地仍合一統矣、

輔助聖教

按堪司炭聽於年少時、曾親見代歐盌西安嘎利利烏逼迫聖教之事、又見教中人所受之苦難、與其恆心事主、捐軀殉道、遂大相感動、覺國中所敬諸神、皆無益於家邦、惟耶穌教乃能輔世長民也、曾云、吾父敬耶穌教所敬之神、故能無往不利、其敬異邦諸神之皇帝、皆不得安然壽終、吾欲樂吾生命、快我敷施、當法吾父以耶穌教爲依歸、他教自見衰微、耶穌教自然興盛矣、猶西比烏著教會史書、內載堪司炭聽非常之事、有云、堪司炭聽於攻伐瑪森替烏之時、曾祈上主引導扶持、一日當夕陽

十字架顯於空中

在山、忽有十架顯現、炳然於日光之上、並有字蹟云、賴此獲勝、次晚堪司炭聽於夢寐中見耶穌謂之曰、汝軍中大纛、當作十架之式、賴此以克勝瑪森替烏、並一切仇

舊染未除

殘酷不仁

所定有益之律

敵也、堪司炭聽從其言、果獲勝捷、此後凡有軍旅之事、必用此纛、一顯誠敬耶穌之心、一欲賴主獲勝也、論堪司炭聽雖崇奉聖教、然自少年所染異邦之習、有一生未盡除者、故所行多不合乎聖道、按羅馬祭神之禮、選立大祭司一人、總司通國祀典、堪司炭聽自即位後、終身兼攝此職、又以豐盛之禮獻於太陽神阿裒羅之前、凡有措施、每問巫祝以決吉凶、又鑄錢、一面印耶穌之像、一面印阿裒羅之像、觀此數端、可知雖受聖教薰陶、終未能滌盡舊染也、論其體貌、頎長俊美、且喜衣冠禮儀、但性多猜疑、心存報復、與聖經仁恕之道大不相侔、故屢蹈於罪愆也、當克勝來西尼烏之時、曾許其降則不死、來西尼烏遂投戈而降、後仍殺之、並殺其十一歲之幼子、以絕後患、堪司炭聽之子盛司普文雅才智之公子也、其父因疑其有篡奪之心、竟定死罪、殘暴不仁、莫甚於此矣、然其所定之律、所行之政、足證得聖教引導焉、曾定律重科姦淫出妻棄嬰雞姦等罪、並强姦誘姦等罪、雖容國人照舊祀神、倘聞某廟有淫亂不法等事、即將其廟封閉、當代歐盛西安之逼迫、教中之會堂田產多籍沒入官、堪司炭聽降旨、仍令還其原主、凡教會中各等教牧、概免其征徭、勸諭國人釋奴

從良、令通國遵守聖日、捐國帑以建造會堂、供養教牧、又請教中教士以聖道訓誨其子、迨戰克來西尼烏獨掌國權、出示勸導百姓、使入耶穌聖教、因羅馬京都祀國神之風猶熾、乃遷都於拜散替恩城、更其名曰堪司炭、修其城垣敵樓宮室公廨、又修造數處會堂、均極華美、未幾新都之光榮遠邁舊都矣、按堪司炭聽謹守聖日禮儀、有時自作教士、對羣臣講解聖經、以責其貪利忘義之弊、羣臣雖頌其嘉言、而終未改其素行也、論其心固崇信聖教、亦自認爲聖教之人、但於臨終時始領洗禮、蓋以洗禮能洗其已往之罪、是以故爲遲延、不欲早領受也、當領洗之時、脫錦袍而易白衣、至死仍服此衣、其意蓋離去世俗華美耳、按堪司炭聽卒於尼叩米地亞城、其諸臣軍民等殮以金棺、送至堪司炭、葬以耶穌教之禮、厥後東方教會奉之爲聖、尊與使徒同列、西方教會但稱之爲大者、重其保護教會之功而已、

遷移京都

臨終受洗

第二段、堪司炭聽卒後其三子事略 自耶穌後三百三十七年至三百六十一年 ○堪司炭聽於臨終時、命其三子分國而治、長曰第二堪司炭聽、次曰堪司炭替烏、三曰堪司炭司、按此三子雖幼學耶穌之道、然但習其外儀、並未得其蘊蓄、以克其殘暴、堪司炭替烏率兵襲取

三子分國而治

羅馬城、凡宗室世家、殺戮殆盡、蓋以防後日簒奪之患也、後又攻伐波斯、屢爲所敗、安提阿城亦爲波斯所陷、伊時二堪司炭聽與堪司炭司興起兵戈、二堪司炭聽戰死、其地遂爲堪司炭司所并、越十年堪司炭司爲其臣瑪恩西烏所弑、堪司炭替烏遽興問罪之師、瑪恩西烏兵敗而死、於是羅馬通國統歸堪司炭替烏矣、

堪司炭替烏獨攬國權

論其爲人、志懦才疎、胸無定見、惟婦人閹宦與教會主教之言是從、曾降旨禁止國人祀國神之事、

禁祀國神

又降旨云、倘有在羅馬亞力山大雅典三城中敬拜偶像者殺無赦、於時國人歸入聖教者源源不絕、自外體視之、教會可云極盛、然未免眞僞同收、以致教中人之內德頽敗也、多有教中名徒、因堪司炭替烏以國權壓制外教、甚不悅其所爲、以爲非耶穌傳教之本心、

阿他那西烏之言

阿他那西烏曾云、撒但因心中本無眞理、故以利斧刀劍闖入人心、救主則性體溫和、不加勉强、叩心門而言曰、請容吾入、開則入、否則去、蓋宣揚眞理、不藉刀劍牢獄兵權、乃訓導勸勉以默化人心也、人畏皇帝之權、何得爲訓導、人懼違逆之刑、何得爲勸勉、

黑拉利之言

黑拉利曾以直言責堪司炭替烏曰、汝以府庫之金累上主聖所、緣汝之金或取於廟宇、或得籍沒之貲、或以非法所剝之民膏、而冒獻

於主也、前載耶穌之徒、屢遭逼迫、非能殄滅聖教也、正使教中人愈加持守耳、堪司炭替烏逼迫外教、亦未能遽然殄滅、正使之暗中持守、愈加珍重、且愈以恨惡聖教也、

注利安幼年事蹟

第三段注利安（後稱道叛）事略、（自耶穌後三百六十一年至三百六十三年）○注利安堪司炭聽之猶子也、堪司炭聽逝世時、年甫六歲、及堪司炭替烏大殺宗室、因年幼獲免、然終疑忌之、常使人伺察其所爲、並派心腹主教猶西比烏與宦官數人、管理其讀書學道之事、實使槷紲之也、注利安固見聖教中人多徒守外儀、少忠心善行者、中懷殊深痛恨、然其操心危而慮患深、故不敢形諸辭色、其於讀聖經禁食祈禱、並教中一切禮儀、仍謹遵師訓、暗中卻讀后美耳普拉透等書、又暗交外教著名之人、其人見注利安歸心其道、

敬奉邪神

隱冀國教賴以復興、遂將各等學術、殷懃傳教、注利安自年少時、每好憑空結想、所以易受誘惑、或於夢寐、或於異象、或因巫祝之言、皆自謂得國神之顯應、又於深夜恍惚之間、以爲得見猶皮特民耳法阿袞羅赫庫利諸神、許輔助之、按其尤爲崇奉之神、乃太陽阿袞羅也、尊其號曰日君、以爲萬物之光華、生氣保養、皆本於此、當堪

受封爲該撒

注利安爲帝

興復祀國神之規

司炭替烏在世時、注利安匿怨用訣、並隱其崇信國神之心、僞爲耶穌之徒、故堪司炭替烏封之爲該撒、使掌理嘎辣之地、注利安大顯謀勇、戰克遠近苗族、宣猷布政、境內乂安、五年之中聲名大著、堪司炭替烏聞而嫉之、徵其軍兵大半、使赴東方、蓋隱削其權也、注利安本欲遵旨、其部下之人、羣相鼓譟、迫立注利安爲帝、於是注利安率兵而東、欲與堪司炭替烏爭國、堪司炭替烏正値備兵禦敵、忽得暴疾而卒、因而止息干戈、共奉注利安爲帝矣、論其卽位之初、去奢靡、崇節儉、懲酷吏、逐倖臣、然招致巫祝術士邪術之人、而信任之、已則粗衣菲食、寢於地、首之髮指之甲、任其增長、儼若修隱之士焉、因其全族爲堪司炭替烏夷滅、又因年少時受教士壓制、並見教中人徒守虛文、鮮有忠信之徒、故於聖教深惡痛絕之、竭力興復祀國神之舊規、先年祭司受堪司炭替烏之迫、逃匿者仍復召回、使任舊職、並出示勸諭國人仍獻祭於壇廟、凡十字架、或關乎聖教之圖畫字樣、印於錢文、繪於旗幟者、盡行裁撤、以易祀國神之圖畫字樣、每旦暮必獻祭於太陽神前、黃昏時獻祭於月星、至國內諸神、則輪日獻祭、因廟宇繁多、無暇親歷、乃命築壇於宮內、有時自作祭司、手殺犧牲、

規條多仿聖教

惡聖敎而不加逼迫

輕慢聖敎之徒

驗其臟腑、以決吉凶、按注利安固欲興復祀國神之道、然其所定規條、多有仿於聖教者、命祭司作清潔之人、周濟貧寒、善待客旅、服飾儉樸、惟獻祭之禮服務須華美、以稱厥職、又命祭司以所定時日、宣講諸神顯應之事、以爲百姓之警戒勸勉、又捐國帑建造修道院、並女貞院、留養局、育嬰堂、以及客旅安寓之所、又勸捐於諸臣國人、使之共襄善舉、雖注利安竭盡心力、以期興復舊規、然如投藥石於已死之人、接活枝於枯乾之樹、終徒勞無益耳、諸臣雖頌讚其熱心、已覺祭司所講爲虛誕、不與之同心合德也、注利安雖深惡聖教、然定意不加逼迫、因見先年教會屢受迫害、仍必興盛、又因國人歸教者甚衆、恐激生變亂、因見教中之旁枝別派、四處振興、特欲俟其彼此紛爭、互相殘滅、有時僞爲憐憫之辭曰、惜哉、此輩舍尊榮之國神、而拜逝世之人、並死者骸骨也、乃定教中人重稅、凡先帝籍沒之廟宇賜與教會者、命教中人并其增修者、均退還原主、教中有爵祿者、撤其職任、若教中人與外教爭訟、難望官長公平判斷、有時官長驅逐之曰、汝師耶穌曾言有人要汝內衣、並外衣聽其取之、汝何爭訟爲哉、國學中不准耶穌教人爲師、又不准耶穌教人以希利尼書籍訓

陰助聖教之敵

攻擊波斯國

其子弟、嘗云、此輩只宜讀馬太路加等書、不可褻瀆希利尼著書諸賢也、又僞爲重視猶太教而顧恤之、蓋欲使之興復、以作聖教之敵、遂將先帝所定猶太教之重稅、概行蠲免、許其回耶路撒冷重修聖殿、以復先代之榮華、並捐國帑以資助之、又派大臣阿利皮烏照顧其工作、又許其克勝波斯凱旋之時、必親至耶路撒冷以觀工竣獻祭之禮、猶太人一聞此旨、皆歡欣踴躍、自四處奔集聖城、以爲舊約先知之預言、可於此應驗矣、其婦女多有鬻其環佩、購白金打造鍬鏟、兜土之器、亦以錦緞爲之、不料於淸鋤舊址之時、忽有疾雷閃電旋風、地大震動、並有火團自地而起、人皆驚惶、即行中止、無論教中教外、皆以爲上主之顯應、以覆諸利安之謀、可知其阻隔之策、正以成上主庇佑之恩也、論羅馬與波斯國、積有夙怨、注利安欲得亞力山大之威望、統軍往征、波斯王素聞其謀勇、遣使議和、注利安不許、波斯帥知羅馬兵驍勇善戰、乃定策不與對壘、但左右旁擊以逗引之、使入歧途而絕其糧道、俟其饑乏、而以大軍乘之、注利安奮勇而前、麾兵直進、不覺已深入危險之地矣、糧餉不繼、且無汲水之處、軍心惶惶、人無固志、乃命旋師、波斯兵自後掩擊、羅馬兵且戰且退、一

受傷殞命　日偏師接戰、注利安身受重傷、至夜而卒、耶穌之徒聞注利安死、大爲慶幸、蓋恐凱旋而後、必大有迫害也、按注利安旣死、其所欲興復之舊規、仍爲落寞、所重用之巫祝術士邪說之人、亦退位而歸閒散之地矣、

第四段、自周非安至第二非連替尼安事略　自耶穌後三百六十三年至三百九十二年　○注利安旣卒、諸軍

周非安爲帝　舉元帥周非安爲帝、與波斯議和、將先年所侵奪波斯之地、退還數處、立約息兵、仍命軍中設十字架大纛、凡苦待耶穌教之律、盡行删去、及周非安卒、非連替尼安治理羅馬西方、其弟非連司治理東方、按此二帝、雖崇奉聖教、仍許國人循舊規以祀

祀國神之風漸衰　國神、但不許以犧牲爲祭、並禁止種種邪術、厥後羅馬城猶有行邪術者、遂定以焚死之罪、伊時羅馬四境、於祀國神之風、均漸衰敗、惟羅馬京都、多世家大族、仍循其道、然不似先年卑視聖教、存傲睨之心矣、但望皇帝容其遵守舊規、敬拜先人所敬拜者而已、非連替尼安之子革雷西安在位、因米蘭主教安玻斐司之勸、籍沒多處

撤女神壇像　廟產、删棄厚待祭司之律、裁撤佈施諸廟之款、議院公廨中、舊有神壇、上安女神非多利亞之像、羅馬人謂爲司捷之神也、凡議院官初到任者、必行香設祭、立誓於其

替歐豆西烏勇略
教中逼迫外教

前革雷西安命撤其壇像及革雷西安之弟第二非連替尼安在位議院老臣西瑪庫上書勸帝將女神之像復其壇位有云帝當崇奉祀國神之禮更當思念舊都此都得爲諸國之首者非皆諸神之庇護哉安玻婁司謂帝曰若許其所請是以拜邪神爲善於敬主之心有虧也又謂羅馬城先年榮耀非諸神之庇乃上主之恩又以聖教振興國教頽敗爲據曰此足證上主庇佑敬主之人諸神無權以庇其崇奉之人也

第五段自替歐豆西烏以下事略自耶穌後三百九十二年至五百五十年○非連司卒後革雷西安舉統帥替歐豆西烏爲副帝與之分國而治時國內之臣多有覬覦帝位而生禍患者且北狄屢次入寇替歐豆西烏內靖變亂外禦强敵大著才猷勇略定律禁止邪術占卜等事並禁百姓入廟祀神又籍沒多處廟產更有耶穌之徒受修道士聳動將神廟任意平毁亞力山大之主教替阿非路殘暴不仁聳恿教中人與外教人爭鬬將極古且麗之色拉皮廟平毁此後伊及諸廟多有被教中人平毁者在叙利亞國有主教瑪色路親率軍兵舞刀奴等往毁諸廟外教人集衆與戰將瑪色路擒獲以火焚

死、嘎辣省有附近徒耳城之修道院、院長瑪耳聽率教中人平毀多處廟壇神像、按教中人如此逼迫外教、甚不合聖教以德待仇以道感人之意、緣未滌盡舊染、仍存報復之心耳、

深議逼迫之非

忠信明智之徒深以爲憂、力阻其事、盈撒司呑曰、吾人之於邪道、不當以權力强暴毀滅之、但宜以勸勉訓迪愛心拯救之也、奥革司聽曰、吾人之於外教、當勸滅其心中之偶像、俟其崇信眞主、或自毀其壇廟、或請吾人行此善功、此時但當爲伊等祈禱、不宜招其憎惡也、自替歐豆西烏而後、歷傳數代、皆禁阻祀國神之事、

殺女教士

耶穌後四百五十年、亞力山大城之女教士黑帕替阿賢德文學之人也、宜講普拉透之道、被教中人於街市中擒獲、解送會堂、殺而焚之、似此兇暴之事、實與教會大增惡名也、及第二替歐豆西烏治理東方、曾降旨、凡境內廟宇、或焚燬、或改會堂、(時在耶穌後四百二十五年)

廢棄道學院

遮司替尼安爲東帝時、禁百姓入廟祀神、犯者定以死罪、並廢棄雅典城著名之道學院、按此院已相傳九百餘年、爲祀國神之砥柱、今一旦廢棄、幾如拔去根株、枝葉自不久彫落也、此二百年來、北方諸狄屢侵擾羅馬境土、終將西羅馬呑據、按諸狄所至之處、平毀廟宇、存留會堂、嘎特族英勇之王阿拉利克攻克羅馬城

邪道衰而聖教興

阿利烏門漸傳於日耳曼諸族

聽軍士擄掠、却於彼得保羅二處會堂禁止擾害、統論羅馬祀神之道、相沿約千年之久、因内亂外敵、終歸滅沒、聖教仍然振興、雖兇猛之族、亦能浸潤其心、異日諸國興起、教化一新、此時正有以開其端也、論聖教初傳於羅馬、廟宇祭壇充牣通國、國人莫不崇奉國神、鄙聖教爲婦孺奴婢所信、不久必將消滅、不料五百年後、聖教大行、各城皆造巨麗會堂、而諸神壇廟反彫零冷落、無人崇奉矣、然後世之人、雖棄其邪道、而希羅二國騷人道學良史辯士所著之書、尚有流傳不息者、約千餘年、奉教諸國雖不甚崇尚、近五百年來、復能興起、諸國設立書院、不但使人習天文地理格物等學、仍讀二國之書、爲能達其文辭、益人明智也、蓋於二國之道、披沙揀金、亦足以輔翼聖教云爾、

第二章論聖教於數狄族中勝於阿利烏旁門 此門所講之道見本卷第十一章二段

自耶穌後三百五十年以下、約一百五十年之間、阿利烏旁門漸傳於日耳曼多族之中、原其初、肇於嘎特族、厥後傳於凡大勒遂非布根地安如基安赫如利安蘭革巴德諸族之中、視茲景況、似乎日耳曼之諸狄族、皆將歸斯旁門、而以其權勢殆將

賴法蘭克族正教復興

正教滅盡於世、然斯事未成者、因法蘭克强盛之狄族、歸於正教、用其兵權、以攻守旁門之他族、益正教之權勢、拓其境界、增其國勢也、

嘎特人阿非拉司廣傳阿利烏門之道

第一段論居於多瑙河兩岸之嘎特狄族

在耶穌後二百五十年、聖教已傳於嘎特狄族之中、其傳之者、乃由羅馬所擄之俘囚、間有教中人也、自耶穌後三百四十八年、有嘎特人厄非拉司、爲阿利烏門之主教、廣傳斯門之道於此族中、而入教者甚衆、至耶穌後三百五十五年、嘎特之君阿炭阿利克、恐歸斯門之人、心向羅馬、不欽崇本國、於是頓起阻迫、厄非拉司率其門人過半、越多瑙河、入羅馬境、羅馬皇帝堪司炭替烏許其居近黑木山之地、耶穌後三百七十五年、有嘎特族中之一支、因受胡尼猛悍狄族迫脅、棄其故里、逃入羅馬、羅馬皇帝非連司許其若歸阿利烏教、則居於國中、厄非拉司殷勤傳教、且創嘎特文字、又將聖經譯入嘎特之文、傳言云、其未敢譯者、列王記與撒母耳書也、因斯二卷多有戰爭之事、恐啓嘎特人好戰之心也、自嘎特族阿利烏門漸傳於阿司嘎特危司嘎特凡大勒如基安蘭革巴德諸族中、惟相傳之次第、未能考其詳也、

危司嘎特族歸入阿利烏門

其門泯滅

第二段論危司嘎特族在嘎辣與西班牙之地、嘎特族居於西方者名危司嘎特居於東方者名阿司嘎特

考羅馬之皇帝替歐豆西烏崩於耶穌後三百九十五年、臨終時、將其國分於二子、危司嘎特之君阿拉利克、素裕才能、乘機率大軍於希利尼、又在義大利之地任意搔擾、且攻破羅馬城、擄去貴器寶物、後此又有嘎特大軍入於南嘎辣、侵吞其地、遂立危司嘎特國之基、其都城名徒路司、在猶利克爲君時、自耶穌後四百六十六年至四百八十三年國勢興盛、開拓邊境、且侵西班牙之地過半、危司嘎特族人已入阿利烏旁門、猶利克君欲國中之羅馬人咸棄其舊教、而歸阿利烏門、然雖迫脅之、伊等仍持守舊教也、耶穌後五百有七年、法蘭克族之君、克婁危司、在浮革勒戰地大勝危司嘎特兵、奪取嘎辣之地、然斯國據西班牙之地、仍存二百年之久、歷代國君多欲國中守舊教之人、歸入阿利烏門、至耶穌後五百八十五年、興起極重之迫脅、而正教之門人多有爲道殞命者、耶穌後五百八十九年、國君勒克勒德歸入正教、由是正教振興、而阿利烏門泯矣、此後百餘年、斯國尚多外爭內亂、至耶穌後七百十一年、其末君勒德利克在西利司戰地、爲回教之兵所敗、而國亡矣、

第三段論凡大勒族立國於北亞非利加之地、

凡大勒人之性情、殘忍猛悍、較諸狄族爲尤甚、在耶穌後三百餘年、阿利烏旁門之道、自嘎特族已傳於凡大勒族、耶穌後四百有六年、凡大勒阿蘭奈遂非三族人、自北而南、突入嘎辣四處騷擾、越三年、亦入西班牙侵吞其地、至耶穌後四百二十九年、羅馬之方伯班伊法司、治理亞非利加之地、有羅馬之統帥、妒其權勢、遂於皇帝之前以無作有、揑造謠言、誣其悖叛、皇帝疑之、召之入朝、班伊法司聞其事、不敢奉詔、果生悖叛之心、即請凡大勒之君眞色利克、自西班牙入亞非利加、助其與羅馬對壘、於是眞色利克率雄兵五萬、入亞非利加肆行屠戮蹂躪田疇、斯時皇帝深悉班伊法司之被誣、與之復和、班伊法司力請眞色利克退兵、然眞色利克之來、雖以助戰爲名、實寓侵吞之意、遂不從其請、班伊法司計窮無策、與之交戰、大爲所敗、此後百年、凡大勒國在亞非利加興盛、歷代之君極爲殘忍、迫脅斯地正教之人、棄其舊教、而入阿利烏門、而正教之人不肯聽從、遂屢遭迫害、多有教牧發於國外、備受艱苦者、有死於獄中者、更有受諸殘酷之刑、如截手割舌、重傷其身者、因此正教之

阿司嘎特族歸入阿利烏門

蘭革巴德族入阿利烏門

教父第一貴勾利令正教勝於阿利烏門

衰微殆甚也、至耶穌後五百三十三年、羅馬皇帝遮司替尼安派其謀勇之師貝利撒利烏入亞非利加大敗凡大勒之兵、而滅其國、然正教雖脫凡大勒人之殘酷究不能若先年之興盛也、百年後回兵侵吞其地、而正教更衰微矣、

第四段論阿司嘎特族與蘭革巴地族在義大利之地

自耶穌後四百八十九年、阿司嘎特之君替歐豆利克侵吞義大利之地、立斯國之基、此族人已歸阿利烏之旁門、然替歐豆利克容正教之人依其舊規敬拜上主、又尊崇羅馬國之教化、願其原族人、受其感化、替歐豆利克殂、（在耶穌後五百二十六年）東羅馬之將帥那耳西率大軍入義大利、戰滅阿司嘎特國、然歷二十年、蘭革巴地人入義大利、蠶食其地、遞傳其國至二百年之久、此族已入阿利烏門、當初立國於義大利之時、多迫脅正教、然第一貴勾利為教父、極費心思、令正教勝於阿利烏門、而斯門之教牧、多營心於權位、弗勤化導栽培、遂為正教所勝、至耶穌後七百七十四年、蘭革巴地國被法蘭克之君喀利美印戰勝、其國滅矣、

第三章論教內教外所著辯道之書

聖教勝夫國教

指斥聖教之非

注利安所著之書

第一段、外教人以文字排擊聖道〇在此世代內、聖教日盛、國教日衰、奉國教者旨已非似先年之驕慢、但得與聖教並駕齊驅、而願已足矣、雖迫害聖教之時、不許教中人敬拜眞主、而當此之時、卻望許其敬拜國神也、按先年教中首領、凡於望教者、細心體察、必實見其忠誠、乃與施洗、蓋恐欺詐之人濫入教會也、近因聖道昌明、望教者衆、而首領體察之心漸以懈弛、未免眞僞同收、致使流俗之弊端浸淫於淸潔之教會、而外教文學之士、因以得譏談之柄、著作文字以指斥之、並證聖教感人之效、非駕國教而上也、雖教中不少廉潔之士、彼則毫無區別、槪斥爲非、直欲涸冠冕於塗泥、混金珠於沙礫矣、遂指教中人私詐營求剛愎逢迎諸弊、並指敬拜亡骸與所稱諸等聖物者、又謂國家權榮衰敗、變亂迭生、以及地震饑荒瘟疫等災、皆耶穌教之所致、其最爲巧辯者、乃皇帝注利安之書也、耶穌後三百六十三年、注利安駐蹕於安提阿、會集軍旅將伐波斯、乘間著書、辯駁聖道、按其書中大旨、與色勒俗帕排力大槪相同、謂耶穌之道非出於神、乃由乎人、不過擇猶太異邦諸教攢集而成者也、又謂耶穌之徒不啻水蛭、夫水蛭吸人之惡血滿腹、而耶穌教之人吸取各教陋

其書無損於聖教

替米司徒曾之言

道、充滿於中、以惑於世也、又謂耶穌所作奇事、不過醫治跛眇、遠遜異邦名人所作之奇事也、又謂耶穌欲萬國咸歸一教、實爲妄想、斷難成就也、又謂普雷透所講萬物之原、較摩西所講爲有據也、又謂蛇引元祖分別善惡、乃其善功、何以反受咒詛也、又謂來庫古搜倫所革地之智、遠勝於摩西所羅門亞力山大該撒之勇、遠勝於參孫大衛、又以保羅爲罪魁、隨時易言、毫無確論、又謂聖經束縛人心、使人拘拘然無異奴僕、若希利尼諸書、乃能開拓心胸、使人誠爲智勇也、又稱耶穌之徒爲無知强梗、又指敬拜亡骸、與木作十架之非、按注利安所論、於聖教毫無所損、而反有益、蓋吾人考核其書、亦可證教會之由、聖道之眞焉、其言耶穌生於奧古士都之世、聖教初傳於革老丟之世、又言四福音與使徒行傳、爲使徒所作、又言耶穌所行之奇事、並言三百年來、教會彌滿通國、此足徵聖教非憑空而起、新約非無名氏所撰矣、注利安卒後、國教文學之士、乃絕勦滅聖教之望、但望聽其隨意拜神而已、或云至神將虔誠之心降衷於民、蓋聽其自盡儀文、隨意敬拜耳、替米司徒曾云、諸教之爭强角勝、正所以勉人事主也、在上主之意、固欲萬國之人分門別戶、踴躍爭先、譬如

阿他那西烏之書

路然、或平坦、或崎嶇、雖各有遵循、而終歸一處、倘盡塞諸途、惟留一徑、不將阻斯人勇往之心乎、在萬物之主、亦願天下萬國、各隨禮貌以自盡其崇奉之心、又何必以斷難成就者、徒勞想望耶、按其所論、正以顯國教之衰微、亦以顯當年迫害聖教之非也、

第二段、教中人以文字捍衛聖道、○按聖教既勝越國教、故教中之文人學士、少辯論外教之非、多闡發聖教之理、統論所著諸書、其要者乃阿他那西烏之書也、(約在耶穌後三百二十年) 按其書中大旨、指明聖教原於上主、爲斯人必需之道、又本約翰福音稱耶穌爲道、謂耶穌得上主之形狀、人當得耶穌之形狀、天堂安樂之福、皆緣與耶穌以心相通而得也、夫人之陷溺罪惡者、乃由私意私愛、逆主背律、以致遠離眞主、跪拜邪神、並種種不法之事、論其結局則爲死、幸耶穌於晦盲否塞之秋、賜以條律、並先知之書、以備斯人得救之階、後又親身降臨、勝越罪惡死亡、使斯人得復上主之形狀、以人心接於主心、而得永生之望也、至其所行奇事、足徵有掌理萬物之權能、引人不敬受造之物、專拜造物之主、蓋耶穌之道、能變易人心、離棄邪神邪術問鬼諸弊、

奧革司聽之書

撒非阿奴之書

能除滅情慾、能調馴兇悍苗人、能易人畏死之心、而爲樂於徇道之心、能捐人世俗之好、而爲企望永生之好、固遠勝諸外教之晦而不明、雜而不純、爲斯人所宜服從遵守者也、又有奧革司聽所著之書、尤關緊要、其書自耶穌後四百十三年、至四百二十六年、始克著成、按其書中大意、以天國與世上諸國比較、論諸國如何建立、如何振興、終則如何衰滅、天國則上主所立、漸爲振興、而永不衰滅也、又論羅馬國權榮凌替、乃邪道充塞人心頹壞之故、惟天國則有磐石之安、愈遭橫逆、愈爲堅固、能使人於罪惡之世易爲新人、終引至永享安息之區、諸聖徒愛主頌主永無窮盡也、耶穌後四百五十年、有嘎辣長老撒非阿奴者著書、責當時教會之非、明論耶穌之徒離棄聖經所立之標準、又指外教酗酒淫亂放蕩搶掠兇殺等罪、謂教中人亦有犯之者、其受刑較外教人當尤重也、夫撒克森人之兇很、法蘭克人之狡猾、嘎辣人之殘忍、阿拉奈人之酗酒、胡尼人之淫蕩、其罪皆出於無知、耶穌之徒明知上主之條例、若故犯之、不宜受更重之刑乎、按其所論、似覺激烈、然考核當年書籍、教會頹敗之況確有可徵、而忠信廉潔之徒、亦多有深以爲憂者、欲極力以挽回阻隔也、

第四章論聖教與國政相合有損有益

聖教由微而興

第一叚、教會之景況大爲變更○在昔三百年內、聖教初傳、不但受迫於諸教、亦且有礙於國律、緣諸教彌滿通國、凡政治人情、無不被其流毒、耶穌之徒欲正人心而挽敗俗、未免與時政相齟齬、故有權位者、咸以勢壓制之、然教會之人數愈衆、權榮愈增、而所講之善道、愈以見革倣律之功、易頽風之效、按先年耶穌之徒、但求不受迫害、拜主傳道得自便足矣、今權位之人不但庇護之、且願聖教與國政融和、如當年國教者、皇帝發巨帑建築會堂、供養教牧、並以國權壓制外教、聖道如是振興、固

聖教外强內弱

與國政大有裨益也、然於教中人心、卻大有可慮矣、譬如滄浪之水、淸潔可觀、雖旁流別派引入其中、久之自同其淸、若以洪濁之波、突然湧入、不將同其濁乎、蓋當年之政事人心、仍多舊染、岌岌乎充牣於教會之中、自外視之、固爲振興、自內論之、殊覺凌替也、多有徒事儀文、未革積習、卽各等教牧亦多貪權固位之私、幾忘牧養栽培之責矣、粤自聖教成爲國教、則教會之權、遂與國權混而難分、數百年來互相爭論、故當年教牧、每盡心於權勢、而教養之事、未免多所貽誤也、

免教牧之徭役

捐產入會堂

教會豐厚

第二段、教會得國家厚待〇昔國教祭司、國家概免其徭役、及聖教成爲國教、亦免教牧之徭役、按堪司炭聽所定之律、不以教牧充兵作工、不征會堂之稅、後因不忠之徒濫充教牧、以罔其利、堪司炭聽復定條例、不准增多教牧之數、亦不准富厚之人充其任、曰、富厚者擔當世務、貧寒者乃可受教會奉養也、第二非連替尼安第一替歐豆西烏曾許富厚者爲教牧、須先將其財產贈於他人、在堪司炭聽之世、多有將己產捐入會堂、其後捐者愈衆、堪司炭聽將代歐盈西安逼迫時、所籍沒之會堂公產仍復退還、有人於臨終時、情願捐產入會者、亦許收納、按堪司炭聽並以下諸帝、常籍沒外教廟產歸入教會、當時之人多有聽從教牧之言、將所有財產於臨終時全行捐入、甚有不恤其妻子凍餒者、不久國中田產、約十分之一爲教會公產矣、如羅馬安提阿亞力山大諸教會、率皆豐厚異常、約計安提阿之進欵足養窮嫠三千、童貞一千、病苦行旅諸人、按此公產皆歸主教管理、或爲己之薪俸、或爲長老會吏薪俸、或教會中各等公項、大抵皆爲宣教周濟之用也、奈諸主教每奢華靡費、自奉儼若公侯、以致懷私挾詐之流、覬覦其位、亦有公正主教務爲節儉、淡薄自安、蓋

主教判斷之權

教牧攝理牢獄

會堂爲逋逃之藪

欲挽其積弊也、

第三段、諸教牧權勢增加○按聖教之禮、看歌林多前書六章一至六節 教中人若有爭訟、宜在教會中判斷、在堪司炭聽之先、凡主教判定之事、若再控之於官、官吏不以爲憑、至堪司炭聽而後、凡經主教判定者、他人不可移易、亦不可轉控於官、其後教牧等雖犯重大案由、亦歸主教治理矣、夫主教之權既如此增重、苟能忠信爲心、清廉自勵、何難阻遏教中人之邪慝、使之親愛和睦乎、無如多生驕慢、且縈情世故、而有負教養也、

按先年祭司於國家刑獄之事、得參議於有位者之前、求其寬恕、今教牧亦然、遮司替尼安在位時、命諸教牧攝理牢獄、每於拜二拜五日入獄察看、又按此世代中、羅馬國內叛外侵、頻生禍患、刑政未免嚴苛、諸教牧勸免阻止、良善多賴以保全也、又

按先年神廟例爲逋逃之藪、今聖教之會堂亦循此例、第二提漚兜夕悟定律、倘人空身逃入、敢有傷害者擬死、於是爲奴者、負債者、婦女迫於強暴者、得有逃避之所、由是觀之、耶穌之徒雖未能盡革斯人之惡行、然能阻遏其強暴、使懦弱苦難者得其庇佑也、

聖日安息

敬中之忠恕慈愛

堪司炭聽所定善例

第四段國律擬聖日爲安息之日○按堪司炭聽於安息日禁止官吏辦公、並官私一切工作、惟農圃之事不禁、又命各營將士、敬拜上主、祈謝其賞賜庇護之恩、厥後諸帝、又有於安息日禁止取稅收債、論聖日大旨、乃使人於數日之內、守此安息、親近上主、思維聖道耳、奈通國之人、大半以此日爲閒暇之日、而般樂怠敖、逸豫是圖、烏可哉、

第五段聖道變革國律○按先年羅馬人多存自尊之心、以羅馬原籍人爲貴、其於行旅奴僕、恆輕視而虐待之、耶穌之徒明講天下之人、無論尊卑貴賤、上主原一視同仁、蓋皆賴上主而生、信靠耶穌者同蒙拯救也、每勸臨民者、以忠恕慈愛爲心、昔耶穌在世、常扶持卑下者、使躋於高明、故耶穌之徒、於貧苦患難者多所顧恤、遂有以感動有位者之心、凡苛虐之律、漸爲改革矣、堪司炭聽受聖道之感、所定善律甚多、除釘十架之刑、禁舞刀殘殺、並棄嬰等惡習、又告誡國人、釋奴從良、注利安雖怨惡聖教、然所定任恤之律、實得自聖教中也、第二替歐豆西烏命刑名家彙纂諸帝之律、按其律有合乎聖教者、亦有染乎外教者、可知此代之國政民風、乃革舊更新

婦女景況異前

奴婢景況異前

奥革司聽之言

之關鍵也、此後百餘年、遮司替尼安在位、命刑名家退玻尼亞奴數人、選赫地安以下所定之律、輯爲成書、奉爲成律、按此律尊聖教爲上主所立、世上君王不得裁抑之、可徵國律默受聖道感化、厥後泰西諸國振興、雖間有損益、終奉爲模範也、

第六段、婦女景況異前○按先年婦女幾等奴婢、自國政陶鎔於聖教、乃漸異於前、定律禁人無故出妻、又本舊約聖經、不許親族爲婚、禁人納妾、許婦女蓄產、禁爲父母者殘傷子女、並鬻爲奴婢、棄擲荒野、然此律雖定、而鬻女棄女二事、終未斷絕也、

第七段、奴婢景況異前○在奉聖教諸帝之世、猶有使奴惡習、遮司替尼安所定新律、亦存使奴之條、論奴婢生育子女、仍爲奴婢、更有俘於戰陣、擄於異邦者、亦迫令爲奴、故使奴之風相沿不絕、雖耶穌之徒、亦間有染此惡習者、然教中才德之士、皆斥爲不合於道、多方裁抑之、盈撒司呑勸教中爲家主者、於足供使令之外、盡遣釋之、所留者、仍當教之以文字、又勸爲奴者、盡忠心以事家主、奥革司聽謂使奴爲惡習、然出於罪惡之世、不能遽然禁止、但勸教中爲奴者、當以艱苦爲上主之懲、而忍受之、以冀得入天堂、則無主奴之別矣、按聖教所講、以人在主前、皆爲同儕、故勸爲

家主者善待其奴、當知至上猶有眞主、將必於吾人所行者查勘之也、於是朝漸夕摩、國人受其感動、多自釋其奴、所未釋者亦不似先年虐待矣、

舞刀奴之風漸息

第八段、舞刀奴之風漸息○按羅馬人好觀舞刀奴相鬭、或人與獸鬭、多有設立鬭場、使之互相殘傷、以爲快心之事、雖奉聖教之諸帝、皆未能禁阻此風、耶穌之徒每斥其非、奈人偏於所好、幾等莫挽之狂瀾、在后耨利烏之世、有修道士特勒瑪庫者、前往羅馬、將說皇帝禁阻其事、適有開鬭場者、隨衆而入、見舞刀奴彼此酣鬭、即跳入場中、極力分解、觀者以爲擾其樂事、羣相聳動、扯裂其身而死、后耨利烏聞之、即降旨禁止、此風因之稍息、然亦未嘗斷絕也、

羅馬之淫風

第九段、國政教政相合之弊○前卷略載羅馬國淫亂流行、此風代代相沿、遂爲滅亡之漸、當羅馬中葉、習尚浮夸、富貴者尤好表揚其豪侈、入則白玉爲堂、浴池亦砌以美石、出則僕從塞路、高軒必飾以精金、妻子皆衣服麗都、珠玉爲佩、至於宴飲觀劇、種種淫樂、則有不可勝數者焉、聖教初傳、凡教中首領、莫不深遏此風、不使流入教會、迨後聖道振興、其移風易俗者固多、而同流合汚者亦復不少、蓋教會當卑微

教風漸衰

之際、入教者大抵忠信之徒、少存私念、及成爲國教、人以入教爲隨時之事、故欺詐便辟之輩、濫入教會者、日見增多、而外教之敗俗頹風、遂滋長於教會中矣、按聖教眞光、於此漸爲晦暗、幸有忠信之徒、以善言相勸、善行作則、極力挽回補救之、更多有男女門徒、遁跡修道院、以爲絕人逃世之計、蓋欲離棄世俗浮華、自修善德也、論

諸皇帝之奢華

羅馬諸帝、自堪司炭聽之後、除注利安外、皆名爲耶穌之徒、然無一人實得聖道之感者、其奢華糜費、較先年諸帝爲尤甚、或謂堪司炭聽之時、爲之薙髮者千人、司庖者千人、至婦寺之流則多於夏蟲、不可屈指計矣、論諸帝之遊幸、從官乘馬、飾金射目、羽林執金矛盾、上飾珠寶、所乘之輦駕靑騾、玉嵌金鑲、光華奪目、供奔走聽使令者、衣美麗之衣、夾輦而馳、皇帝則身服紫袍、臂纏金釧、冠冕鑲寶石、五色燦爛、其養尊處優、大都如此、其意蓋欲自炫權榮使人敬畏也、於是諂佞之流、承歡希旨、以遂其求榮固寵之私、誰肯進節用之言、上返樸之論哉、按此諸帝皆發國帑襄助教會、所以諸教牧明知其非、多不肯犯顏直諫、亦隨衆諛媚之、某主教進頌於堪司炭聽曰、上主遣君總理天下、將來天國之中、必與上主之子分位而治也、堪司炭聽曾設

華筵招諸主教宴會、有某主教曰、此筵乃耶穌降臨、立尊榮天國之豫象也、

國家與教會分權

第十段、國家與教會分權○先數百年內、聖教與國政毫無連屬、故歷代皇帝有盡力迫害者、亦有不加置議者、近代諸帝咸崇奉庇養之、故教會增權、遂生爭論、皇帝曰、某權本在國家、教牧不可干預也、教牧曰、某權宜歸教會、皇帝不得承攬也、此後彼此辯爭、數百年不息焉、論先年國教、必尊皇帝爲教首、總理教政、迨聖教成爲國教、奉教諸帝欲循舊例、謂己之權位、乃上主所賜、無論國政教政、皆宜歸其統理也、

諸帝欲獨攬教權

堪司炭聽於宴集之時、謂諸主教曰、吾奉耶穌之名爲帝、乃上主所立之主教也、教中之外政自吾主之、至於內政則公等主之耳、蓋欲於主教之廢立、議會之聚散、皆由其操縱也、厥後諸帝把持尤甚、雖辯道之事、每任私意興廢之、教中首領固有逢迎意旨、以邀求恩澤者、亦多有心存於上主、不阿附取榮者、以爲教會乃上主所立、非皇帝所立、己之職任、得於上主、非得於皇帝、終則受上主之判、非受皇帝之判也、或謂主教受上主之委任、治理天國、其位不更貴於皇帝乎、教中人尊從主教、不啻子之於父、所以主教之權勢日增、甚至有面刺皇帝者、自羅馬分爲東西、東方教政

漸歸皇帝、故諂佞之臣得厠教牧之位、以致頽風敗俗充濫教會之中、至終則徒守虛文、眞道已消滅畧盡矣、西方教政漸歸教牧、雖有皇帝把持、亦足阻遏之、迨北狄吞噬西羅馬之地、聖教遂傳於北狄、然教牧之權愈重、而其志愈驕、甚至忘其教養之責、但自恃威權、必强人以就我、所以弊竇叢生、漸入歧途矣、

第十一段、以國權逼迫旁門○聖教旣爲國教、凡不合乎聖道者、未免有以國權相迫之事、溯自教會微弱之時、教中人有所講偏邪所行不善者、首領設法懲治之、至重則逐於教外而已、茲不但有所懲治、又以國權刑罰之、或沒其產、或囚於獄、或放之遠方、或定以死罪、堪司炭聽嘗降旨許國人隨意拜神、按此旨固合乎天理人情、然其心非以此爲長守之善道、乃以此爲一時之權變、蓋以聖教昌明、他教必將消敗、故不欲以力迫害之、但以理移易之耳、及阿利悟門興起、講耶穌乃上主之先知、非與上主同體、堪司炭聽招集大會於尼西亞城、阿他那西烏首論阿利悟之道爲邪、衆附和之、堪司炭聽遂降旨禁其宣講、焚其書籍、放阿利烏於國外、未幾堪司炭聽因勸諫遂易初衷、赦其回國、却放阿他那西烏於國外、及堪司炭替烏即位、悅服

奧革司聽所論

阿利烏所講因而逼迫正教、甚有沒其財產放於國外者、（見本卷第一章二段）至替歐豆西烏爲帝、始禁阿利烏之道、並降旨命國人遵守尼西亞會所著之信經、後又會同革雷西安非連替尼安二帝降旨曉諭國人、使謹守聖徒彼得在羅馬所宣之道、此道本歷代聖徒秉誠實以相傳、所講上主維一、一主體中則有父子聖靈之別、同其尊榮、信此者爲眞門徒、不信者則爲叛道、必以嚴刑懲治之、馬西木在位時、有西班牙主教皮西利安者、與同志六人、所講與瑪尼教相類、後爲人所控、馬西木即斬皮西利安等於市、盃撒司呑勸勉教中人、當矜憐旁門異教、若阻其宣講、沒其財產、亦已足矣、不宜恃國權殺害之也、奧革司聽曰、吾儕使人歸主、與其以刑罰脅之、不若以訓誨導之、然亦不可因訓誨爲善、遂廢刑罰、蓋天下有如頑梗之奴者、非笞撻之不可也、按奧革司聽雖如此議論、其生平爲人、却以慈愛爲本、嘗云、天下能服人心者、眞理而已矣、能使眞理服人者、愛而已矣、在後世代誤會其笞撻之言、每於旁門異教、迫害殘虐之、凡教中首領莫不以此爲良法、夫豈奧革司聽之本心哉、試思人之行爲、自有上主鑒察、吾儕必欲强脅之、豈非得罪上主所賜人之良心乎、至路特更正之時、

人始恍然此天然之理也、

第五章論避世修道之風

異教開修隱之源

第一段、異教開修隱之源、〇避世修道之事、非始於聖教也、異教已先有之、蓋欲遠離罪惡之世、預防誘惑之端、得以體道養心、成其善德也、按印度古傳、以淸潔寂滅之道教人、故印度人多遁跡於深林古洞之中、寡言不娶、寢於地、更有身卧釘牀、項對鐵鎖、或屹然而木立、或匍匐而蛇行、甚至自埋於土中、惟留呼吸之隙、掛身於鈎上、一任皮膚之傷、其他苦身之法、則有不可勝述者、即佛教僧人、亦皆不茹葷、不娶妻、參禪入定、燃燈燃香等類、大抵欲自苦其身、以冀成爲善果也、在耨司瑪尼猶太諸教、亦多有此、本教之人、固皆仰望而稱譽之、嗚呼、逆天理、廢人倫、且啓自善之心、而入無用之地矣、

聖教中修隱之由

第二段、聖教中修隱之由、〇耶穌立天國於世、蓋欲其門徒輕視人世安樂、而以事主合主爲安樂也、自耶穌後二百年間、因外教人視教會如異邦、迫害而鄙棄之、以致彼此之情誼不通、且聖教灌於內、威權迫於外、竟與人世安樂之境、劃然兩途矣、

修隱之風始於伊及

修道院之風漸起

故當時門徒得保其淸潔之心、殷勤以事主、厥後教中人數增衆、外多粉飾、內少誠實、自聖教成爲國教、入教者多存圖利之心、所以驕奢淫佚之風、流傳於教會、多有忠信之徒、見聖道之榮光漸晦、乃定絶人逃世之謀、遁跡於山林曠野之間、以冀潛心聖道、自修善德、以心契主也、復思教會受迫之時、凡以身殉道者、教中人咸企慕之、今則聖道昌隆、斷無爲主捐軀之事、所以好名之士、甘棄生人之樂、自苦身心、亦不啻爲主捐軀、因以顯愛主之心、以博教中人之譽、論聖教中之修隱、其風始於伊及、緣伊及天氣溫和、所產之食物甚夥、且多有山野石洞、正修隱士棲止之所也、阿利金爲伊及著名聖徒、其人雖未遯世、却惡衣疏食、不娶、多苦其身以養其心、亦修隱之先導也、按首先避世之人、大概以以利亞與施洗約翰爲法、然其所行則有甚焉者、衣皮衣、疏食、飲水、或有訪之者、講道祝福之外無他言、此後更有數人、或數十人偕隱者、共推一人爲首、同心拜主、考核聖經、暇則耕田作苦、以爲養身之資、又有女門徒結伴偕隱者、而修道院之風於此漸啓矣、其後或數處偕隱之人、共推一人爲首、擬定規條、公同遵守、以貧乏不娶、敬長自誓、蓋以防貪慾與自用之心也、按修

修隱之弊竇

隱之流本欲遠離塵世、自勵清廉、其心固未爲不善、然矯枉過中、未免生弊竇焉、夫財產者、上主所賜也、若恐其滋累、宜正用之、而有益於世、不可棄擲之、而防損於己也、抑夫婦者、人之大倫也、必欲廢之、則人之類滅矣、宜以清潔遏情私、不可以孤高棄倫理也、且人欲防其自用之心、但宜獻身於主、而聽其命、不可自黜靈明、徒聽人之命也、第恐失其所宗、不將同入歧途乎、當時教中人、大概以修隱爲善道、一若至高之德、唯斯人得之、其他碌碌之徒、但守聖教大端、仍不免於俗務、得爲中人而已、

門徒區分上下

是聖教門徒區分上下矣、豈非使人安於小就、且於聖經令人同爲聖潔之道、不大相謬刺乎、試觀耶穌在世、雖德行全備、尚優游於罪人之中、乘機拯救之、亦未嘗命其門徒、謝絕人世、却使之傳道於萬方、蓋欲以清潔之心、勝越世間罪惡耳、吾人於修隱之弊、固不可不顯爲指摘、若揆諸當年之時勢、亦未嘗不曲諒其心、且其人多有克己自卑、愛主愛人者、更不可因其所短、盡沒其所長也、

修隱所結之果

第三段、修隱所結之果○按修隱之事、非本乎耶穌之訓、乃起於門徒之心、固欲崇德修慝而誤用其術者也、吾人觀其所結之果、其善者知爲聖教之澆灌、不善者知

其出於人意、非聖教之旨也、試即他教之修隱者驗之、可知此風本不能益人之德、實有損於人之德也、若聖教中之修隱、蓋欲遠避塵寰、以免教內教外之誘惑、又欲警戒世人、痛改前非、獻身心於主而敬事之、以此為當盡之分、天然之樂也、在世俗之恒情、富貴每輕貧賤、若修隱之流、自公侯以至僕隸、一體視之、無尊卑之別、正以證天下之人、皆為同儕、蓋人之尊貴不在乎外觀而在內德也、且使人知謙卑為美德、不可高自位置、欲人羨慕、宜存愛人之心、多方安慰愁苦、拯濟困乏也、

遠行傳道

多有遠行宣道者、至西北二方傳教於諸狄、以化其強悍、並以羅馬文字訓其子弟、更教以墾田耕種之法、皆於後人大有裨益也、且多有閒暇、考核聖經、思維主道、並設立書院、培育人材、其後著名教牧、多有出乎其中者、更有所著之書、或發明聖道、或示人周行、其書多流傳於世、不無可採、然此皆可取之處、而猶有可摘之端、

置身局外之弊

當聖教振興、外教之弊端、漸流傳於教會、使忠信廉潔之徒、同心協力、共挽頹風、未始不可補救也、乃竟高舉遠颺、一若置身於局外、以致善者無助、其勢遂孤、不善者得權、其事愈壞也、且使教中以修己為善道、漸忽耶穌救贖之功矣、厥後凡著名隱士、教中人多有

敬拜者、是拜聖徒之風愈熾也、隱士每談奇跡異能、教中人多有敬信者、是僞造之奇異愈盛也、在隱士之意、以爲必如此修隱、乃能臻於至善、而教中諸人、亦謂隱士之德、敻高莫及、若吾輩者、但冀天堂中得一末位足矣、豈非使人自阻功修、安於小就乎、且男女隱士、皆不娶不嫁、更有夫棄其妻、父母棄其子、兄弟姊妹自相離棄、視如陌路者、是於人倫之道大有妨害也、在修隱之人、出於誠意者固多、然亦有希圖安逸、躲避患難、純盜虛名者、雖遯世藏身、要皆出於私意矣、按隱士多設法以苦其身、以期崇德而修隱、有瑪喀入者、七日一餐、以杖拄立而眠、伊西豆耳每食不飽、嘗涕泣言曰、吾將食天使之食、今猶不免食禽獸之食也、瑪喀入之子第二瑪喀入臥於溪草之間、虻喙蜂螫、體無完膚、見者不識也、聞其聲而始知之、更有與野獸羣處共食者、久之其形狀亦如野獸、按隱士如此苦身、至終有成爲愚戇者、變爲瘋癲者、亦有自盡者、更有棄其信道之心任意放縱者、亦足徵此風之不善矣、

修隱有害人倫

修隱瑪喀入

第四段著名隱士事略○聖教中首先修隱者、曰保羅、上伊及之提比城人也、當地西烏逼迫之時、(在耶穌後二百五十年)保羅年甫二十有二、逃往人跡罕到之處、匿身地穴之中、

保羅首先修隱

按教會傳言保羅隱於地穴者九十餘年、日有烏鴉銜食遺之、如主之養育以利亞者、又有隱士安透尼受主默引、往訪保羅於地穴、呼之良久、乃許其入、於是接吻行禮、坐而閑談、問世間尚有偶像乎、當代之皇帝何人乎、正談間、烏鴉銜餅而至、其大倍於平日、二人將分食之、互相推讓、莫肯先擘、乃各執一端而曳之、任其自斷、各食其手中者、食畢、飲水謝主、如是數日而別、後安透尼又訪保羅、見其合掌長跪、若仰天祈禱之狀、近視之則已死矣、適有二獅至於洞外、以爪掘地、有如壙然、安透尼即在此地葬保羅而去、○安透尼亦上伊及人也、約生於耶穌後二百五十年、其父母皆信道之人、自安透尼爲孩提時、即訓之以聖道、至十八歲、父母相繼而歿、惟餘一妹、一日在會堂聞教牧講馬太十九章二十一節云、耶穌言汝欲爲完人、須盡鬻其所有以濟貧、必有財寶在天、且來從我、於是安透尼將田產分給鄉鄰、以器用財物周濟貧苦、所餘者、僅足養育其妹而已、後又聞教牧講馬太六章三十四節云、毋爲明日慮、明日之事、明日慮之、一日受一日之勞足矣、於是安透尼盡散所餘財產、送其妹於女貞院、已則遯跡曠野、誠心祈禱、思維聖道、克己修身、遊行四方、訪修隱之

士、見有黽勉者、警醒者、謙卑者、慈憫者、無不擇善而從、後欲成其至高之德、乃遠避人寰、棲身古洞、又徙居紅海敗屋之下、編筐以養身、惟食餅棗、飲水、衣敝裘繫帶、如是者多年、

所遇之試探

自謂惡魔、或幻爲契友美女厲鬼、多方誘之、伊則心賴上主、終不受其蠱惑、魔鬼又遣獅熊豺狼蛇蠍等類、以驚恐之、伊則賴主與敵、或有光自天而下、即將諸物驚退、嘗云、魔鬼所畏者、謙卑禁食祈禱之人也、當瑪西麥奴逼迫之時、亞力山大之教會受禍尤重、（在耶穌後三百十一年）安透尼特往此城、冀得爲道捐軀之榮、乃周歷牢獄以固門徒之心、有出斬者、則送至市曹以安慰之、因其名望甚重、終無人捉獲之也、耶穌後三百五十一年、阿利烏門興起、教中人大相爭辯、安透尼欲衞眞道而阻異端、

往亞力山大宣言

又往亞力山大城宣言曰、教中人有謂耶穌不與上主同體者、即與外教人無異矣、若伊等講解、較蛇口之毒不更甚乎、教中人聞安透尼之論、得以反正者甚多、外教人因而歸教者亦不少也、其聲名播於四方、或欲聆其訓誨、或求醫其病症、訪之者踵相接也、堪司炭聽寄以信函、尊爲父師、求其祝福、安透尼初則辭却、或謂之曰、堪司炭聽乃拜耶穌之君、不可却也、安透尼於是倩人代寫回音云、爾爲有福、因爾

黑拉利安修隱者

柱上聖徒西面

敬拜耶穌也、不可恃有國權妄自尊大、宜思將來之審判、應知耶穌獨爲眞實永生之君、更宜行公義慈憐之事、並顧恤貧寒也、壽百五歲而卒、遺言不許薰沐其尸、葬於幽僻之處、蓋恐後人知而敬拜也、後百餘年、有人得骸骨一具、謂爲安透尼之骸骨、受主默示而得、載至亞力山大城、又移至堪司炭城、越數百年、又移至法蘭西、傳言病者捫之、無不立愈也、按安透尼在世之時、遐邇之人、莫不奉之爲聖、慕其風而修隱者、不可勝述、所以沙漠山洞古澗之中、皆有修隱之士、或獨居、或耦居、或羣居、無不自苦身心、以期天國中得至高之位也、○黑拉利安者、幼年時、肄業於亞力山大書院、曾與安透尼同居兩月、聆其訓誨、迨父母歿、即分財產與諸昆弟、已則遁跡於猶太加撒曠野、編筐以養身、必待日沒而食、以致形容骨立、終日歌詩祈禱、誦讀聖經而已、所居石洞、其小如巢、不能起立、因其聲名洋溢、尋訪而來者、源源不絕、黑拉利安厭其煩擾、屢次遷移、終則卒於居比路海島、年八十矣、○西面者、叙利亞與基利家交鄙之人也、約生於耶穌後四百九十年、人稱爲柱上聖徒、十三歲時、在會堂聞人讀登山寶訓、遂受感動、定志修隱、初則隱居於山谷、以鐵鎖繫其脛、每禮拜

怕抽米烏修隱者

諸處立修道院

一餐、至教中人記念耶穌禁食之期、則四十日不食、後自造一柱、棲於其上、初高六尺、繼則增修至十二尺、又增修至二十二尺、至終百姓代修三十六尺之柱使居之、計西面棲於柱上者三十有六年、按柱頂方三尺、四面有欄、夜則伏欄而寢、每七日門徒送食者、梯以進之、西面身服敝裘、項帶鐵鎖、以爲受此寒暑風雨之苦、始能滅罪崇德也、聲名廣傳通國、求教求醫者、不遠千里而來、即皇帝亦寄書求其祝福焉、至六十九歲、卒於柱上、門徒載其尸至安提阿教會厚葬之、以榮其名、厥後數百年內、往往有效其所爲、修隱柱上者、○怕抽米烏者、初爲軍士、年滿遣歸之後、入於聖教、從學於隱士怕利曼數年、按傳言怕抽米烏於異象中、得見天使命立修隱會於上伊及尼羅河之島嶼、怕抽米烏遂招集隱士數人、定立規條、誦經思道祈禱之外、則耕田造船織布以養生、所餘資財、即以周濟貧寒、留養病苦、凡在會者以修養之淺深定品類之高下、每三人一室、食則同堂、彼此無言、以帕障面、未幾人數漸多、怕抽米烏在世時、衆已數千、卒後百餘年、衆至五萬矣、此修道院之濫觴也、後此風傳至多國、伊法蓮立院於米所波大米、猶司他替烏立院於阿米尼亞、巴色勒立院於

修隱之風傳至羅馬

奧革司聽之講論

潘士論巴色勒所立規條、不但使院中人盡事主之分、更使習各等學術、其後日新月盛、遂爲人文之藪矣、計其院中隱士、約有八萬、○按諸處隱士、各立門戶、其所講之道、大約與聖教相符、然亦有背乎聖經、逆乎天理者、猶司他替烏門所講、人若婚嫁、必不得救、在米所波大米與叙利亞境內、有行乞之修隱士、所講人之初生、卽有惡魔藏於心中、欲驅除之、無他術也、祈禱而已、惡魔去而聖靈入、無須受教讀書、自能明其所當爲之事、教會中指爲異端、以國刑迫逐之、此風乃漸息焉、○阿謀尼烏伊司豆耳皆著名之修隱士也、耶穌後三百四十年、阿他那西烏携往羅馬、羅馬教會中聆其言論、察其行爲、甚欣慕焉、阿他那西烏又將安透尼生平事跡、紀錄成書、羅馬人見之、愈爲感動、多有往於伊及或猶太定志修隱者、亦有遯跡於城中廢寺者、亦有立院於城外者、未幾此風傳遍於義大利全地、地中海諸島、更有教中童女、立誓不嫁、歸入女貞院者、此風亦廣傳諸處焉、喀頮基主教奧革司聽雖明講人之得救、在乎主之恩德、不在己之善功、却隨從當年之風、不娶妻、爲貧乏、其屬下諸教牧、皆奉爲表率而效法之、以爲免世俗之擾、庶專心敬主宣道也、然斥行乞之修隱

修隱者瑪耳聽

修隱者耶柔米

耶柔米夢中被責

士爲非、勸勉教中人殷勤工作、以養室家、故其教會中鮮有修隱之士、間或有之、大抵皆從良之奴耳、瑪耳聽者、慈憐謙讓之人也、從軍三年、傳言云、瑪耳聽曾遇赤身乞丐、即分其衣以與之、隱居於義大利、後於法蘭西創立修道院、雖教會中立伊爲主教、終未變其修隱之風也、按瑪耳聽雖無文學、其傳道也、却有熱心辯才、故能引多人歸教、其聲名洋溢、教會中並傳其有奇事之能也、有時馬西木皇帝設筵相招、皇后親爲調羹、且於筵前奉事之、如馬太奉事耶穌者、及其死也、男女隱士教會諸人來會葬者、千里雲集、厥後教中人尊其墓爲聖、往而敬拜者代不乏人也〇耶柔米者、當年著名之隱士、亦著名之學士也、約在耶穌後三百四十二年、生於大馬太之北鄙、其父富家翁也、彼從學於羅馬名師、學業日有增益、每於聖日入隧道中、見所葬爲道捐軀之聖徒、遂流連欣慕之、受洗後、即定志備歷艱辛、專心事主、先至安提阿、聽聖徒阿裒利那耳司講解聖經、又遊歷四方、與著名隱士相交接、後隱居於敘利亞曠野、在伊固遠避塵緣、而淫邪之念、時猶萌動於心、伊則讀書禁食祈禱以遏之、曾患重病、魂夢中自謂已死、見耶穌、謂之曰、汝爲吾之徒乎、對曰、然、耶穌曰、此

耶柔米在羅馬

虛語也、汝非吾徒、乃西西柔（羅馬著名文學之人）之徒耳、汝財之所在、卽汝心之所在也、言已、以鞭責之、旣寤、鞭痕宛然、尙有微痛、乃立誓不讀外教之書、但專心於聖道、將著名隱士數人、按其生平行事、輯爲成書、亦招隱之意也、曾寄書友人、勸其歸隱、有云、雖父母禁阻勿聽也、此蓋誤會耶穌之言、人若不棄父母從我、不足爲吾徒也、又云、人愛主之心、與畏地獄之心、易以間其骨肉、聖經固教人以孝、然愛父母甚於愛耶穌者、必喪其靈也、卽其言以窺其意、一似非修隱之人、不足爲忠信之徒也、按耶柔米雖身居曠野、遠避人寰、却關心於辯道之事、故著作書籍、崇正道而黜異端焉、後安提阿主教裒利奴立之爲長老、却不經理教事、聞堪司炭主教貴勾利之名、往聽其宣講、耶穌後三百八十二年、回至羅馬、襄助主教大瑪俗司其筆札、遂乘機勸人歸隱、更勸富貴人歸隱、並勸捐其居舍爲隱士之居、多有大家婦女深受感動、捐資修隱者、又以時聚集聽其講論、因諸女徒與耶柔米時相往來、教會中遂起流言以汚蔑之、耶柔米厲言辯論、並責諸教牧無非愚魯情私驕侈之輩、因其言甚激切、以致人人懷忿、事多掣肘、及大瑪俗卒、遂偕隱士數人、並女徒裒拉裒拉之女猶司透其

隱身於伯利恆

女修隱㝠拉

恩悻悻然而去、初至猶太、遍歷聖地、繼往伊及、訪著名之隱士、又至亞力山大聽地地木講道、終則隱居於伯利恆、耶柔米獨處陋室之中、㝠拉以疏食淡水粗衣供給之、盡多年之心力、以原文聖經譯爲羅馬文字、旣成此書、足顯其殷勤、更著其學問、於是流傳至今、天主教中猶重視斯書也、論其爲人、才高學博、其於宣傳聖道、擯斥異端、大有熱心辯才、然性情乖張、剛愎自用、出言辯論、其利如刀、是以多招尤怨、後代之人、慕其才德、若忘其僻戾者、錄其瑜豈遂掩其瑕乎、壽約八十而卒、後人移骸於羅馬、教會中皆奉以爲聖也、○耶柔米之著名女徒㝠拉、大家婦女也、其夫卒、遺子女五人、因受耶柔米之訓、棄家修隱、禁食祈禱、考核聖經、以聽耶柔米講解、又周濟貧寒、顧恤病苦、每爲罪泣涕、及耶柔米離去羅馬、將往猶太、㝠拉棄其少子幼女、惟携長女猶司透其恩以從之、雖子女哭泣挽留、亦不顧也、及至聖城、見耶穌之十架、即跪拜之、又至聖墓、見天使所移之石、即以吻接之、入墓捫壙中石壁、口親而舌餂之、又至伯利恆、見耶穌降生之馬廐馬槽、乃悲喜交集、流連不忍去焉、計㝠拉去耶穌之世、約四百年、諸物未必果眞、而敬愛欽慕若是、其流弊尙有底止哉、㝠拉以

修隱者貝尼地替

所餘資財、設立修道院、請耶柔米治理之、立女貞院三、已治理之、與其女猶司透其恩疏食粗衣、居於伯利恒二十餘載、因時常哭泣、幾喪其明、警醒少眠、禁食自苦、以致形容枯槁、嘗云、先年違逆主命、豔妝濃裹、今當使吾面目黧黑也、先年跪拜假神、今當使吾身體勞瘁也、先年貪求逸樂、今當時時哀泣也、及其死也、資財已盡、教會殯葬之、有遠近主教男女修隱、並教中諸人、聚集七日、以治其喪、固亦大有光耀矣、

○貝尼地替者、恩比阿之世家子也、（約生於耶穌後四百八十年）彼時諸國戰爭、世風頹敗、聖道之眞光似將熄矣、貝尼地替讀書於羅馬、年十四、棄其褻暱之友、棲身幽壑之中、有鄰近之隱士、以繩繫餅、縋而食之、如是三年、自謂常有惡魔誘其犯罪、已則誠心祈禱、自苦其身、乃不受其誘惑、有時慾念倏生、則赤身宛轉於荊棘之中、厥後某院隱士、咸慕其德、舉爲院長、因欲更正院中之弊、諸隱士遂易愛慕而爲憎惡、至欲毒害之、傳言云、院中人埋毒於飯而進、貝尼地替以手畫飯、作十架之狀、其碗立爲粉碎、卽離其院、仍獨居於幽壑、聲名愈重、教中人訪而問道者不絕、乃遞立修道院十二、各立院長、已則周歷總理之、後有妒嫉其名者、設法毒害之、貝尼地替偕親近門徒數

人、離棄其地、將立修道院於他方、行至喀西耨山、居於阿亰婁之廟、是處百姓仍拜此神、貝尼地替熱心宣傳、引之歸主、於是毀其壇廟偶像、立修道院於此山、貝尼地替宣揚主道、講解聖經、並醫病濟貧、耕田工作、計其居於此院者、十有四年、時嘎特君長透替拉已攻克羅馬、聞其名往謁而跪拜之、求祝福焉、此後義大利西西利嘎辣西班牙英吉利、皆創立修道院、多以喀西耨為法、耶穌後五百八十三年、喀西耨之修道院為蘭巴地軍所毀、七百三十一年重修、八百五十七年為回教軍兵所毀、九百五十年復重修、按此院雖屢遭兵燹、而君公侯伯以及富貴之家、皆樂於捐助、故數百年來、十分豐盛、院長治理院事、兼理城邑村鄉四百餘處、其權位不亞於子男也、貝尼地替所擬院中規條、特節錄之、諸隱士共舉院長一人、而聽其命、院長自選副院長一人以襄理之、遇有細事、院長與院中尊長議之、若大事、則與闔院人共議之、其所定規條、後代院長不可稍加損益、凡入院修隱者、須受訓一年、然後院長於聚會時、勘其心志、若果堅定、須對衆立誓、一終身修隱、二改其素行、作貧乏廉潔之人、三順從院長之命、其飲食日用之規、不令人減食自苦、得以保養其身、以事主

修道院之益

誦經並諸工作也、所食蔬食菜羹、少飲酒、疾病懦弱者、微有肉食、每禮拜禁食二次、至冬令、日惟一餐、每日之課、以七點鐘歌詩祈禱、思道誦經、以六點鐘爲教讀工作等事、○耶穌後五百三十八年、有喀西歐豆入者尊爵也、致仕後年七十、立修道院於下義大利、招集修隱之人、教以聖經並先代聖徒之事、著書勸勉、於是他處之修道院、漸倣此規、少年子弟入院讀書者甚衆、此後數百年來、北狄滋擾、諸國紛爭、人心皇皇、無暇爲學、而斯文未墜於地者、賴修道院有以綿其緒耳、且希羅古籍、院中皆寶存之、故後人得以觀覽也、自貝尼地替創立修道院以來、著名之人多出其中、或有著書者、或有文學者、或爲主教教長教父者、更有往西北二方傳教於諸狄者、而諸狄即漸革强暴之風、遵律以成國、然其所以化之者、究屬雜而不醇、蓋其所講、非修隱無以成至高之德、以致教中人自阻進修、守外儀而莫滌舊染、總之修隱之士、固欲崇德修慝、然所論所行、終不能闡揚聖道、洽浹人心也、

禁阻修隱之士

第五段、禁阻修隱之事、○教中諸人、固多以修隱爲善、尊重扶持者、亦有斥以爲非、多方禁阻者、當時之君相大人、以國家當擾攘之秋、正行政用人之際、而國家數十

周非尼安之論

萬衆謝絶人寰、其於國家之興廢存亡、置身於局外、遂不悅其所爲、設法阻拒之、更有教中文學之士、以爲此風非耶穌使徒之訓、且有妨於門徒之德、亦設法阻拒之、有周非尼安者、亦隱士也、因聞耶柔米所講修隱之善、以爲言之太過、著書辯論之、並以循天理盡人倫之道、勸勉耶柔米之女徒、當時從其言出院婚嫁者甚衆、按其所講、婦人從夫、生育子女、若能保守聖道、其德不遜於貞女嫠婦也、又引聖經爲據云、元祖未逆命之先、上主已定夫婦之道矣、耶穌亦許婚姻爲人之大倫、先知使徒亦有成立家室者、又云、人於飲食若感謝而食之、又何遜於禁食乎、耶穌在世、每赴人之筵席、保羅曰、凡物在潔淨人視之、未有不潔淨者也、按隱士所講、人之德行不同、惟修隱之德能超越凡衆、周非尼安謂人但分善惡、若專賴救主、即無軒輊之分焉、然其所論、亦未免矯枉過中矣、耶柔米以厲言辯論之、謂周非尼安之徒、爲犬盧鷹鷲之屬、但以飲食宴樂爲事、即以外貌而論、伊等則鮮衣美食、求益於己、吾儕則疏食粗衣、專心事主也、按周非尼安與其門徒數人、雖力阻修隱、終屬寡不勝衆、於耶穌後三百九十年、羅馬主教賽利西烏逐周非尼安於教外、發遣遠方、周非尼安

逃往米蘭、又被主教安玻羅司逐於境外、後遂飄流而卒、其門徒亦漸次泯沒矣、有黑樂非地烏者、著書論不娶不嫁之非、當時教會中以不娶不嫁爲善、每講馬利亞生耶穌之後、並未生子、黑樂非地烏引聖經稱耶穌爲長子、且屢言其兄弟、可徵馬利亞生耶穌後更生數子也、按教會中各執一論、意見不合、然以聖經考之、大概馬利亞必更生子、奈當年教會以此論爲謬、若有如此講解、必逐於教外、西班牙長老非基蘭督烏著書論修隱之非、並論教中種種弊端、更論拜聖骸之謬、以爲與拜邪神無異、因教會中稱聖骸大有奇能、乃指爲無稽之談、不過以左道惑衆耳、又謂人之捐貲以襄助遠方之修道院、不若贍養近處之貧寒也、耶柔米聞此論、大怒曰、彼則自躭逸樂、尚以此論阻教會中廉潔之風耶、論修隱之事、已成莫挽之狂瀾、雖有極力阻止者、不啻以石塡之、亦只暫爲壅塞、而波浪終難遏也、

黑樂非地烏之論

非基蘭督烏之論



第六章　論教牧之權教會之政

立院儲傳教之才

第一段、立書院以儲傳教之才○按當年教會、既得國家襄助、故設立書院、培育人才、以備傳教之用、奈院中條欵、鮮有定章、且此世代中、希羅之古學衰微、而修隱之風、亦易使教中人輕視文學、所以院中學者、少有才能之士、不稱傳教之職也、自聖教成國教而後、歸教者既衆、而教會亦多、凡教中有職任者、不皆練達之才、有營求其位、以遂名利之私者、亦有不勝其任、倖得選舉者、貴勾利那西安森太息曰、人自

濫躋教牧之位

市廛草野、或樵㸐、或隊伍、或梨園、皆得躋教牧之位、試思學醫者須明藥性、而曉病原、習畫者須知畫譜、能配五色、不學之流、忽爲教牧、幾同先代俚言、古有巨人、不煩長養成也、論羅馬東境、有書院數處、專學聖道、然所育人材、不足教會之用、其中最

亞力山大之書院

有名望者、亞力山大之書院也、首先著名之院長、曰裒提奴、約在耶穌後一百八十年　至盈門特阿利金爲院長時、其名尤著、後因教會中辯道紛爭、漸即凌替、阿利金被逐後、立院於該撒利亞、亦甚盛興、及阿利金卒、不久衰落矣、約在耶穌後二百九十年、有長老豆

婁替烏路西安者、立書院於安提阿、後百年中、多出才辯之士、或註釋聖經、闡發聖道也、

伊德撒之書院

又有伊德撒書院、約有百年興盛、米所波大米與波斯之主教教牧、多出其中、論羅馬西方、無此等書院、但於修道院中、設立學塾、以育人才、亦多有爲主教教牧者、因修隱士遠避塵囂、鮮有交往、所以學中子弟、眼界狹隘、氣量不宏、不稱主教教牧之職、

黑衷之書院

奧革司聽立院於黑衷、命院中人習學聖道、而北亞非利加教會之主教教牧、多出其中、厥後多有倣其規模立院諸處者、更有教中著名者數人、初從外教書院講習希羅古籍、其後或入修道院之學塾、或從聖教中之名師、習學聖道、因其學術淹博、聲名大著也、

選立教牧之規

第二段、選立教牧之規○前載諸教牧與衆相殊者、見卷二五章 主教於聚會時、選立長老會吏、祈禱勸勉、按手其頭、意謂奉父子之名、降聖靈於彼也、每聚集拜主之時、教牧特著禮服、以異於衆、後雖平日亦著之、其薙髮之式、亦與衆不同、夫薙髮者先代之所恥也、後有犯罪出教、悔改而求收錄者、教中首領使之薙髮、以明悔罪自新之意、茲則諸教牧亦薙其髮者、特自表其謙抑耳、按選立教牧之規、各教會略有不同、大

選舉主教

概選立長老會吏、權在主教、若舉用主教、則他教會之主教、與本教會之長老會吏酌議而立、若選立教會中有職任者、主教必與會衆酌議、後因主教之權位漸尊、遂操縱自如、不與他人計議矣、然有時會衆不待主教之命、將所悅服之人、自行舉用、亦有時皇帝諷主教長老會吏等、舉其親近之人爲大主教者、安玻婁司奧革司聽教中著名主教也、當舉用時、力辭不受、此後凡被舉之人、必先辭讓、然辭之愈堅、而舉之愈力、因之更起頹風、有人冀得主教之位、暗託其親友爲之吹噓、及舉用之時、已必辭讓再三、而始就其位也、

教牧不娶之風

第三段、教牧不娶之風〇前載修隱之士、爲教中人所推崇、故諸教牧學其模範、莫肯娶妻、亦欲成其聖潔也、保羅達歌林多書、有云、汝既無妻、不可思娶、此於教會艱難之際、從權之言耳、而斯時之教牧、却奉此言爲定理、聖經每以新郎喻耶穌、新婦喻教會、諸教牧自謂牧養之職、乃代耶穌、已爲夫而教會爲妻、固不宜再娶矣、在此風初起之時、多有人以爲不合聖經、且恐人不能自守、爲教會之羞、極力阻之、奈此

主教不娶爲定例

風不脛而行、竟成積重難返之勢矣、在東羅馬教會、以主教不娶爲定制、其被舉爲

西羅馬不娶之定例

主教者、非修道院之隱士、即無妻之長老也、若長老會吏等、雖在不禁之例、仍以不娶爲貴、當時有數次大會、議定人被舉爲長老會吏、無妻者不許娶妻、喪妻者不許續娶、更有人得爲長老會吏之後、即與妻異室、教中人愈尊重之也、當此風興起之初、西羅馬之教牧、娶與不娶、尚從其便、其後亦成例、概不許婚娶矣、耶穌後三百八十五年、西班牙主教黑米利烏、因本會中辯論不娶之事、意見不合、乃寄書於羅馬主教西利西烏、請其裁决、西利西烏覆書曰、人既得爲教牧、仍有妻室、宜黜其位、若喪妻再娶、或娶孀婦者、皆不可立爲教牧也、後有義大利亞非利加西班牙嘎辣數處議會、皆以教牧不娶爲定議、惟比炭哀耳蘭教會、尚從其便、終亦以教牧不娶爲定制矣、按此事本非聖經之訓、亦不合乎天理人情、故爲時無幾、即結不善之果、往往有教牧與教中之處女孀婦爲友、朝夕與居、一若滅其情慾者、然其事則不可問矣、亦有明明敗露、爲教會之羞者、故有數次議會斥責此事、終未能阻遏也、耶穌後三百二十五年尼西阿大會議定教牧除養育至親婦女外、不許與異姓婦女同居、此後之議會皆從此議、奈積弊已深、未能禁阻、迨教會衰微、此風反敗壞教牧之德

行矣、總之教會以不合倫理之事、奉教牧於至高、不知正使之墮於至卑、並使全教會漸入幽暗之鄉、眞光幾於熄矣、

教牧爲師表

第四段、當時教牧之行○且教牧者教會之師表也、故宜有完全之德、而無可指摘之端、所以選立教牧之時、倘其人行有可疑、即不舉用、或已經舉用、而有酗酒爭鬭賭博淫蕩之行、即宜黜退、盃撒司吞曰、宣教者當求主之悅納、不當求人悅納、更當以主之愛爲己之福也、貴勾利那西安森曰、爲教牧者當爲完全之徒、以己爲活祭而獻於主、以身爲主活潑之殿、又當爲神醫、以醫人心疾、使主之形像復於人心、更當通曉奧道、以明訓於人、乃指耶穌爲教牧完全之則、又指保羅之殷勤事主、爲教牧所當法、或陸地、或行舟、或於猶太、或於異邦、或溫飽、或饑寒、或自由、或被囚、無地無時、不殷勤宣教也、又指教長主教等、多有慕權位世俗者、耶柔米亦指當時教牧貪財慕榮之弊、曰、觀其形狀、有若新郎、非教牧所宜有之榜樣也、

盃撒司吞之偏論

盃撒司吞曰、人以巧言掩其不宜宣露之事、未爲不可也、蓋便佞非與人無益、但當用以成善、不可用以成惡也、又指舊約所載諸義人之誑言爲據、蓋因聖經未嘗明斥其罪、誤以爲可

耳、耶柔米與他處著名教牧、多服其論、雖奧革司聽諸人辯其爲非、然教會愈形頹敗、而此論愈爲播揚也、論當年教牧、固多不稱其職、吾人以教會之時勢揆之、亦當曲諒之、不可過於苛責也、粤自堪司炭聽之世、聖教倏興、歸教者既衆、教會亦多、爲教牧者不下千萬數、又安能於倉猝之間、得如許才德之士、咸稱教養之職哉、然著名教牧、亦復不少、其所講之道、所著之書、不但親炙者受其感動、即百世而下、亦莫不聞聲興起也、總之諸教牧、雖不皆完全之士、其才德究勝於教會諸人、能指斥當年之惡俗弊端、諫阻有權位者之虐政、又能以不忍人之心、立不忍人之德、並能傳教諸狄、以化其强梗也、

第五段、長老會吏之職位（參看卷二五章）〇在堪司炭聽之世、主教之權漸重、長老則惟命是從、然教中人猶未忘二職原爲一職也、耶柔米曾云、主教之權位高於長老者、非上主所立、乃教會所立也、在教會紛爭未起之時、長老主教之稱、無分軒輊、長老以年言、主教以位言耳、迨教會中分門結黨、橫議叢生、教中人共舉長老一人、專稱主教以尊崇之、蓋欲以權位壓服紛爭之事也、按大教會中主教爲首、長老不過輔助之

以治會事、若無主教之小教會、則長老主之、或施洗聖餐以及教中諸事、皆以之爲首耳、

會吏之職

論會吏職位、與先年大畧相同、在小教會中、大半傚使徒在耶路撒冷所立、不過七人、若大教會則有多至數十者焉、後教會中更起新規、於諸會吏中選舉一人爲首、稱曰大會吏、爲主教之佐、若主教死、大會吏每有襲其位者、論女會吏、非已故教牧之妻、即主教被出之妻也、其職則周濟貧寒、顧恤病苦、以爲行此善功、一則引外教人歸主、一則輔教中人之德也、有著名女會吏歐林皮阿者、富家女也、姿容秀美、幼得聖經之訓、受其感動、年十七于歸、未二年其夫卒、皇帝替歐豆西烏、欲與其嬖倖之人爲婦、迫令再醮、歐林皮那誓死不從、其爲人也、勤儉愛人、散財濟衆、而聲名大著焉、在西羅馬教牧不娶之風起、女會吏之職遂漸裁撤、蓋因教牧欲防情私、不欲與婦女共事、則無此職任矣、

主教之職位

第六段、主教之職位○前載主教之職漸次尊重、以至教會之權、統歸其手、教中人尊爲宣教定律之宗師、耶穌之輔弼、代耶穌治理教事、聖靈藉主教而始降、考先年選立主教、教中人得參其議、至此世代、皆由鄰近主教、不與教中人計議選立、且隨

意舉用長老會吏等職、主教之權日愈增重、西羅馬之主教、則謂長老等行施洗敷油之禮、非主教之祈禱祝福、此油不足爲聖也、人受長老等之洗、非主教按手堅固之、猶不得爲教中人也、自聖教成爲國教、主教之位不啻封疆大員、謁見者必跪行親手之禮、又以佩帶之物、顯揚其位、而表異於人、

主教佩帶之物

一戒指、蓋羅馬婚娶者、新郎以戒指一枚親戴於新婦之手、以取團圞不絕之意、主教以此爲佩、表己與教會爲夫婦也、一枴杖、蓋牧羊者必攜牧杖、主教攜此、以表教會爲羊羣、己爲牧人也、一綴布於兩肩、初用麻布、後西羅馬改用羔羊毛織成者、上以紅絲或靑絲刺十字架四、以表覔世間迷失之羊、歸善牧之耶穌也、按主教中固有勤儉度日、以己之進欵、周濟貧寒、克盡教養之責者、亦有因主教之職位甚尊、權榮甚重、設法營求之、既得所欲、遂高自位置、炫燿其尊榮、若此者乃以富貴爲心、尙能盡其教養之責哉、

主教分四等

第七段、主教之職漸分四等○按主教之職、旣高於長老矣、後又有上下之分焉、下焉者管理鄉黨之教會、其上管理城邑之教會、又上管理大城之教會、最上者管理數省教會、權重位尊、稱曰教長、一溯其分職之由、其故有二焉、一因聖教初傳、先前

教政倣於國政

教長有五

薨於通都大邑、若耶路撒冷安提阿歌多林羅馬者、後乃傳於四處、他處主教自必以通都大邑之主教爲尊矣、一因耶穌立教會於世、未嘗明定教制、迨聖教振興於羅馬、大半倣羅馬國制爲教會之制、蓋羅馬官吏有臂指之使、而教會主教亦有上下之分矣、論鄉黨主教、管理小教會之事、北亞非利加多有之、其位與城邑主教相侔、南羅馬之鄉黨主教、漸歸城邑主教屬下、其後盡撤其職位、其教會之事、城邑主教派長老會吏管理矣、論城邑主教管理本城邑之教會、並鄰近村鄉之小教會、論大城主教總理通省教會、稱曰大主教、城邑主教由其選立、並能招集議會、凡通省教會中有關係重大之事、莫不由其經理也、於大城主教中、有稱爲教長者五、曰羅馬也、亞力山大也、安提阿也、堪司炭也、耶路撒冷也、羅馬教長治理義大利嘎辣數省之教會、亞力山大教長治理伊及呂畢亞之教會、安提阿教長治理敘利亞腓尼基基利家亞拉伯米所波大米之教會、堪司炭教長治理潘土小亞西亞他雷西之教會、耶路撒冷教長治理猶太全境之教會、按教長之職、總理教中大綱、大主教由其選用、能招集大議會、凡會中議定之條、或皇帝所降之旨、皆由教長頒示於各教

會也、按五教長各治其教會、遇有連屬事件、亦或彼此相商、論其位次、羅馬教長爲首、次亞力山大、次安提阿、次耶路撒冷、及堪司炭教會興盛之時、則以堪司炭教長爲次、而躋於亞力山大等教長之上矣、

教長之權榮增重

第八段、教長之權榮增重○按堪司炭聽之先、羅馬安提阿亞力山大三主教之權榮、已高越於他處、試論其致此之由、有數端焉、安提阿教會、乃保羅巴拿巴所立、羅馬教會、在五旬節後、不數年而立、及保羅與諸聖徒宣教、愈爲興盛、後人有謂彼得立者、無可考也、亞力山大教會、乃耶穌後數十年而立、按教會傳言、馬可曾傳教於此、由是觀之、此三城者皆聖教之基也、且三城爲羅馬之通都、刑政之所出、或有時爲皇帝之都城、亦或遣大臣爲留守、所以教中人以此三城教長爲尊、亦教政仿國政之意也、耶穌後三百二十五年、尼西阿議會、擬定他處主教、必尊此三教長爲上、著爲定例、三百三十年、堪司炭聽遷都於此散替恩城、改其名曰堪司炭、未幾堪司炭教會大爲興盛、教長之權榮、與羅馬之教長抗衡矣、三百八十一年、有堪司炭之議會、議定仿以羅馬教長爲首、以堪司炭教長於亞力山大教長之上、而次於羅馬

堪司炭之教長

耶路撒冷之教長

羅馬教長、因新立教會之長、與己並肩、甚不樂從、亞力山大教長、亦不欲以次位讓之、然堪司炭教長之權榮愈爲增重、遂爲東方諸教會之首、在堪司炭多有四處主教朝見皇帝、僑寓都城者、每聚會時必堪司炭教長居首位、厥後凡教會之事、奏於皇帝者、帝命堪司炭教長偕同寓京諸主教先裁決之、然後呈進、從此堪司炭教長之權、更增重矣、耶穌後四百五十一年、有喀西但之大會、共議先年議會舉羅馬教長於諸同儕之上、因羅馬爲國之京都也、今以堪司炭爲京都、亦當舉堪司炭教長於諸同儕之上、與羅馬教長無分軒輕也、時羅馬教長之使者在會、力阻其議、奈寡不勝衆、終以前所擬者爲定議焉、後羅馬教長利歐寄書於皇帝皇后與堪司炭教長、深論議會所定之非、並責堪司炭之教長驕傲、竟敢與彼得所立教會之長、同其尊榮、豈非亂上主之教會、失聖徒之模楷乎、並責其自逞好勝之心、安於現在之地位、觀其書辭、可知正利歐之驕傲、知責人而不能反己也、論耶路撒冷之教會、雖有主教、却爲該撒利亞大主教所屬、耶穌後三百二十五年、堪司炭聽之母、赫利那遊歷聖城、欲於聖地拜主、自謂尋得聖墓、令人就其地建造會堂、後堪司炭聽又於諸

聖地建會堂數處、所以四方之人來聖地禮拜者甚衆、教會於以振興、主教之權位亦因之增重、得列教長之中矣、然其屬下教會、但猶太一省耳、

羅馬與堪司炭二教長爭權

第九段羅馬堪司炭二教長爭權○自皇帝替歐豆西烏晏駕、羅馬國遂分東西、其後時合時分、終成二國、因教制仿乎國制、故西方教會漸屬羅馬教長、東方教會漸屬堪司炭教長、前載堪司炭教長已越乎亞力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三教長之上、後東帝遮司替尼安尊堪司炭教長曰總教長、凡他處之教長主教、咸歸其統轄、耶穌後四五百年間、亞力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三教會中因辯道紛爭、漸爲衰敗、境內又遭回軍蹂躪、故三教長之權愈微、而堪司炭教長之權、乘機愈盛矣、論堪司炭教長之增權、因教政與國政相融、多得皇帝之助、若羅馬教長之增權、則有更關緊要之故焉、

羅馬教長增權之由

在羅馬教長、每謂吾教會、乃使徒彼得所立、其尊榮權位、藉聖靈而傳於歷代教長也、復思羅馬教會立於聖道振興之初、雖教會中有辯道之事、歷代教長多能持守中道、未嘗流於一偏、故四處教會有辯論不決者、每託羅馬教長裁決之、且羅馬城、國家舊都也、在全盛之時、榮華權利、萬國咸瞻仰焉、今雖時異勢殊、猶爲

主教不從羅馬教長之權

人心之所繫、故羅馬教長、亦藉此以增其權勢也、按羅馬城去新都甚遠、羅馬教長、雖少得皇帝之扶持、亦無皇帝之掣肘、故得操縱自由、養尊處優焉、然其權榮雖漸次增加、亦多有莫肯服從者、義大利之諸教會、有大主教數人、仍自掌其權、不奉羅馬教長爲首、米蘭教會自謂巴拿巴所立、主教之權榮、當與羅馬教長相埒、阿盈利亞教會、自謂馬可所立、亦不肯甘拜下風、拉分那之主教、有數百年之久不肯服從、耶穌後四百餘年、亞非利加之諸主教有數次議會、深責羅馬教長承攬其教會之事、有長老阿皮阿利烏者、因素行不端、本主教黜其職位、彼乃前往羅馬、求羅馬教長復其原職、教長喜得此機、不問事理如何、即遣使與阿皮阿利烏同回、並下諭亞非利加教會、使仍尊彼爲長老、時耶穌後四百二十四年、適值喀頹基之議會、會中公議此事、議定不尊羅馬教長之諭、並寄書責之、且云、汝不可再干預吾教會事也、未幾亞非利加諸教會遭凡大勒狄族之擾害、勢甚窮迫、乃尊羅馬教長爲首、欲得其庇蔭也、此百年中西班牙諸教會屢遭凡大勒隨非阿拉尼嘎特各狄族擾害、亦尊羅馬教長爲首、在嘎辣之諸教會、羅馬教長亦常干預其事、有阿耳利之大主教

干預喀頹基教會之事

干預嘎辣教會之事

獨攬教父之稱

黑拉利者、其屬下比散堪之主教色利豆尼烏於將爲主教時、特娶嫠婦爲妻、且曾爲判獄之官、定人死罪、按教律、此等人不許爲教牧、黑拉利聞此二事、黜其職任、色利豆尼烏往求羅馬教長利歐、欲得復其舊職、黑拉利聞之、徒步至羅馬城、謂利歐不得干預吾教會之事、利歐諷人囚之、黑拉利乘間逃歸、利歐遂下諭斷絕黑拉利之交往、蓋不以同儕相視也、並云、誰謂彼得非使徒之首、而滅其尊榮乎、不過驕傲爲心、終滅沒於地獄耳、利歐求皇帝第三非連替尼安頒旨於四處主教、使尊羅馬教長爲首、不可違逆其命、於是羅馬教長之權愈大、而其志愈高、自謂總理天下教會、代耶穌以行教政、自耶穌後三百年內漸有稱教牧爲教父者、其後此稱專歸教長、又後羅馬教長獨攬此稱、自詡爲全教會之父也、按羅馬歷代教父皆高自位置、俯視同儕、大概引耶穌對彼得之言、汝爲彼得、吾欲立教會於磐石、見馬太十六章十八節執此以爲據、吾人考使徒行傳、知彼得並未自稱爲使徒之首、且保羅立教會於四處、大結善果、殊非聽彼得之命、即以羅馬教會論之、在開創之初、多得保羅之力、少得彼得之力也、即使如其所論、彼得亦曾於耶路撒冷安替阿宣講、倘二處教長起而爭

利歐聲名大著

論彼得爲聖教之磐石

曰、彼得權榮宜歸於我、何獨歸於羅馬乎、羅馬教長將何辭以對、總之羅馬教長獨得西方教會之權者、非耶穌之令、特時勢使然耳、

第十段教父利歐事畧 自耶穌後四百四十年至四百六十一年 利歐者、約生於耶穌後三百九十年、性敏多謀、遇事果決、謹始愼終、文學並進、可知其幼年時、必能勤學好問也、羅馬教會中選爲會吏、後又舉爲大會吏、凡教會重大之事、多委其辦理、莫不臻於至善、聲名自此大著、時駐守嘎辣之二帥、搆有隙端、將生禍亂、皇帝第三非連替尼安遣利歐往嘎辣和解之、適教父西喀徒卒、諸主教舉利歐繼其位、利歐在嘎辣聞報、即祈禱主曰、主乎、吾聞爾聲喚、甚爲戰兢、受爾差派、甚爲憂恐、以吾之懦弱、何能任此仔肩、以吾之卑微、豈稱居此高位、人生可懼者、孰懼於無德之人、驟躋顯耀乎、孰懼於埋沒罪孽之人、掌理主之聖事乎、主所付重任、更新同吾負荷、而引導之也、按利歐祈禱之辭、似甚謙卑、然自高權位之意、已可概見矣、彼乃恃其敏決、使教父之權榮大增、其後歷代教父、高於他處之教長主教者、實利歐植其基也、其論彼得也、謂爲磐石、主立教會於其上、付以天堂之管鑰、即救主復生、將羊羣託其牧養、是彼得固全教會

利歐以言卻阿替拉

利歐見眞塞利克

之君師、諸使徒之領袖也、吾人考核聖經、彼得未嘗自言爲使徒之首、且在安提阿受保羅規正、雖保羅少於彼得、彼得竟無辭以對、若利歐所論有人違彼得之命、阻彼得之權、乃驕慢爲心、褻瀆上主、直入地獄之路、其言不與聖經大相刺謬乎、按利歐論彼得之尊榮、歷傳於羅馬代代教父、雖其言無稽、因當年國家之勢、教會之機、以致羅馬教父高出於同儕、一似其言大有可憑也、時東方教會、常爲道辯爭、亞非利加教會、頻遭凡大勒狄族擾害、故諸教會中遇有不決之事、每求利歐裁斷、利歐遂居高臨下、恃其聰明才辯、所斷多協機宜、故其權榮愈加增重、耶穌後四百五十二年、胡尼狄王阿替拉率軍入義大利、圍羅馬城、勢已危殆、利歐恃其膽畧、直入其營以言說之、並餽以厚禮、阿替拉撤圍而去、城中於以獲全、按傳言云、利歐說阿替拉之時、彼得保羅顯現於其側、掣刀謂阿替拉曰、汝不速退、將取汝首、阿替拉大懼、始得解圍、然此言無足據矣、越三年、凡大勒狄王眞塞利克自亞非利加率軍渡海、直逼羅馬城、利歐亦至其營、說使退兵、眞塞利克但許以禁止焚殺、仍攻城不已、未幾城破、恣其刼掠者十四日、盡括所有而去、於是羅馬城內、凡官民之財貨蕩然一

義大利王歐豆阿色

狄王替歐豆利克

空矣、耶穌後四百六十一年、利歐卒、因其才能果敢、大增教父之權、所以羅馬教會中、莫不尊重其名也、

第十一段利歐貴勾利之間諸教父事畧、（自耶穌後四百六十一年至五百九十年）○此百三十年中、教父率皆庸流、鮮有才德、且因教中爲道辯爭、國中干戈擾攘、以致教父之權榮漸爲凌替、無一人媲美利歐者、耶穌後四百七十六年、羅馬統帥歐豆阿色日耳曼族人也、廢羅馬末帝而簒其位、自稱義大利王、掌理國權者十有七年、許羅馬教父仍循舊章、自理教事、至二腓力司爲教父時、（自耶穌後四百八十二年至四百九十二年）東西教會、因辯耶穌之性、彼此不同、約三十五年斷絕交往、阿司嘎特狄王替歐豆利克謀勇之士也、耶穌後四百八十九年、率軍入義大利大戰四年、終滅歐豆阿色、獨掌義大利之權三十三年、頗行善政、民困稍甦、四百九十八年、教父阿那司他西烏卒、教會因舉人繼位、遂分二黨、彼此分爭、甚至教牧被戕、修道院被毀、替歐豆利克招集議會、終定西瑪庫爲教父、分爭始息、替歐豆利克並不干預教事、容教父自理之、且曰、人之敬神、當隨其本心、不可以勢迫之、而强其所不欲也、按此論甚合天理、奈後世教父皆忽其言也、替

比利撒利烏攻取義大利

蘭巴地狄族侵據北境

歐豆利克於臨終時、舉聖徒腓力司爲教父、並定立教父之規、須教牧與教中人公同選舉、亦須國君建立、始得繼位、厥後、因無才德之君、國勢衰弱、東帝遮司替尼安遣其臣比利撒利烏乘機攻伐、大敗嘎特之族而取其地、（時在耶穌後五百三十五年）此後數十年義大利爲東羅馬之屬矣、遮司替尼安之后替歐豆拉爲人巧詐、倚勢弄權、廢教父色勒腓利烏而逐於境外、立其倖臣非基利烏、非基利烏欲盡教父之職任、又恐生皇后之猜嫌、故凡事游移、少有成就、後遮司替尼安恐非基利烏專行己志、召至京都、按非基利烏在堪司炭數年、時受皇帝迫脅、一日違其意旨、遮司替尼安大怒、命人直入會堂、於聖壇前以繩繫其項、牽入獄中、非基利烏恐失其位、降心相從、乃赦之出獄、使歸羅馬、行至中途而卒、遮司替尼安舉皮拉基烏繼其位、亦以兵力助之、然西方諸主教多不服從、因阿盛利亞、米蘭二城之大主教抗逆尤甚、派兵往擒之、解至堪司炭、囚之於獄、耶穌後五百六十八年、蘭巴地狄族侵據義大利北境、東羅馬之政令、行於義大利者、漸形微弱、教父始得自由、而權榮稍振、至五百九十年貴勾力爲教父、其權榮才畧、可與利歐侔矣、

議會聚集之故

議會分五等

議會漸次增多

第十二段聖教數次之總議會○以上指明教長與主教如何漸益其權、此段論總議會之權因何越乎主教之上、按總議會之聚集原無定期、其聚集之故、或爲制服旁門、或爲表揚眞道、或爲教中定規條紀律、溯議會之興起、由當年耶路撒冷之議會也、蓋安提阿之教會、有謂異邦人入教、必須受割禮者、有謂不必受割禮者、辯論不決、於是耶路撒冷之聖徒立議會斷定之、教會愈盛、議會愈多、旣可以聯屬人心、復可以防閑邪教、於教會大有裨益也、而議會之名、列爲五等、一、謂之郡議會、主教爲首、與所屬之諸教牧共議一郡教會之事、二、謂之省議會、大主教爲首、與所屬之諸主教共議一省教會之事、三、謂之教長議會、數省聯絡一處、教長爲首、與所屬之諸主教共議數省教會之事、四、謂之國議會、擧教長中之大有權衡者爲首、與一國一方之教長主教共議一國一方教會之事、五、謂之總議會、有時皇帝自居首位、或欽命大臣爲首、與教會之教長主教共議全教會之事、耶穌後二百五十年、小亞西亞之教會定議會之常期、教長主教同商教事、在伊及敘利亞希利尼、北亞非利加、義大利西班牙嘎辣諸國、議會漸次增多、三百二十五年尼西阿之總議會、定各省

議會之常期、每歲聚集二次、商理教事、按總議會聚集之故、因教中人於道理規條議論紛紛、不能合一、皇帝卽召四方之教長主教從而斷之、雖名爲總議會、然所召來之人、從東方而來者居多、聚集之地、非在堪司炭城、卽在臨近城邑、皆用希利尼之言語、其所議多關乎東方教會之事、於西方教會少有干涉、凡聚集之地與聚集之期、皆羅馬皇帝所約定也、且赴會之人、往來之路費、俱由國帑頒賜、堪司炭聽初召總議會於尼西阿城、當聚集之時、自居首位、言明招聚之故、且與衆人共議之、後數次招集議會、非皇帝親臨會所、卽欽命大臣代理、該大臣與諸教長同居首位、統攝會事、議定之後、將所議之條欵章程錄之於册、大臣與主教各具姓名、呈進皇帝、皇帝卽頒行於下、曉諭國人、凡會中所議定者、勅令遵守、犯者懲之、輕則貶其爵秩、重則放於邊疆、後代西方教中之人、論羅馬之教父、獨掌教會之權、本其權位可以招集總議會、議定條欵章程、發爲號令、使萬國遵守、然考當年羅馬之教父並無若是之權也、皇帝雖親臨議會、不能獨斷其機宜、是皇帝不敢以權勢自專、在衆人亦不畏權勢而敢伸其意、諸主教於教會之事、惟遵耶穌之旨爲上、不假皇帝裁成、凡

所議多關乎東方

皇帝頒行條欵

主教獨斷議會之事

陳福音於案上

總議會之權

所議定者、求合乎聖教之道、不徇乎皇帝之偏、自是觀之、可見當年教會之事、由首領主之、不由皇帝管束也、近來西方奉教諸國、漸移在上之權、益於百姓、而食天祿者、多從衆民所舉、夫若是之轉移、莫非耶穌教之感發也○總議會懲治叛道之人、定其刑名、必以人多所擬者爲準、若論道理之是非、必全會之人、同聲相和、始爲定律、有時議論不合、各樹其黨、寡助之黨、每被多助之黨、逐於會外、而多助之黨得專定其所謀、當議會之時、必陳福音書於案上、意謂凡人所議之事、必以耶穌之言爲法也、迨至後世、教風頹敗、每當議會之時、並陳前代總議會之册卷於案、意謂今之所議、須遵前代之規模也、又陳已死聖徒之骸骨於案、意謂觸目警心、令所言所行、不愧於逝世之聖徒也、總議會統理四方之教會、擬定教中應守之道、叛道者應受之刑、與治理教會之規條、拜主之禮文、各處教長主教若有過失、總議會能革其職、亦能逐於教外、總議會擬定之道、不能純是無非、而當時之人、多以爲定不可移、蓋謂耶穌已有應許、常降臨教會之中、使教會永垂不朽、且應許遣聖靈引導教中之人、堪司炭聽會謂尼西阿教會所定之規條、皆爲主之命令、阿他那西烏云、主藉尼

過尊總議會之權

西阿之議會所言定者、永無更改、羅馬教父貴勾利言、首四次總議會所議定者、與四卷福音之書、俱可奉爲依歸、人遂過尊總議會之權勢、於教中人之德、轉有妨害、蓋使徒先知所論之道、皆受上主之默感、固宜尊重、彼未受默感之言、亦同一尊重、豈非謬誤乎、奧革司聽爲先代有德之聖徒、謂聖經所講之道、洵爲吾人之範圍、若總議會所議定者、不可與聖經等類而齊觀、亦可爲吾人入道之階、蓋議會之辯論、雖不能於聖經之外、創立新道、亦能於聖經之道、闡其精微、使人易曉也、按奧革司聽之意、以爲總議會之人、皆有謙卑遜讓之心、所擬定者秉至公耳、然核其實事、有數次之會所議不合、各樹其黨、多有分爭嫉妬之念、而斯人所擬定者、安能至公無私乎、按聖經之言、主固應許引導教中人、皆可得知眞理、然惟誠心祈求之人、得蒙上主之啓發、可辨道中之眞僞、所以總議會擬定之道、或眞或僞、不在乎人之多寡、位之尊卑、惟合於聖經者則奉爲眞、背乎聖經者則斥爲僞也、不然、將失迷眞道、漸受僞道之誘惑矣、

尼西阿之總議會

○當年之總議會、或謂之七次、或謂之八次、作書之人、所論已不相同、首先之總議會、堪司炭聽招集於尼西阿城、時在耶穌後三百二十五年 特爲教中興起左道、蠱

惑人心、招集議會以正之、有亞力山大之長老阿利烏創論耶穌非與上主同體、乃上主所造之尊靈、此言一出、信從者衆、教會遂分兩歧矣、當此議會之時、赴會之主教共三百人、以全教會之主教統計之、僅六分之一耳、西方教會之主教、只七人、而已、可見總會所議者、東方所關係者多、西方所關係者少也、此會議論多日、有以阿利烏所論爲非者、亦有以阿利烏所論爲是者、及斷定之時、究以彼爲非、並書寫信經、論明耶穌與主同體、同尊、同榮、

堪司炭之總議會

耶穌後三百八十一年、替歐豆西烏招集總議會於堪司炭城、仍爲改正阿利烏之左道、赴會之主教、約有百五十人、盡由東方而來、無一西方者、然西方教會之首領、亦奉此會所議定者爲定論、故後世之人稱此會爲總議會、此時猶興左道、不亞於阿利烏之論、謂聖靈與主原非一體、乃上主所造尊榮之靈、與天使相類、此會又斷定其非、謂聖靈卽主、主卽聖靈、聖父、聖子、聖靈、原爲一體也、

以弗所之總議會

耶穌後四百三十一年、東羅馬皇帝、第二替歐豆西烏與西羅馬皇帝第三非連替尼安招集大議會於以弗所城、因訥司透利烏特起旁門、教會分裂、特招集議會以連合之、訥司透利烏乃堪思炭城之教長、論耶穌本有神性、既生於世、又

有人性、二性可以相交、不能融洽爲一、此論與聖教之道不合、按聖教論耶穌之人性神性陶鎔一處、渾合無間、赴會之主教共百六十人、亞力山大之教長西耳利爲首、其人才學聰明、行事果決、但性情躁率、好勝爭強、在會議之時、首議訥司透利烏之非、有以訥司透利烏爲是者、是以所議不合、互相爭論、甚至怒詈相詆、終以訥司透利烏所講爲左道、後代之人、以所議定者爲是、然因當時主教辯論至於詬誶、失其體統、有忝厥位、乃爲教會貽譏也、

喀西但之總議會

耶穌後四百五十一年、羅馬皇帝瑪西安招集議會於喀西但城、赴會之主教、共五百二十人、除羅馬教父所遣之二使外、餘皆東方之人也、堪司炭城之修道院長猶替其復起旁門、與訥司透利烏所講相反、與聖道而亦相悖、謂耶穌只有神性、並無人性、耶穌雖具人體、原有神性充貫其中、人體亦成爲神體矣、與凡人之氣質、不可相提並論、會中議定此論爲非、謂耶穌降生於世、有神性、有人性、二性不變不亂、不分不斷、二性兼全、合成一位救主、

堪司炭二次之總議會

耶穌後五百五十三年、東羅馬皇帝遮司替尼安招集議會於堪司炭城、教長猶替其烏爲首、赴會之主教、百六十五人、只有亞非利加五人而已、餘皆東方之人、此會凡與訥司透

堪司炭三次之總議會

尼西阿二次之總議會

堪司炭四次之總議會

嚴懲旁門忽畧不善

利烏所講相類者、概斥爲非、當時教會中異說蠭起、議會愈斥其非、而左道愈生、若火之燎於原、不能撲滅、撲之愈急、而火益熾矣、耶穌後六百八十年、羅馬皇帝堪司炭聽亰勾那徒招集議會於堪司炭城、自居首位、此會仍以猶替其所論爲左道、謂耶穌有神性、有人性、蓋神性能包容人性、人性受神性之約束也、耶穌後七百八十七年、東羅馬之女皇亰利尼招集議會於尼西阿城、因前數百年間興起弊端、有人繪出耶穌與馬利亞諸聖徒天使之像、供奉跪拜、教中人有以爲是者、有以爲非者、辯論不決、此會斷定可將所繪之像懸於牆壁、向其接吻燃燈焚香、以顯尊崇之意、由是此風益盛、充牣教中、與聖經之道大相乖違、於教中人之德大有妨害、耶穌後八百六十九年、有總議會聚於堪司炭城、仍以拜像之謬道議爲善規、且謂人宜於所繪之像、與福音之聖書、同一尊重之、

第七章　論懲治叛道之人與教中分門別戸之非

第一段、懲治叛道之教規、由漸而寛縱、○自教政與國政相聯屬、於教政大有妨害、先年教中之首領、於叛道之人、只能逐於教外而已、今恃國家之權、能加以苛責、或

盎撒司呑苦口而諍

籍其財產、或囚於監牢、並有流於遠方者、當時教中又興起旁門、淆亂教會、教中之首領、恃國權嚴爲懲治、然教中有所行不合聖道者、反多所忽畧、不切實懲辦、歷代皇帝大臣、名登教會之册、身爲教會之人、然考其言行、與教外人無甚區別、多有貪婪殘忍般樂淫蕩諸弊、且多有庸碌之主教、不誠心保守教會之聖潔、但諂媚有權位之人、以求升其職任、保其祿位、然亦有忠正之主教、果敢有爲、見有權位者言行不合聖道、直陳其過、面斥其非、堪司炭之教長盎撒司呑見皇帝與大臣有淫蕩之行、直言無隱、苦口而諍、因激伊等之怒、撤其職任、逐於遠方、曾謂其屬下之教牧曰、雖有將帥督撫與冠皇帝之冕旒者、欲領受聖餐、先觀其人之言行、有不合宜、亦禁止之、因爾之權位駕乎其上、與之聖餐、恐動上主之震怒、蓋所與非爲養身之食物、乃爲害身之刀劍也、若有猶大之輩、欲領受聖餐、亦宜禁止之、爾宜畏主、不宜畏人、畏人而人反厭惡、畏主而人自敬服也、有主教西尼西烏者、因片他哀利之總督安豆尼庫拒諫自侈、怙過不悛、將彼逐於教外、帖撒羅尼迦城、突生禍亂、皇帝替歐豆西烏聞之大怒、命將帥圍其城邑、殘殺人民七千餘數、玉石俱焚、無遺老幼、主教安

安玻斐司懲治皇帝之罪

爲懲治叛道者與起爭端

玻斐司以替歐豆西烏殘忍不仁、身負罪惡、及其將入會堂領受聖餐、阻之於門、不許其入、替歐豆西烏卽退離會堂、易其服飾冠冕、避位八月、不治國事、以顯懊悔之心、至耶穌聖誕之期、復來會堂、懇求安玻斐司之赦免、安玻斐司令其出示曉諭、應許國人、後此凡有斬决之事、定罪三十日後、方准行刑、其多寬日限者、蓋防己輕躁之念、容人求赦之機也、替歐豆西烏卽依允而行、又俯伏於安玻斐司之前、承認罪過、乃赦免其罪、許其領聖餐焉、

第二段、論豆那徒之旁門、○自曼他奴所論之道、傳至亞非利加、教中人論懲治叛道之人、有欲從輕者、有欲從重者、以此意見不合、彼此相爭、一黨論教會受迫之時、有畏死匿跡、或將聖經獻於官府、任人焚燒、此等人宜逐於教外、卽日後自知追悔、求教會寬恕其罪、亦不可收錄、一黨以爲此論太苛、於聖經寬容憐愛之道大不相符、耶穌後三百十一年、欲從輕之黨、舉西西利安爲喀頹基之主教、欲從重之黨、會合七十主教議定撤西西利安之位、逐於教外、另舉瑪周利奴補授、後繼此位者、則爲豆那徒、論其人大有才辯、行事果决、兩黨之人、於城村教會、竭力盡心、善爲籠絡、

皇帝斷定兩門之是非

豆那西烏乞丐之黨

豆那西烏門之人復歸會堂

欲歸於己、而羽翼日增、嫌隙日甚矣、俟後豆那徒之黨、求堪司炭聽斷定兩黨之是非、堪司炭聽乃飭令羅馬主教米開阿地與嘎蕀主教五人代爲斷定、於是召西西利安與兩黨主教各十人、並在六主教之前、各伸議論、六主教從而斷之、終以喀頳基主教之位、歸於西西利安、而豆那徒之黨、心甚不悅服、故於耶穌後三百十四年、在阿勒司城、又召主教二百人、從新酌議、衆主教仍以先年六主教所斷定者爲是、兩黨之嫌隙結蒂愈固矣、至耶穌後三百十六年、堪司炭聽親鞫此事、頒行旨意、斷定豆那徒之黨爲非、遂將彼黨之主教、流於遠方、會堂之產、籍沒入官、無如彼黨愈受懲創、而愈堅守其道、且多存嫉怨之心、彼黨又有一等乞丐立爲一會、自稱傷感耶穌之戰士、遊行各處、以乞丐爲生、有時燒燬房屋、刦擄財物、殺害商旅、及至被人擒獲、送入官府、彼亦欣然就刑、毫不畏死、並有自焚其身、自投於水、自墜山澗而死者、時勢至此、堪司炭聽命瑪喀利烏爲帥、率領軍旅、將彼黨會堂之門封禁、派人彈壓、擒其首領、或梟首示衆、或發遣邊疆、豆那西烏竟卒於外、後注利安在位、仍許豆那西烏之黨、復歸會堂、祈禱拜主、任其自便、於是彼黨進入會堂、灑掃潔淨、粉飾棟

喀頦基之議會

豆那西烏門之人所論

奧革司聽所論

梁繪以華采、意謂先年西西利安之黨、在此禮拜、汚穢聖潔之地、是以從新整理也、黑裒之主教奧革司聽最有名望之聖徒也、見亞非利加之教會、互相爭論、深以爲憂、於是宣講事主之道、曲爲調停、求其復合也、耶穌後四百十一年、皇帝后耨利烏召兩黨之主教、聚會於喀頦基城、令各白衷懷、釋從前之嫌隙、赴此會者、正教之主教二百八十六人、彼黨之主教二百七十九人、欽差大臣瑪色利奴居於首位、聽其辯論、判其是非、此大臣與奧革司聽素相友善、在所判之事、未免偏袒、當辯論時、豆那徒之黨則曰、耶穌教原爲聖潔之教、入教之人、皆宜爲聖潔之人、若犯教規、不嚴爲懲治、有辱教會、與外教何異、又謂不善之教牧、施行聖禮、乃爲虛文、蓋人不能以己之所無、而轉施於人、若教牧本無盛德、雖以聖禮施行於人、而教友豈能受益乎、人若從不善之教牧、領受其所論之道、不僅不可謂之受道、反謂之作孽矣、奧革司聽辯之曰、教牧雖無道、耶穌原非無道、我所領受者、乃耶穌之道也、不可謂之作孽也、施行聖禮者、惟耶穌也、教牧不過爲寄道之器耳、耶穌爲我之發源、我之根本、我之元首、主之言如種、我賴之而得重生、雖傳教者不知遵守、我必遵守也、我所敬服

豆耶西烏門之教牧被遣

者、非施行洗禮之教牧、乃信服耶穌也、惟耶穌能赦人之罪、能稱人爲義耳、瑪色利奴乃斷定豆那徒之黨所論爲非、皇帝后耨利烏卽行降旨、將彼黨之教牧發遣遠方、會堂籍沒入官、令教中人以金贖罪、此後若再聚集禮拜、一經查出、卽擬死罪、奧革司聽亦以如此重責叛道之人爲善、因誤會耶穌比喻之言、若見人則强之入、坐滿我室、(見路加十四章二十三節)按耶穌所言之意、乃指示門徒、當極力勸勉世人歸入聖教、非指示門徒苛責叛道之人也、蓋刑驅勢迫、只能制人之身、不能服人之心也、耶穌後四百二十八年、凡大勒狄族從西班牙攻入亞非利加、侵佔地土、將兩黨人殺害甚多、二百年後回回教之軍旅、攻入亞非利加、將耶穌教掃滅殆盡矣、

爭教父之職

第三段、羅馬教會分門結黨、○當此世代、羅馬之主教大有權榮、人多覬覦其位、有議院之大臣、謂教父大莫俗曰、人若立我爲羅馬教之主教、我明日亦歸入耶穌教、按舉立羅馬主教、其事重大、不亞於舉立羅馬皇帝也、故每當舉立之時、教牧多意見不合、而教中偏黨之心、遂由此生、耶穌後三百五十五年、堪司炭替烏阿利烏之門人也、將正教之主教來比利烏撤其職位、發往邊疆、舉阿利烏之門人腓力斯居

於其位、來比利烏受迫之時、降心相從、以阿利烏門所論爲是、皇帝即降旨調還復其原任、至來比利烏卒、正教舉大莫仕爲主教、阿利烏之門人、舉烏簪奴爲主教、以致彼此忿怒、爰動戈兵、戰陣死者約百人、至終正教獲勝、乃定大莫仕主教之位、將烏簪奴放至邊疆、夫耶穌教原爲謙遜和平之教、似此樹黨分類、互相戰爭、染世俗之惡風、良可慨矣、

爭安提阿主教之位

第四段、安提阿教會分門結黨、〇耶穌後三百六十一年、米利提烏被舉爲安提阿之主教、彼乃阿利烏門之人、故此門之人舉爲主教、得位之後、歸心正教、以阿利烏門之道爲非、其人謙恭和藹、且有講道之才、所以教中人多欽服愛慕之、然因其歸心正教、阿利烏門變愛爲惡、即撤其任、逐於遠方、另舉猶搜伊烏居其位、正教之人、甚不佩服、不欲尊其爲主教、然正教中亦不和睦、彼此紛爭、此一黨仍以被逐之米利提烏爲主教、彼一黨舉教長裒利奴爲主教、後此羅馬皇帝貴西安仍許米利替烏復還安提阿、米利替烏甚願教會和睦、不欲各成一黨、乃言於裒利奴曰、吾二人同居此位、共理教事、後至一人歿世、生者獨掌主教之權、免使教會相爭、裒利奴極

教中風俗更變

力推辭、不肯與之同居此位、於是有帶兵之武弁、率領軍旅護送米利替烏進安提阿之大會堂、復舉於主教之位、在堪司炭城之大議會、米利替烏爲首、數日後竟卒於堪司炭城、教中人薰沐其屍、不使朽壞、衆人送歸其柩、葬於安提阿、所過之城鄉、多有燃燈頌讚以榮耀其名者、安提阿多有人將米利替烏之相貌、或繪於牆壁、或鐫於戒指、或銘於杯盤、以顯思慕之意、此後數十年兩黨之嫌隙、終不解釋、直至耶穌後四百十三年、有主教亞力山大方令兩黨復合、當復合之日、敬備盛筵、飲食宴樂、以示從此永和睦矣、

第八章　論教會之風禮拜之規

第一段、教會之風更變○教會之景況已漸更變、教中之風俗、亦因之而更變、先代入教之人、大概誠實端正、多出於困窮貧苦之家、其禮拜之處、或在居室、或在隧道、或在郊野、以防阻撓逼迫之事、自聖教成爲國教、歸教者等類不齊、多有人雖入聖教、其言語行爲未改前非、而淸潔之教會、反爲斯人玷辱、教中富貴之家、捐資相助、遂於各城建造會堂、一如先代之廟宇崇高華麗、諸主教之權位、不亞於國之大臣、

守聖日之規

皇帝令國人遵守聖日

教中禮拜之規、漸次黜實崇華、不足感人心志、但求悅人耳目、當此世代拜已殁之聖徒、邪風肆起、多似外教拜神之禮、獻供演戲、設席宴樂、盈撒司呑言在安提阿與堪司炭之教會首領講道、若恃其口才、僅能悅人之耳、俾聽者拍手讚揚、似乎外教觀劇、拍掌稱奇之態、復有多處、在耶穌誕降之期、玩戲歌舞、與守此日之正規大不相合、按禮拜之日、原爲思慕聖道、敬拜上主、今多於此日遊樂閒暇、豈不失禮拜之要義哉、

第二段、守聖日之規○教會以耶穌復生之日爲拜日、乃遵使徒之訓、學使徒之式、與猶太教所守之聖日、相濟而不相悖、猶太以拜七爲聖日、原爲記念上主、造成天地萬物之後、所立之安息日、耶穌教遵守拜一爲聖日、爲憶耶穌受死復活、賜人永生之功、遂以此日爲安息日、於歷代聖徒、大有裨益、蓋此日安然止息、可以默會聖經、思維主道、消除世俗之欲、增益道德之心、堪司炭聽欲舉國之人、皆以拜一爲聖日、令城邑人民於此日毋動作勤勞、官不聽訟、各處軍旅皆列隊舉手祈禱云、獨爾爲主、吾等尊爾爲王、賴爾之護庇、方可獲勝、並能制伏仇敵、又爲已往之恩感謝、將

耶穌復活為聖日之由

來之恩祈求、我等俯伏主之足下、懇求保護皇帝堪司炭聽、與皇帝所愛之諸子永享遐齡、身體安康、富强其國、戰勝仇敵、後代皇帝於聖日外多增遵守之日、令國中人奉以爲聖、禁止一切行樂之事、然國中人少有從其令者、大半仍以此等聖日爲歡樂之日、教中數次議會、擬定條律、於聖日禁止作工、觀劇、婚娶、田獵等事、又不許人禁食、蓋因此日乃耶穌復活之日、人當飲食快樂、心存永生之望、又令人於禱告之時、宜站立不宜屈膝、以表明歡樂之意也、當年教中首領、以耶穌之復活爲聖日之由、少言及第四條誡命、不將猶太教之聖日、與耶穌教之聖日、合而爲一、猶西比烏讚美堪司炭聽之善令、因堪司炭聽曾宣示於衆曰、每逢主日、當聚集一處、以爲禮拜之常期、原爲舒展爾等之身體、又藉主之律法、教誨感發爾等之心思、教父利歐稱頌聖日爲主造成萬物之日、爲耶穌設立贖罪之日、爲耶穌與聖徒復合之日、爲賜下聖靈之日、爲後代教會受大恩之日也、

第三段、教會之節期○耶穌與使徒未定教會之節期、並未命教中人當如何遵守節期、至耶穌後百年間、教中人乃漸立常規、每歲遵守二節、一曰耶穌復生節、一曰

每年遵守二節

五旬節、當復生節之前數日、教中人多有憂慼之形、追念耶穌爲人受苦也、以五旬節爲歡樂之日、記念耶穌於此日賜下聖靈感發人心也、在耶穌後三百年、又增益耶穌聖誕節、以此日爲極快樂之日、有似羅馬國守節之式、飮食宴樂、周濟貧乏、以玩物分賜孩童、當此節之先、教中人謹守四禮拜日、不嫁娶、不作樂、存心養性、以備屆期恭祝、至十二月念五日、設筵宴樂、以慶賀耶穌之聖誕、於念六日記念聖徒司提反、因司提反於此日受害、靈魂升入天堂、於念七日、記念聖徒約翰、於念八日、記念伯利恆無罪之嬰孩、受希律王之殘害、論耶穌復生節、乃最大之節、前四十日、教

耶穌復生節

中禁食祈禱、乃記念耶穌四十日中、在曠野受魔鬼之試探也、且四十日內禁止人民嫁娶宴樂、官吏擬罪行刑、無論居家作客、皆宜安謐其心、苦煉其身、周濟貧乏、廣行善事、四十日之末七日、名爲聖禮拜、人當嚴謹禁食、日日聚集會堂、公同禮拜、此七日之首日、名爲椶樹聖日、乃記念當年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城、衆人折椶枝前後隨從、頌讚其名、尊之爲王也、拜四日、門徒聚集筵宴、彼此濯足、乃記念耶穌臨終之時、所行之謙卑、所立之聖餐也、拜五日、爲耶穌受害之日、禁止喧嘩、撤去會堂美麗

之陳設、遮蔽華彩之圖畫與所供之十架、燈光亦爲熄滅、平日所行之儀文、易爲樸質、首領在會堂、讀聖經所載耶穌受害之事、門徒歌哀苦之詩、拜六日、門徒禁食、乃記念耶穌身體埋葬墳墓、靈魂入於陰間、此夜讀聖經、歌聖詩、祈禱以至平旦、於日將出時、而門徒憂愁之色、變爲歡樂、大聲連呼耶穌復生、即領受聖餐、望教者領洗入教、衆人互相問安、囚犯有被赦免者、奴僕有被釋放者、此後七日肆筵設席、連日宴樂、

五旬節

耶穌復生節後五十日名爲五旬節、此乃記聖靈普降、重生人心、開傳道之大端、自耶穌復生節、至五旬節、門徒以此五十日爲一禮拜、歡喜祈禱、感謝主恩、不禁食、免去憂愁之形狀、門徒守第四十日、爲耶穌復活升天歸還本位之日、又以第五十日爲教會之生日、與人施洗、選立教牧、多在此日、每年遵守此三節、原爲提醒教中人宜記念耶穌降生、受死復活、聖靈感動人心、三者緊要之事、教中人如此遵守、

守諸節之弊竇

雖出於敬主之誠、究未本聖經之訓、不久弊竇叢生、於此三大節之外、又增守日之規、有遵爲馬利亞之日、有遵爲某聖徒之日、幾至終年之久、無日非某聖徒之日矣、此守日之風、正引人閒暇怠惰、遊樂浮華、因終年多守聖日、反疎忽拜日之正禮、由

馬利亞之尊貴

是揑造僞言、謂已歿聖徒俱有神妙、能行諸般奇異之事、教中人遵信不疑、於聖經所載之神蹟奇事、反多忽畧矣、按國中人本以宴樂遊戲一切繁華之事爲樂、身雖入教、仍未改從前之習、卽以拜忠臣與國神之禮、移而敬奉聖徒、此等邪風一興、而主道眞光漸微、教中雖有智慧道德之人、極力救正、而邪風愈傳愈熾、眞光幾乎熄矣、

第四段、門徒妄尊馬利亞○按新約所記馬利亞之事、其人固超乎衆婦女之上、天上大主欲藉人身以降生於世、卽感於馬利亞之懷、誕彌厥月、居然生產耶穌、並能拊育訓誨、此誠獨得之尊貴也、夫馬利亞之爲人、貞靜廉潔、獻身於主、大有信心、可爲衆婦女榜樣、宜敬之而已、且新約聖經多論諸名徒之言行、並未多記馬利亞之事、可知當日敬馬利亞莫過於敬諸名徒也、更無人認馬利亞爲主與人之中保、敬之一如敬主也、聖經並未記馬利亞之生死、凡所記之處、皆爲記耶穌因而及之、當年耶穌與衆人講道、時有人謂之曰、爾之母與爾之弟兄、俟於門外、欲與爾言、耶穌答之曰、誰爲吾之母、誰爲吾之兄弟、凡尊吾天父意旨行者、卽爲吾之母親弟兄姊

妄尊馬利亞

妹也、推此言之意、本乎骨肉之情、不如同心敬主之情親且密矣、約在耶穌後二百年、漸起妄尊馬利亞之風、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謂亞當爲耶穌之預表、於是教中有名之聖徒瑪特耳遮司聽哀利尼悟特特利安等、謂夏娃爲馬利亞之預表、蓋以人身而論、夏娃爲萬人之祖母、以靈魂而論、馬利亞亦爲萬人之祖母、夏娃違背主命、成爲世人罪惡之源、耶穌後二三百年間、多有人僞造福音、內載馬利亞奇異之事、雖言出無稽、教中人多奉以爲眞、聖經旣明載約瑟娶馬利亞爲妻、又明載耶穌亦有弟兄、乃教中人以不娶不嫁爲善德、是以妄稱馬利亞爲終身之童貞女、又論其自有生以來、爲人聖潔無疵、不僅稱爲耶穌之母、並稱爲上主之母、爲之建造崇高會堂、以表尊奉之意、又將欲求上主之事、託馬利亞代爲轉求、以其大有權能於上主之前、求無不允、洵可爲主與人之中保、由是漸將信靠耶穌之心、移而信靠馬利亞、視馬利亞與耶穌之尊榮、似不分軒輊矣、若追察妄拜馬利亞之謬習、實根於外教拜邪神之風、蓋先代希羅二國、有拜女神之規、並有稱爲某神之母者、若拜馬利亞之謬習、豈非外教之惡俗傳染於教會哉、上段所言有記念耶穌之數大節、又

妄拜馬利亞根於外教

尊馬利亞之諸節

漸增記念馬利亞之節、有名爲報告節者、乃記念天使加百列將耶穌降生之事、報告於馬利亞也、有名爲潔淨節者、乃記念耶穌降生後四十日、約瑟與馬利亞抱耶穌進入聖殿、獻於主前、行潔淨之禮也、有名爲升天節者、在聖經原未載馬利亞之死、乃教會中有訛傳云、耶穌與天軍接馬利亞之靈魂、歸入安樂園、次日又有祥雲接馬利亞之身體、亦歸安樂園、與靈魂復合、在後世代又多增敬奉馬利亞之節、禮文又極繁華、漸忘耶穌贖罪之大功、不存懊悔廉潔之心、不念上主不以貌取人之言矣、

上主爲獨尊

第五段、教中人妄尊聖徒與天使○按聖經之言、人當以至誠之禮、敬奉上主、凡有名之聖徒、與尊榮之天使、皆不可以敬主之心敬之也、當年教中人尊先代之先知使徒、爲上主篤賢之僕、有門徒當教會受迫之時、忠心不二、爲主殞命者、教中人同尊敬之、後教中有名之師長、或爲主教、或爲隱士、或爲遠方傳道之教牧、亦同尊敬之、約三百年之久、於尊敬之禮、鮮有越分、只於先知聖徒之死期、在墓前聚會禮拜、述其生前之德、以激動教中人之善念而已、嗣後漸入邪規、各方已歿之聖徒、教中

妄尊聖徒之由

祈禱已歿聖徒之誤

伊法連祈求聖徒

尼撒貴勾利祈求聖徒

人於其墓側建造會堂、以揚其美名、並重其威靈、以爲能護佑一方、恍如外教人重視神祇焉、有將病者送入會堂、使之卧於其中、以爲聖徒有醫人疾病之靈驗、又陳列金銀珍寶於堂中、亦與外教人之供獻邪神無殊、盎撒司呑曰、聖徒之墳墓、較君王之宮殿、粉飾尤覺華美、其往來之人、更衆於登朝之士、教中人敬備盛筵、獻於聖徒、如先代外教人敬備盛筵、獻於國神、聖經教訓吾人、惟當祈禱上主、並未言至祈禱天使與已歿之聖徒、又言耶穌降生於世、乃爲上主之表像、人與主之中保也、至耶穌後三百餘年、教中人妄尊已歿之聖徒、亦可爲主與人之中保、其勢稍亞於耶穌而已、於是祈求聖徒、以爲聖徒大有權衡、能將所祈之事、轉求於主、主必樂於允准、伊法連古利祈禱聖徒云、爾等承繼主業者、爲耶穌之弟兄也、爲我轉求耶穌、使我得靠耶穌、脫離攻擊我之魔鬼、爲我至卑至苦之以法連訴求上主、使我蒙恩、使我至終得救、尼撒之貴勾利祈求聖徒替歐豆耳、託其轉求上主、使國太平、眞道與盛、又求其轉求弟兄彼得保羅約翰、爲其所立之教會祈主、貴勾利亦祈禱聖徒伊法連云、爾嘗立於聖壇之前、與天使同事至聖之主、記念吾等、轉求上主、赦免吾等

貴勾利那西安森祈求聖徒

以偏道忽畧正道

漸立敬奉聖徒之節

之罪、使吾等得入永存不滅之天國貴勾利那西安森祈禱聖徒阿他那西烏云、施恩看顧吾等、感動衆人、使之以全備之心、敬奉全備三一之主、時而安靜、保全吾等之性命、時而紛亂、接吾等與爾往來相交、米蘭之主教安玻斐司會云、主所遣護庇我等之天使、我等理當祈求之、爲道殞命者、舍身爲主作証、我等亦當祈求之、蓋殞命者已流己血、洗淨罪惡、即能爲我等之罪祈求、況其爲主殞命爲我等之大祭司、又當看顧我等之行動、我等之爲人也、且彼以身殉道、旣勝肉體之私、則知人肉體之輭弱我等爲輭弱之體、求其轉求上主、不可以此爲恥也、教中人信天使與已歿聖徒、同時於各地聽人之祈禱、此論與外教所論諸神相類、與聖經之道大相背謬、細查聖經所云、獨上主之目、能於各地察人之事、獨上主之耳、能於各地聽人之聲、獨上主能體恤保護萬人、如此敬天使與已歿聖徒之謬道、流於教會、惑人心目、漸至忽略耶穌爲中保、爲替身之要道、而天使與聖徒之恩德、若不亞於耶穌矣、○教中人敬奉已歿聖徒、漸立多節、遵守某節爲記念某聖徒之功德、有一方人遵守之節、有全教人遵守之節、並遞相傳染、教中人以某聖徒之死日、爲其生於天堂之日、

即守此日為聖、每逢此日、聚會禮拜、首領將某聖徒訓人之善言、勉人之善功、宣述於衆百姓此日竟恣意行樂、類外教人守節、敬奉諸假神之陋俗、按此諸節之中、有

數緊要之節

數緊要之節、一曰、彼得與保羅節、守此節在六月二十九日、謂二使徒於此日為道殞命、二曰、彼得登主教位之節、惟羅馬教遵守之、在二月二十二日、三曰、使徒約翰之節、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四曰、司提反之節、乃記念其為道受害、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五曰、施洗約翰生辰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六曰、諸聖徒節、東方與西方之教會守此節、時日不同、七曰、大天使麥加勒之節、乃尊其為衆天使之首、在九月二十九日、堪司炭聽於黑海邊、為麥加勒建造會堂、教中人歷代守此諸節、此正增益妄尊聖徒之謬規、漸減敬奉上主之大道也、

妄尊聖物之謬習

第六段、教中人妄拜諸等聖物、○前言妄尊已歿之聖徒、謬習興起、後又興起妄尊諸聖物之謬習、如聖徒之遺骨遺血、火葬之灰、所著之衣服、所用之器皿、受死之刑具、無不尊重而寶存之、耶穌後三百二十六年、羅馬皇太后赫利那游歷耶路撒冷聖城、遽云、覓得耶穌之十架、與鐵釘、並有架上所書文字、其後各教會多有屑小木

片、言從十架所得、而耶路撒冷會堂之十架、仍完整無缺、再後言有人覓得耶穌所戴荊棘冠冕、與無縫之衣、並多有聖徒之遺骨、爲教中人覓得、有云魂遊象外而後得者、有云蒙主默示而後得者、門徒若得某聖徒之遺骨、必建高大會堂、置聖骨於寶棺、會合多人、送入堂中、極盡尊崇之禮、

司提反之遺骨

司提反遇害之後、四百十五年、教中傳言覓得其聖骨、此骨後散於四方、有至亞非利加西班牙嘎辣等處者、無知之百姓、尊重遺骨遺物、其風甚熾、無論何地建立會堂、必將寶物藏於壇下、有購買聖物者、必索重值、因而人多僞造、欺罔愚人、

禁止買賣聖骨

耶穌後二百八十六年、羅馬皇帝替歐豆西烏定例、禁止買賣聖徒之遺骨、又禁止遷移聖骨、教中人以此聖物、有醫治諸病之能力、有人云、在米蘭城有一聖徒遺骨、衆人送於街衢道旁、有瞽者自遺骨經過、其目即開、並多有病者摸之即愈、甚至有衣服一沾此骨、亦有愈病之妙能、不惟教中之愚人傳此妄言、即首領亦隨聲附和、貴勾利那西安森會云聖徒之遺骨與其靈魂、有行奇事之妙能、

盌撒司呑之言

盌撒司呑云、爲道殞命之聖徒、所遺之土灰貴於金銀、蓋因土灰有醫病之用、並有救急扶危之能、且能保護一城之人、較城池軍旅千支尤爲妥協、更

能佑人不受暗中仇敵、與惡鬼之殘害、安玻蔓司云、讓他人積蓄金銀、我等積蓄聖徒之鐵釘、與爲人贖罪所流之血、並十架之木、此等謬道愈興、教中人愈信聖徒有醫治身病之妙能、而忽耶穌醫治心病之神能矣、若此者、如人以糠爲食、不過虛飽、而養身之眞糧、反置之度外、不亦愚乎、

立遊會之由

第七段、教中之遊會、與遠拜之誤〇諸國之人、或因尊敬某神、某勇士、某聖人、定立大節、至期遊會、爲敬神敬勇士敬聖人也、聖教在受羈縻逼迫之時、未立遊會之規、迨至勢派盛興、不受教外之轄制、漸興遊會之規矣、按立遊會之規、或因遵守禁食祈禱之日、或因遵守某大節、或因殯葬名徒、或因設立主教、或因遷移聖骨、或因奉獻新立教堂、凡歡欣之日、藉遊會以伸其樂、在患難之中、亦即遊會以寫其憂、由此觀之、遊會之義有二、或欲感謝上主之恩、或欲表揚懊悔之情、

遊會之舉動

至遊會之日、衆人遊行街市、周歷會堂、在會者有諸教牧、有修道士、有衆多之人民、前引後隨、或頌祈禱之文、或歌詩篇之句、主教身著禮服、頭戴禮冠、左手執十架、右手高舉、爲路傍之人祝福、會中人或抬聖經、或舁十架、或肩輿聖徒之像、與諸般聖物、或高舉錦繡旌旗、

或燃火把爓燭、無非藉熱鬧繁華、以表教會之榮耀也○古今各國之人、有存敬神之熱心、則親身遠拜者、或往某名山、某古洞、某聖城、某壇廟、如猶太人往耶路撒冷、回教人往麥加、中國人往五台等處、

遠拜於聖城

耶穌後數百年間、聖教之中、漸起遠拜之俗、多有人往耶路撒冷、欲親見耶穌降生、與受死復生之地、耶穌後三百二十六年、堪司炭聽之母赫利那壽臻七十有九、往耶路撒冷、在約但河受洗、捐資建造會堂、在郇山、橄欖山、與伯大尼之地、自赫利那行之於前、後人多往耶路撒令、在耶穌墓前跪拜者、自以爲親身遠拜、多受勞苦、於死後得救、必有大益、及旋歸之日、必携帶寶物、或小塊十架之木、或約但河之水、或耶路撒冷與伯利恒之土、以爲此等寶物、有行奇事之妙能、

斥責遠拜之謬

教中明哲之首領、見此遠拜之謬習、斥責之曰、聖書並無此訓、又曰、婦人遠拜、恐於貞靜有傷、尼撒之貴勾利會云、人縱遠遷其地、主未必更近之、爾不論居於何處、若與主預立安宅、主必與爾相近、耶柔米會云、此探與耶路撒冷離天堂遠近無殊、遠遊至耶路撒冷、非可羨慕之事、在家有事主之善行、乃可羨慕之事也、

遠拜於多處

教中人不止往耶路撒冷敬拜、又至亞非利加之黑袁、敬拜聖徒司提反之骨、又至

堪培尼亞、敬奉聖徒腓力司、又至嘎辣、敬奉聖徒瑪耳聽、又至亞拉伯之地、欲與約伯之塜接吻、此後教會漸失事主之忠心、而徒尚事主之虛文、致遠拜之風日熾、雖欲黜置而不能、可慨也夫、

禮拜與先代之同異

第八段、聖教之公禮拜○公禮拜之規、與先代禮拜之規、大同小異、溯先代領聖餐之時、使外教與望教者出離會堂、其後教會通行國中、百姓俱可稱爲教友、雖領聖餐之時、不令退出、在會合禮拜之時、有人讀聖經一段、其後漸有首領摘選聖經緊要之處、或福音之書、或先知之書、或使徒達教會之書信、定一年每禮拜所當讀之書、此風代代相傳、至今路特耳所立之教會、與英國之主教教會、禮拜時亦有預定應讀之書、當年之首領勸勉教中人、不僅於公禮拜之時聽讀聖經、即閒居獨處之時、亦當默誦、並言教中多有不合聖道之言行、因人忽畧聖經之訓也、然在未刻字印書之世、抄錄之書昂貴、有資財者可以購買聖經、無財者即不能購買、只在公會聽聖經之訓而已、讀畢聖書、首領或揀選題目、宣講聖道、或按次序講解、或創世記、

宣講聖道之規

或詩篇、或先知書、或福音、或使徒之書信、耶穌後三四百年之間、東方教會之傳道

設立聖禮之大意

者、多有口才敏捷、德高望重之士、其名聲最著者、乃貴勾利那西安森與盛撒司呑也、亦有傳道者、用浮詞以表其才學、在多處會堂首領講道、至機神暢快之時、衆人鼓掌歡呼、與觀劇至妙絕之際、鬨堂喧笑相等、西方教會之首領、不多備講論、只用淺近之言辭以相勸勉、有時首領將欲開講、多有人出離會堂、若與己無涉者、有主教不容其退出、將開講時、令守門者閉門、以强留衆人聽道、大抵講道之責、在主教一人、若無主教之會堂、或長老、或會吏、倡首勸講、亦有修道士與隱士、或在通衢、或在屋頂、或升古木、或立石柱、與民講道、並有時教中無職之人、與衆人講解、勸之共遵聖道焉、

第九章　論教會之聖禮

教會之聖禮何也、乃耶穌所定之禮、以表內心所受聖道之益、並爲得蒙救恩之印證也、奧革司聽會云、聖禮乃表顯內心所受之恩、人於此禮所得之益、視其信心如何、若無信心、此禮如死、乃無濟之意若有信心、此禮可使之成爲心靈活潑之人、譬如嘉種布於膏腴之地、必根深葉茂、多結籽粒、聖禮亦如嘉種、若有信心、即如嘉種得膏腴

之地、必多結聖靈之籽粒、自耶穌後數百年間、教中之禮數無定、最要者有二、曰洗禮、曰聖餐、洗禮爲贖罪重生之印證、聖餐爲教中人與耶穌心相契合之印證、奧革司聽雖以此二禮爲首要、却增添三條、自以爲聖禮、一堅振望道、二男女婚嫁、三教牧受職、北亞非利加米蘭嘎辣之地、多年有教中人彼此濯足、以表謙卑之意、乃效耶穌當年之式、而以此爲聖禮也、踰數百年、教會將聖禮作爲七條、至今天主教以此七條爲定章、一曰洗禮、二曰堅振、三曰聖餐、四曰煉體、五曰臨終敷油、六曰男女婚嫁、七曰選立教牧、按更正教、因聖經無此五條之訓典、只遵洗禮聖餐、因其爲耶穌所立之大禮也、

七條聖禮

第一段、施洗之禮、○耶穌由死復生、升天之時、命其門徒勸化萬民、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與之施洗、在五旬節、衆民聞使徒之訓、又蒙聖靈之感、遂懊悔罪惡、信認耶穌爲救主、領受洗禮而成奉教之人、自此觀之、洗禮乃表聖靈於暗中潔淨人心之功、又爲贖罪入教之印跡、教中人於耶穌後數百年、漸忽洗禮爲重生外表之意、而重視洗禮爲入教之印跡、迨後有首領妄論曰、施行洗禮之人、若有教牧之職、雖領

洗禮之原

妄言洗禮有妙能

奧革司聽之論洗禮

遲延嬰孩之洗禮

洗之人、貎為順從、不多明聖道、而此禮却有洗滌罪惡、重生人心之妙能、那西安森之貴勾利曾云、洗禮包括三等恩澤、一贖罪之恩、二重生人心之恩、三復還主形之恩、尼撒之貴勾利曾云、亞當因罪被逐出樂園、至嬰孩受洗、即如將其安置於樂園、盈撒司吞云、孩童雖無罪惡之染、亦宜與之施洗、乃使之靠耶穌得為善良聖潔之人、在教中成為弟兄、亦可為主之愛子、終能得主之恩業、奧革司聽云、人必受洗、方能得入天國、洗禮為贖罪之法、重生之本、並云、嬰孩不受洗禮、不能得救、此乃背乎聖經之言也、當年教中人皆謂教中嬰孩宜受洗禮、然多有輕忽此禮者、亦多有人特意遲延嬰孩之洗禮者、蓋恐幼年人自受洗禮之後、或有不合聖道之言行、有負施洗之恩、反加應得之罪也、貴勾利那西安森與奧革司聽二人之母、雖素奉上主、即二人在嬰孩時、猶未使受洗、至年壯時心受聖靈之感、乃傾心領洗歸教、二人因於嬰孩時未得受洗、深自愧悔、以為悲歎之事、貴勾利曾勸勉教中一婦曰、不使爾子之心被罪所勝、在懷抱之時、宜獻於主、爾因懦弱之肉體、懼洗禮之神印、此乃出於懦弱之信心、撒母耳未生之時、其母哈那已將其獻於主前、自生之後、教養其子、

年壯者遲延洗禮

以備祭司之職、彼不懼懦弱之肉體、而倚賴主焉、多有年壯望道者、或因戀愛世俗、或因誤會洗禮之意、而遲延洗禮、及至疾病患難急迫之時、始受洗入教、教中之首領盡力阻止、此風乃爲熄滅、嬰孩受洗、遂成教中之定規、按當年之規、將望道者全身浸於水中、約至受三次洗禮、一奉聖父之名、二奉聖子之名、三奉聖靈之名、

新禮攙合洗禮

教中人漸有以新禮與洗禮攙合者、遂使人忽洗禮之要義、有時首領向望教者施行逐出邪鬼之禮、有時向之呼氣一口、作爲聖靈啟發人心之形、有時向之伸手摸耳、口言以法大、（以法大乃開之意見馬可七章三十四節）以表開通人之靈智、有時畫十架於額、或畫於胸、以爲作耶穌精兵之印記、在亞非利加之教會、首領用鹽一粒、與望教者食之、以明其得聖道之味也、入教者多有選取新名、（見默示錄二章十七節）人當領洗、以帕障面、以表其不識不知、靈明未開之意、先西向棄擲撒但、與其所賜之榮、後東向發誓、專靠三一之主、施洗畢、首領敷以膏油、此乃堅振之禮也、隨撤障面之帕、衣以白衣、以表其爲重生聖潔之人焉、

堅振之禮

第二段、堅振之禮、○當此世代堅振之禮漸興、雖與洗禮聯屬、却分爲二、當年衆教

選立教牧之禮

教會隨時勢選立教牧

牧以洗禮爲收人作聖兵之禮、堅振之禮能增益彼等之戰力、教牧於初入教者施行此禮、將膏油敷於額鼻耳胸等處、以表其爲靈性祭司之意、東方教會諸教牧皆可施行此禮、西方教會惟主教專任此權、各主教於彼所屬之地、周遊各堂施行此禮、至今主教與羅馬教路特耳之教、仍存此禮、而更正教多將此禮刪除、以爲後人添設、聖經無此訓也、

第三段、選立教牧之禮○約自耶穌後三百年、教中諸首領以選立教牧爲聖禮、奧革司聽稱此禮爲聖、並言教中人皆當奉此禮爲聖、然耶穌未曾明訓門徒、理宜選立數等教牧、以訓導栽培全教、保羅在其所立之教會、選立長老會吏以治理各會事務、按耶穌專講天國之道、以此道具變化人心之妙能也、至於教中之規條、任後世之教會、隨時審勢、斟酌而定、假令耶穌於創立教會之初、設立教牧之等次、將其所任之職、與其應爲之事、一一制成條欵、於各國各代永不變更、恐於教會有損而無益也、蓋各國之風氣不同、天下之人情各異、若執一定之教規、恐合乎此國、不合乎彼國、宜於此世、不宜於彼世矣、譬如嘉種、先播種而後生根、生根而後生苗、生苗

教政以羅馬國政為則

教牧約分三等

增益數欵

而後結實、此乃植物自然發長之機、非出於勉强也、聖道之發榮於世、亦如是而已、故耶穌將教中之政、任教中人隨時制宜耳、前卷曾言聖教先傳於羅馬大國、而教政遂多以羅馬國政為則、按教會之權、固上主所執掌、然上主乃神、居於冥默之中、必假手於人以治理之、在此世代聖道傳於多國、歸教者雖衆多、有不明聖道、未盡去其舊染之汚者、當時之教牧、必挾權力以秉鈞衡、始能經理教事、約束人心也、教中人視教牧之位愈尊、其視設立教牧之禮亦愈重、遂以此禮為聖禮、有言人受洗禮、可稱為主之祭司、人受聖禮、立為教牧、可稱為實任之祭司、按教牧約分三等、一曰會吏、一曰長老、一曰主教、按教牧之職、必由卑而及高、乃有名高望重、如西皮安安破婁司者、一時得會吏長老主教三職、後專行主教之事、獨主教能施行選立教牧之禮、而長老亦能輔助之、按此禮之儀文、主教以手按其頂、為之祈禱、隨以聖餐食之、後教中人漸增數欵、攙於此聖禮之中、因教中有背道之人、迨後醒悟其罪、教牧令其薙髮、以表懊悔之意、又有修隱之輩、自行薙髮、以表自認有罪之意、故於選立教牧之時、諸教牧皆效此禮、而薙髮之風由此起矣、選立教牧、有時以聖膏敷之、

以聖書授之、若授主教之職、則與以戒指、以表與教會合一、如夫婦之合體也、又以杖與之、以表其有管掌教會之權也、

聖餐之意

第四段聖餐之禮、〇按聖餐之意、乃表明耶穌之死、使門人永矢弗諼也、耶穌設此聖禮、當身未受傷、血未流出之時、即稱所陳之餅、爲己之身、所酌之酒、爲己之血、此乃以言寓意、若實認此餅爲耶穌之身、此酒爲耶穌之血、則與耶穌之意大謬矣、耶穌亦嘗謂其門人云、食吾肉、飲吾血、必得永生、於末日吾必使之復生、因聽道者中心厭煩、不服此言、遂又言曰、使人得生命者、乃靈、肉體無益、吾向爾等所言乃靈乃生命、若究此言之的確、食耶穌之肉、飲耶穌之血、乃誠心領受聖道之意也、在使徒所立之教會、門徒無不遵守聖餐之禮、並以此禮爲領受聖道之外表、迨至後日漸

錯論聖餐之禮

起妄論、多有教牧謂此餅酒、乃變成耶穌之身血、或謂耶穌之靈體、渾於餅酒之中、彼等以此餅酒與耶穌之靈體渾合、爲耶穌復降世、再受死救贖人罪之妙、耶路撒冷之主教西耳勒論領受聖餐云、教牧祈求上主、賜下聖靈、以變此餅爲耶穌之身、此酒爲耶穌之血、乃因聖靈所捫摸者、隨而改變、成爲聖潔、又云、爾以餅之形領耶

穌之身、以酒之形領耶穌之血、爾乃食飲耶穌之肉血、使爾之肉血與耶穌之肉血合而爲一、又云、祈禱聖靈之後、聖餐之餅、不再爲餅、乃耶穌之體也、尼撒之貴勾利稱聖餐之餅、爲永生之食物、又稱爲耶穌復活得榮之體、高典替烏會云、造物之主、自地生餅、自餅以備己身、自酒以備己血、雖多有教牧誤論此聖餐之禮、然亦有與聖經相合者、猶西必烏稱聖餐之餅酒、爲耶穌身血之外表、爲耶穌受死之遺念、又論耶穌之言、爾等須食人子之肉、須飲人子之血、此謂耶穌之道、爲活潑之靈食、爲信者之眞糧也、奧革司聽亦言耶穌聖餐之禮、包藏喻意、此餅酒至禱告之後、仍爲餅酒、食飲者若存信心、乃領耶穌之生命、亦曾言猶大只食耶穌所賜之餅、其餘使徒食此餅、卽食耶穌之身、（此言使徒之心與耶穌之心相合爲一之意）此代之教牧、不惟多有誤論聖餐之餅酒、變成耶穌之身血、並誤論耶穌之身一時分於各處也、奧革司聽斥責此論云、耶穌之身在世、不能同時在天、按聖經耶穌一次獻身救贖人罪、而不再獻贖罪之祭、（見希伯來人書九章二十八節）然教牧論聖餐之餅酒、已成耶穌之身血、又論每逢行此聖禮、耶穌復舍其身以贖人罪、此論一興、教牧之權勢愈重、蓋因教中人誠信耶穌在聖禮之內、復

（貴勾利論聖餐）（奧革司聽論聖餐）（錯論耶穌復捨其身）

為人罪捨命、愚民漫謂上主之奧秘、寓於此禮之中、遂敬此餅酒、如敬上主、而視施行此禮之教牧、爲上主尊榮之大臣、嗟乎、此風愈熾、愈驅人尙奉主之虛文、而忽事主之誠意矣、當領聖餐之時、教牧不只爲生者祈主赦罪、即已歿者亦爲祈主赦免、

西耳勒之言

耶路撒冷之主教西耳勒、稱聖餐爲獻於主無血之靈祭、嘗云、恃此贖罪之祭、教牧爲全教之奠安祈禱、爲世界之太平祈禱、爲皇帝軍旅囚犯疾病貧乏困苦者祈禱、吾等又記念已寢之人、或先哲、或先知、或使徒、或爲道殞命者、望主因彼等之祈禱懇求、亦受吾等之祈禱、吾等並爲已歿之衆門人祈禱、皆緣視此陳設之聖禮、如此祈禱、大能輔助彼等之靈也、後代之教牧、施行聖餐之禮、誤認獻耶穌之身爲聖祭、此贖罪之祭、能救已歿之門徒、脫離地獄之苦、而享天堂之樂、此弊端乃出乎人心、與聖道大謬矣、

重視聖餐之禮

第五段、領聖餐之外儀、○耶穌之使徒創立教會之基、以訓導勸勉爲要務、後世教牧漸忽其要務、而重視領受聖餐之禮、當領聖餐之先、教牧宣讀聖經、開導望教之人、隨勸勉衆信徒、各具誠敬之心、以備祈禱上主、衆信徒答云、吾等純心向主、教牧

又云、此乃爲善、此乃合宜、然後祝謝上主施聖餐之恩、衆云、聖哉、聖哉、聖哉、萬有之主耶和華、其榮光照徧寰區、(見以賽亞六章三節)又云、大衛之子孫和撒那奉主名而來、人宜頌揚在至上之處、宜稱和撒那、(見馬太二十一章九節)教牧隨述耶穌在世數端緊要之事、又讀耶穌立聖餐之言、求聖靈變餅酒爲耶穌之身血、按古禱文之經、教牧於獻餅酒時、禱云、吾等罪人、想念耶穌賜生命之苦、其救人之十架、其死而越三日復生、升入天堂、坐於其主其父之右、並仰望其再降臨、有威嚴榮耀、以審判生死之人、按人之行爲施行賞罰、吾等將此有威無血之祭物獻於主、求主不按吾罪視吾等、不按吾愆尤研究吾等、依主之善、依主向人無能名之愛、塗抹誌吾罪之劵、頒賜永存之天恩、人目未曾見、耳未曾聞、心未曾想及者、主已備成、欲賜於愛主之人、愛人之主、不爲吾罪棄絕主民、教牧在此連三次言云、主之民、主之教、祈禱主、會中人答云、吾上主全能之父、憐愛吾等、吾上主、吾救主、撫恤吾等、吾主施行浩大之恩、拯濟吾等、將聖靈賜於吾等、使聖靈覆於聖禮之上矣、賜生命之主、乃上主、乃天父、與獨生之子與主同體、與主同位、與主永生、聖靈之言、存乎律法先知新約等書、在約但河聖靈成鴿

形、降於主耶穌基督之首、又於五旬節、在聖榮之郇山樓房內、降於聖使徒之身、有火舌之狀、求主恩賜聖靈、及吾等之身、並及此聖禮、使聖靈之聖善尊榮形顯、能以變化此餅成爲耶穌之聖體、衆答云、阿們、教牧云、此杯爲耶穌之血、衆云、阿們、教牧云、此聖禮能使領受者、蒙贖罪之恩、蒙永生之福、能結善果、身體靈魂得爲聖潔、並望此禮能令聖教堅固、聖教乃主所建造、以門徒之信心爲磐石、望地獄不能勝越教會、望此聖禮能救聖教脫離左道、脫離誹謗之言、脫離惡人之手、使教會永存弗替、至萬物成全之日、奉獻之祈禱已畢、

教牧爲全教祈禱

教牧爲全教祈禱、爲諸等人祈禱、爲已歿者祈禱、始自善義之亞伯、至使徒及爲道殞命者而止、禱畢同食主之晚餐、後領主之聖餐、主教與諸教牧食飲畢、而後及於教中人、教牧舉餅與人曰、耶穌之身、舉杯與人曰、耶穌之血生命之杯、至終教牧祝謝主恩、衆人歌詩、教牧祝福、會衆退散、

領聖餐時日不同

按領聖餐之時日不同、有教會每日食飲者、有每拜日食飲者、後世東方之教會、更有每年一次食飲者、有某大節按次食飲者、東方之教會、與亞非利加之教會、擅立嬰孩食飲聖餐之規、引使徒約翰之言爲証、云、爾不食人子之肉、不飲人子之血、即無生

命於爾中、見約翰六章五十三節 此風至今尚存、約自耶穌後八百年、西方教會禁止之、因不合聖經之訓也、聖經令人省察己心、然後食飲、若嬰孩知識未開、不知省察、未明聖餐之義、見歌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九節 故不可以聖餐與之也、

第十章　論建造會堂

溯自創立聖教、至耶穌後三百年、因教會屢受逼迫、或於人家、或於隱僻之處、會合禮拜、自堪司炭聽尊奉聖教爲國教、門徒於各處立公禮拜之會堂、堪司炭聽或發內庫、或發國帑、爲教會建立多堂、厥後皇帝大臣、與富厚之民、建造會堂者、相繼不絕、盈撒司吞曾出歎息之言、因人不惜重貲、建造會堂、而於周濟貧乏之善念、反忽畧之、耶柔米因門徒多出金銀建立會堂、而斥責之曰、以石所造成者不爲主殿、主之眞殿、乃信徒之心靈、有時門徒以邪神之廟宇易爲會堂、更有平毀廟宇、以其故物建造會堂者、所羅門建造聖殿、工竣獻於主、門徒於某處建造會堂工竣、亦必獻於主、至告成之日、衆人會合禮拜、主教陳列某聖物於殿中、祈禱歌誦、勸勉衆人、施行聖餐之禮、此堂稱爲聖堂、專爲拜主之用、按建造大會堂之規、約分三層、依所羅

門聖殿之式、其一爲望教聚集之處、其二爲門徒聚集之處、其三爲教牧聚集之處、其第一層有懸掛亞當夏娃之像者、此規或有寓意、以表顯亞當所失之樂園、其後裔復於聖教得回也、或望教者、或教外者、或輕犯教規者、或猶太人皆可於此堂聽教牧誦讀聖經、宣講聖道、然領聖餐之先、必退出此堂、堂外有院、有背道者、即在院中、聽教會之懲治、有流涕求入堂者、轉爲祈禱、冀得赦免、復入教中、由第一層堂大門而入、即第二層堂、大門之對面、即聖壇、此乃大堂也、衆人於此坐而聽道、男在右南向、女在左北向、惟東方之教會、婦女坐於堂之兩旁懸樓、聖壇之左右另有小懸樓、或修道士、或女修道士、或尊貴之官長、坐而聽道、有講臺建於大堂正中、然多有教牧立於祭壇之階宣講、講臺與祭壇之間有矮臺、其上有歌聖詩者、有誦聖經者、有逐除邪鬼者、有任各等庶職者、第三層堂名至聖所、在全堂之東、其灣斜如半月之狀、此堂內有祭壇、祭壇之前、或設帳幕、或樹屏門、或立闌干、隔截祭壇與大堂、聖壇在內堂之中、其上有覆罩、覆罩之上有十架、祭壇中空、其上有蓋、或木、或石、或銀、壇中有爲道殞命之遺骨、多有祭壇立於聖徒墳墓之上者、此風或從默示錄六章

九節之言所起、其言云、我見祭壇下、有爲上主之道及爲作證而見殺者之魂、聖壇之裝飾甚美、有刺繡之簾帷、有光豔之十架、有排列之蠟燭、有抄錄之聖經、有帳幕收藏所獻於主之聖祭、聖祭即聖餐之餅、而教牧認爲耶穌之聖體、祭壇之左有案其上祭司預備聖餐、祭司即教牧之別稱 祭壇之右有靜室、乃祭司更衣、或避人祈禱之所、祭壇之後有主教之位、其左右有諸長老之座、如此浮華、與先代使徒之樸素甚懸殊矣、是明顯教會漸失禮拜之誠心、而多行拜主之虛文也○按羅馬以釘十架爲極重極辱之刑、而聖善之救主亦遭此慘苦、門徒不以爲辱、反以爲榮、因耶穌受十字架之刑、正顯拯救罪人之恩也、無如因尊重十架之心漸起謬習、門徒用指畫十架之形、或額、或目、或口、或胸、以表敬奉上主之意、教外人由此頓生譏誚、謂教中人爲拜十架之輩、門徒又令匠人造成十架、或木、或金、或銀、有用珍寶鑲嵌者、厥後不只作十架、並懸掛耶穌像於上、按使徒所立之教、未曾繪畫耶穌之像、以動人敬奉之心、夫耶穌畢生之聖跡、至死而復生、歷歷在人目中、無須繪畫其像、始增人虔肅之心、然去耶穌之年代愈遠、而教中人愈起藉畫傳眞之舉、並多有教牧論此風有益於

人德、又云、文學之士、能誦讀聖經、無庸爲之畫像、無學之人、少得聖經之訓、宜爲之畫像以觸其尊崇之念、此繪畫耶穌形像之風、約自耶穌後四百五十年興起、先畫於會堂牆壁、後又畫於人家牆壁、自古教中有虛傳之言云、耶穌曾用神能使其形像顯於方布之上、遂送於伊得撒之王阿嘎路、又有虛傳之言云、女門徒非斐尼喀於耶穌赴刑所之時、隨於其後、以帕借與耶穌拭其面上之汗、及送還、有耶穌之像、並荊棘編成之冠冕、印於其上、未幾不僅畫耶穌之像、並畫馬利亞懷抱耶穌作嬰孩之像、再後畫東方博士、於馬槽前跪拜耶穌之像、終畫使徒之像、爲道殞命者之像、主教之像、修隱之像、此風初起、似於人有益、能增人敬主之心、然流傳愈久、愈於人心有害、蓋敬主所造之人過重、而敬主之誠心懈矣、





